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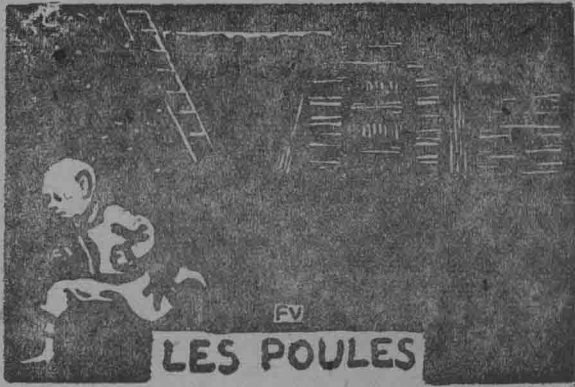
紅鬃烈馬

賴納 著 黎烈文 譯



上海生活書店發行

活生



鶏

『我可以打賭，』雷辟克家的說，『奧洛林一定又忘記關鷄了。』

真的，這事我們從窗口一望就知道。那邊，在那大院子的頂裏面，小鷄埕在昏闇中現出它那開着的門的黑方影。

『斐利克斯，你願意去把鷄關一關嗎？』雷辟克家的對她那三個孩子裏面最大的一個說。

『我並不是在這裏管鷄的。』斐利克斯說。這是一個臉色蒼白，懶散而又怯懦的孩子。

『那麼你呢，愛勒絲丁？』

『啊！我，媽媽，我害怕喲！』

斐利克斯和愛勒絲丁兄妹兩個幾乎都頭也不抬地回答着。他們俯伏在桌上，差不多額頭碰着額頭，在很有興味地看着書。

『天，我多蠢！』雷辟克家的說，『我就沒有想到他。紅蘿蔔鬚，去把鷄關

好！』

她給最小的孩子取着這樣的渾名，是因爲他的頭髮帶褐色而又滿臉斑點的緣故。正在桌子下面耍着的紅蘿蔔鬚，立起身囁嚅地說道：

『但是，媽媽，我也害怕啊，我。』

『什麼？』雷辟克家的叫起來，『這樣大一個孩子還害怕！這才好笑啦。快去！』

『大家都知道：他是像一頭牡山羊一樣勇敢的。』他的姐姐愛勒絲丁說。

『他是什麼東西都不怕，什麼人也不怕的。』他的大哥斐利克斯說。

這些奉承話使得紅蘿蔔鬚驕傲起來了，他以爲辜負他們的讚許是可羞的事，他暗暗地在努力克服自己的怯懦。看着他躊躇不決，他的母親便說，再不去就會給他一個耳光。

『那末至少也該拿亮照一照我啦。』他說。

雷辟克家的把兩肩聳了一聳，斐利克斯則輕蔑地微笑着。祇有姐姐愛勒絲丁覺得不忍，拿着一支蠟燭送他到走廊的盡頭。

『我在這裏等着你。』她說。

可是她即刻怕得要命地逃跑了，因為一股風把燭光搖幌幾下，吹熄了。

這一下紅蘿蔔鬚便嚇呆了，他開始在闇黑中顫抖着。夜色漆黑，使他覺着失了似的。一口狂風吹來，和一條冰冷的氈子一樣的裹住他，像要把他攆去一般。狐狸，甚至於豺狼，不是都在他的手指間，在他的頰上咻咻地獻着氣嗎？他知道這時候最好的方法還是向鷄埒那方面跑去，埋着腦袋，往闇黑中竄，摸索着，他摸到鷄埒門上的鈎子了。埒裏的鷄聽到他的腳聲，驚慌得咯咯地吵起來。

紅蘿蔔鬚對牠們叫道：

『不要吵，是我！』

他關上門，轉身飛跑，腿和臂都像生了翼似的。當他喘息着，而又驕傲地跑

回屋子裏，在熱和光的底下，他覺得像是脫掉了一身沉重的滿是泥水的襪襪，換上了一套輕爽的新衣一樣。他微笑着，意氣洋洋地挺直地立着，等待別人的祝賀；並且現在既已脫離危險，他便在家人們的臉上尋覓他們剛才流露過的不安的痕迹。

可是大哥斐利克斯和姐姐愛勒絲丁都若無其事地在繼續着看他們的書，雷辟克家的却以她那自然的聲調說道：

『紅蘿蔔鬚，你以後每晚得去把鷄關好！』



竹
鷄

像平常一樣，雷辟克把他的獵袋裏的東西通通倒在桌上。這次袋裏倒出來的
是兩隻竹鷄。大哥斐利克斯把牠們記在壁間的一塊石版上，這是他的職務。每個
孩子都有他的職務。姐姐愛勒絲丁擔任的是剝皮或拔毛。至於紅蘿蔔鬚呢，則是
專門去結果那些受傷的獵獲物的生命。因為大家都說他心硬，所以他便取得了這
項特權。

兩隻竹鷄在擺動着，轉側着頸根。

『你不去把牠們弄死還等什麼呢？』雷辟克家的說。

『媽媽，我也一樣高興輪到我去把牠們記在石版上。』紅蘿蔔鬚說。

『石版掛得太高，你寫不到。』雷辟克家的說。

『那麼我也一樣高興去拔毛。』紅蘿蔔鬚說。

『這不是男子做的事。』雷辟克家的回答。

於是紅蘿蔔鬚提起兩隻竹鷄。大家誠懇地指點他一些方法。

「緊抓着牠們這個地方，你懂得啦，緊抓着頸根，把毛反過來抓着。」
一隻手裏一隻，放在背後，他開始了。

「兩隻一次弄嗎？畜生！」雷辟克說。

「這樣就可以快一點完事。」紅蘿蔔鬚回答。

「你不要婆婆媽媽的；你祇顧自己開心好了。」雷辟克家的說。

竹鷄掙扎着，全身抽動，拍着翅膀散下一地的毛。牠們是永遠不願意死的。他用一隻手絞殺一個小朋友，恐怕還比弄死這兩隻竹鷄容易點。他把牠們夾在兩個膝頭中間，臉上一會兒紅，一會兒白，滿臉是汗。他把頭昂起，什麼都不願看見，手裏抓得更緊。

竹鷄頑強抗拒着。

他發恨要把牠們快點完結，他抓着牠們腳爪，把她們的頭向自己的皮鞋尖上使勁地敲。

「啊！這劊子手！這劊子手！」大哥斐利克斯和姐姐愛勒絲丁一齊叫着。

「他弄得真好。」雷辟克家的說，「可憐的畜生，掉在他手裏真倒霉。」

雷辟克雖是一個老練的獵人，也作着惡心跑開了。

「好啦！」紅蘿蔔鬚把兩隻死竹鷄丟在桌上說。

雷辟克家的把牠們翻來覆去地看，敲破了的小頭蓋上流着血和些許腦漿。

「應該早點把牠們從他手裏奪下來的，」雷辟克家的說，「這不憐得要命嗎？」

大哥斐利克斯說：

「他這次的確沒有弄得像以前幾次那樣好。」



狗

雷辟克和愛勒絲丁都在燈下埋頭看東西，一個看着報，一個看着學校獎給自己的書；雷辟克家的在做女紅，大哥斐利克斯在火邊烘腳，紅蘿蔔鬚則坐在地上回憶着一些事物。

睡在草墊上的皮拉麥（狗名），突然發出一聲低微的嗥鳴。

『不要叫！』雷辟克止住牠說。

皮拉麥更大聲地叫着。

『畜生！』雷辟克家的說。

但皮拉麥愈加粗暴地狂吠，把大家都嚇了一跳。雷辟克家的把手捧着胸口。

雷辟克對着狗咬牙切齒地怒視着。大哥斐利克斯叱罵着。一下子，大家的耳朵都被叫聾了。

『還不住嘴，死狗！給我停住罷，混賬東西！』

皮拉麥叫得更厲害。雷辟克家的給了牠幾個巴掌，雷辟克起初用報紙打牠，

隨後用脚踢牠。皮拉麥因爲怕打，伏着身子不住地叫，嘴巴頂着草墊，好像瘋了似的，死命地吠着。

雷辟克一家子全都氣極了。大家站起來，狂熱地對付那睡在地上和他們抵抗着的狗。

玻窗都震得瑟瑟地響，火爐上的烟筒發出顫慄的聲音，甚至姐兒愛勒絲丁也在尖叫着。

但紅蘿蔔鬚呢，並沒有人吩咐他，他却自己跑出去看看究竟有什麼。也許有一個在外面弄遲了的流浪人，在街上經過，從容向他自己的住所走去。——祇要他不爬過牆來偷東西的話。

紅蘿蔔鬚由那暗黑的長廊向外面走去，伸長兩臂摸索着門門，他把它很響地抽開來，但他却不開門。

以前他老是冒險跑出門外，打着胡哨，歌唱着，把脚在地上蹣着，盡力使得

敵人害怕。

現在他却騙起人來了。

當家裏的人以為他在勇敢地搜索那些隱僻的地方，像一個忠實的看守人一樣，在屋子的四週巡視着的時候，他却欺騙他們，躲在門背後不動。

總有一天他會被人識破的，可是好久以來，他的狡計都成功了。

他所怕的祇是打噴嚏和咳嗽。他屏息着，倘使他把眼睛抬起，他可以從門上的一個小窗戶望見三四顆星子，那澄澈的光輝使他寒慄。

可是進去的時候到了。這把戲是不能做得太久的。否則人家會起疑心。

他重又用着他那雙脆弱的手，搖着那笨重的在生了鏽的鐵鈎內發出轆轤聲的門，把牠很響地一直推到門洞的頂底。這樣擾嚷着，人家當然以為他是從外面回來，已經盡了他的責任啦！於是他滿心歡喜地連忙跑去安慰他的家人。

然而，同上次一樣，當紅蘿蔔鬚走開後，皮拉麥已經停住不吠了，雷辟克一

家子都已靜下來，各人回到至死不變的坐位上去了。雖說並沒有人問他什麼，紅蘿蔔鬚依舊成了習慣般的說道：

「這是狗做夢。」



夢
魘

紅蘿蔔鬚不歡喜那些在他家裏來往的朋友。他們打擾他，佔去他的床鋪，逼着他去和他的母親同睡。可是，他日間既有着種種過錯，夜裏他還有一個重大的過錯，那便是打鼾。他是故意地打着鼾，那是毫無可疑的事。

就在八月間也冷得要命的那間大房子，裏面擺着兩張床，一張是雷辟克的，紅蘿蔔鬚睡在另一張床上，在頂裏面，睡在他母親的身邊。

在睡着之前，他在被裏面咳嗽着，把喉嚨弄乾淨。但也許是鼻子打鼾罷？他輕輕地呼吸着，看兩個鼻孔有沒有塞住。他練習着使自己不會呼吸得太厲害。

可是等到他剛剛睡着，他便打鼾。這真像是一種癖好似的。

立刻，雷辟克家的把兩個指甲插進他的臀部的最肥處，直到見血。這方法她是經過了一番選擇的。

紅蘿蔔鬚的叫聲突然把雷辟克驚醒了，他問道：

『什麼事？』

『他夢魘着呢。』雷辟克家的說。

於是她像奶媽哄小孩子一樣，低聲唱着一個好像印度人唱的搖籃歌。

把額和膝頂着牆壁，像要把它推倒似的；兩手蓋在屁股上，掩住那隨着最初一個鼾聲而來的爪痕，紅蘿蔔鬚重又熟睡在那張大床上，在頂裏面，在他母親的身邊。



對
不
起
了

這樣的事，是我們想像得到的事嗎？這樣的事，我們還好告訴人家嗎？別的孩子到了這樣的年齡，心和身都是一樣的潔白，已經在舉行領受聖體的典禮（Communion）了，而紅蘿蔔鬚却還照舊是個髒孩子。有天晚上，他等得太久了，他不敢聲張。

他希望在床上扭來扭去，這不快也就會過去的。

多麼困難的事啊！

另一個晚上，他夢見自己很方便地位置在一塊界碑旁邊，隨後他便很自然地，睡得很熟地解在被窩裏。他醒轉來了。

他驚異着，他身邊已沒有了界碑！

雷辟克家的忍着不發作。她甯靜地，大量地，像母親一樣地收拾乾淨。並且，第二天早上，紅蘿蔔鬚甚至還像一個被溺愛着的孩子一樣，沒有起床以前，就吃着早餐。

是啦，有人拿了一盆肉湯送到他床上，一盆精心烹製的肉湯，雷辟克家的用一個小木瓢把那東西滲了一點兒在湯裏面。啊！祇不過一點兒。

大哥斐利克斯和姐姐愛勒絲丁帶着一副陰險的臉色在床頭注視着紅蘿蔔鬚，他們都像就要笑出來的樣子。雷辟克家的用一片小匙，一匙一匙地餵着她的孩子。她對大哥斐利克斯和姐姐愛勒絲丁丟着眼色，好像在說：

『當心啊！準備着罷！』

『是啦，媽媽。』

他們老早在想像着他知道以後的怪臉開心着。他們很該邀幾位鄰居來湊熱鬧的。末了，雷辟克家的對她兩個較大的孩子投着最後一瞥，好像問他們道：

『你們已經準備好了嗎？』

慢慢地，慢慢地舉起最後一匙送到紅蘿蔔鬚那大張着的口裏，直送到他的喉頭，把他餵飽，把他塞滿，於是以一種嘲弄而又厭棄的神情對他說道：

「啊！你這髒東西，你已經吃掉了，你已經吃掉了，你又吃了你自己解出來的東西，前天晚上解出來的東西啦。」

「我早就猜到了。」紅蘿蔔鬚毫不措意地回答，並沒有做出他們所希望看到的怪臉。

這事他早習慣了，而我們對於某種事情如果習慣了，便再也不會覺得這事有什麼奇怪的。



尿
鉢

在床上闖下禍事，既然不止一次，於是紅蘿蔔鬚便每晚很留心地從事預防。在夏天，這是很容易的。九點鐘時候，當雷辟克家的打發紅蘿蔔鬚去睡時，他便心甘情願地到外面去一轉；而這一晚便得安然無事地過去。

在冬天，這種散步却成爲一種苦役。天剛黑，他去關雞的時候，雖然做過第一次的預防功夫，可是這是沒有支持到第二天早上的可能的。吃完晚餐，再開坐一會，已經是九點鐘了，天已暗了很久，而這黑夜還要無窮盡地一直延長下去。紅蘿蔔鬚自非有第二次的預防功夫不可。

這天晚上，正同以前許多夜晚一樣，他在考慮着。

『我有需要嗎？』他在想；『還是沒有需要呢？』

通常或則因爲確實沒有退縮的餘地，或則因爲輝耀的月光鼓起了他的勇氣，

他總是回答『有的』。偶然雷辟克和大哥斐利克斯也做着榜樣給他看。而且他的需要並不每次強制他遠離住宅，跑到幾乎是在曠野的道路旁的溝渠那邊去。平常他多半是停立在樓梯下面；這是要看他的需要情形而定。

可是今天晚上，繁密的雨點篩着玻璃窗，風已吹熄了星光，胡桃樹在牧場上呼呼怒吼。

『這並不覺得怎樣，』紅蘿蔔鬚從容考慮了一番之後，這樣下着結論，『我沒有需要。』

他和大家道過晚安之後，點了一支蠟燭，跑到走廊盡頭右邊他那間四壁蕭然的孤寂的房內去。他脫下衣服，睡在床上等待雷辟克家的進來查看。她祇一下便給他把被窩塞緊，把燭吹滅。她把蠟燭留給他，却不留下一根火柴。於是她把他關在房內，在外面用鑰匙把門鎖了。——這是因為他害怕的緣故。紅蘿蔔鬚起初玩味着屋內祇有自己一個人的那種樂趣。他高興在黑暗中思想。他回憶起日間

的種種，他慶幸自己安然地逃過了許多難關，他希望明天再得着同樣的幸運。他希望接連兩天，雷辟克家的不會注意到他身上來，於是他想帶着這幻夢安然入睡。

他剛剛合眼，便感到一種經歷過的不快。

『這是早就逃避不了的，』紅蘿蔔鬚暗想。

在別的人這時便會爬起來。可是紅蘿蔔鬚知道床底下沒有尿鉢。雷辟克家的雖然會賭咒否認，可是她却老是忘記給他一個尿鉢。並且紅蘿蔔鬚既已從事預防，這尿鉢又有什麼用處呢？

於是紅蘿蔔鬚在本當起床的當兒，却又推想着。

『遲早我總歸要讓步的，』他心裏想，『我越忍耐，我便積蓄得越多。可是如果我現在馬上解出來的話，我不過解出一點點，我的被窩還有時間給我的體溫烘乾的。根據經驗，我決信媽媽一點不會看出來的。』

紅蘿蔔鬚把他的不快緩和下去了，他非常安甯的重又閉上眼睛，開始熟睡。

二

他突然醒過來了，他傾聽着他的肚子。

『啊！啊！這糟了。』他說。

他剛才以為安然過去了。他的運氣未免太好。他昨晚實在不應當偷懶的。現在真的處罰快要來了。

他坐在床上凝想着。房門已經從外面用鑰匙鎖上了，窗戶上嵌有鐵條，出去是不可能的。

然而他仍舊起來摸一摸門和窗上的鐵條。他匍匐在地上，用手在床底下划着，找尋他自己明明知道沒有的尿鉢。

他睡下又爬起。他甯願動着，走着，頓着腳，却不願睡下；他把兩個拳頭揉

着他那膨脹的肚子。

『媽媽！媽媽！』他柔弱地叫着，唯恐別人聽到。因為如果雷辟克家的跑來了，他便會馬上一點事情都沒有而顯得是故意和她開玩笑似的。他這樣叫叫，不過是爲得明天好問心無愧地說他曾叫過她罷了。

並且他怎能用力叫喊呢？他所有的力氣都用在使得那災禍慢一點發生一事上。

不一會兒，一種非常厲害的痛楚使得紅蘿蔔鬚舞蹈起來。他緊靠着牆壁，又跳開來。他緊靠着床欄，他緊靠着椅子，他緊靠着壁爐，他把壁爐前面的鐵板猛烈地拉開，他蹲下去，彎作一團，他降服了，他頓時快樂極了。

房裏面黑得更厲害。

紅蘿蔔鬚直到黎明才再睡着，早上，雷辟克家的好像在外面就聞着了什麼似的，推開門做着怪臉進來時，他還沒有起來。

「多奇怪的味道！」她說。

「早啊，媽媽！」紅蘿蔔鬚說。

雷辟克家的把被單扯下，滿房嗅着，只一會便尋出來了。

「昨晚我身體不舒服，而房裏又沒有尿鉢。」紅蘿蔔鬚連忙說，他以為這是他最好的辯解的法子。

「扯謊的東西啊！扯謊的東西啊！」雷辟克家的說。

她跑出去，偷偷地拿着一隻尿鉢進來，敏捷地塞在床底下，她把紅蘿蔔鬚拖過來，把一家人都喊了來，叫說道：

「我究竟造了什麼孽，會有一個這樣的孩子呀？」

她時而拿來一些抹布，一桶水，好像救火一樣，把一個壁爐全給水淹了，她

搖着舖蓋，叫人放空氣進來！放空氣進來！忙亂着，怨罵着。

她時而在紅蘿蔔鬚的鼻頭指手劃腳地說：

『該死的東西！你難道失了知覺！你竟反常了！你竟像畜生一樣了！我們給一個尿鉢給畜生，牠也會知道用啦。你，你却想在壁爐的灰屑裏面打滾。天曉得，你竟使得我糊塗起來了，我會瘋啦，瘋啦，瘋啦！』

紅蘿蔔鬚赤着雙腳，穿着件睡衣，凝視着尿鉢。昨天晚上沒有尿鉢，現在却有一隻尿鉢在床底下。這空的潔白的尿鉢使得他眼眩，如果還要固執地裝作不看見，那未免太不識相了。

他一家子既已鬧得一塌糊塗，還有一些帶着嘲笑神氣的鄰居，送信來的郵差，都和他囉嗦，對他提出許多問題。

『我對你們發誓！』紅蘿蔔鬚終於回答了，眼睛望着尿鉢，『我，我簡直弄得莫明其妙了。隨你們擺佈罷。』



兔

『沒有剩下西瓜給你了，』雷辟克家的說，『其實你同我一樣，你是不喜歡吃西瓜的。』

『當然啦。』紅蘿蔔鬚這樣想。

他的口味就是這樣完全由人家調排的。大致說來，他是祇能以他母親的口味爲口味。當吃乾酪的時候：

『我相信紅蘿蔔鬚一定不吃的，』雷辟克家的說。

『她既然相信我一定不吃，那便用不着去試了。』

並且，他知道這事是危險的。

可是他雖不試，難道他便沒有機會在那祇有他一個人曉得的地方去滿足他那奇妙的欲望嗎？當用餐用到最後一碟時，雷辟克家的對他說道：

『把這幾片吃過的西瓜拿去給你的兔子吃。』

紅蘿蔔鬚慢慢地走着去幹這差事，把碟子拿得平平的，免得把裏面的東西傾

出來。

當他走進關兔子的小屋時，那些兔子喜歡得亂跳起來，耳朵豎得高高的，鼻子朝着天，前面那雙腳伸直着，很像預備打鼓似的，大家擠擁來圍住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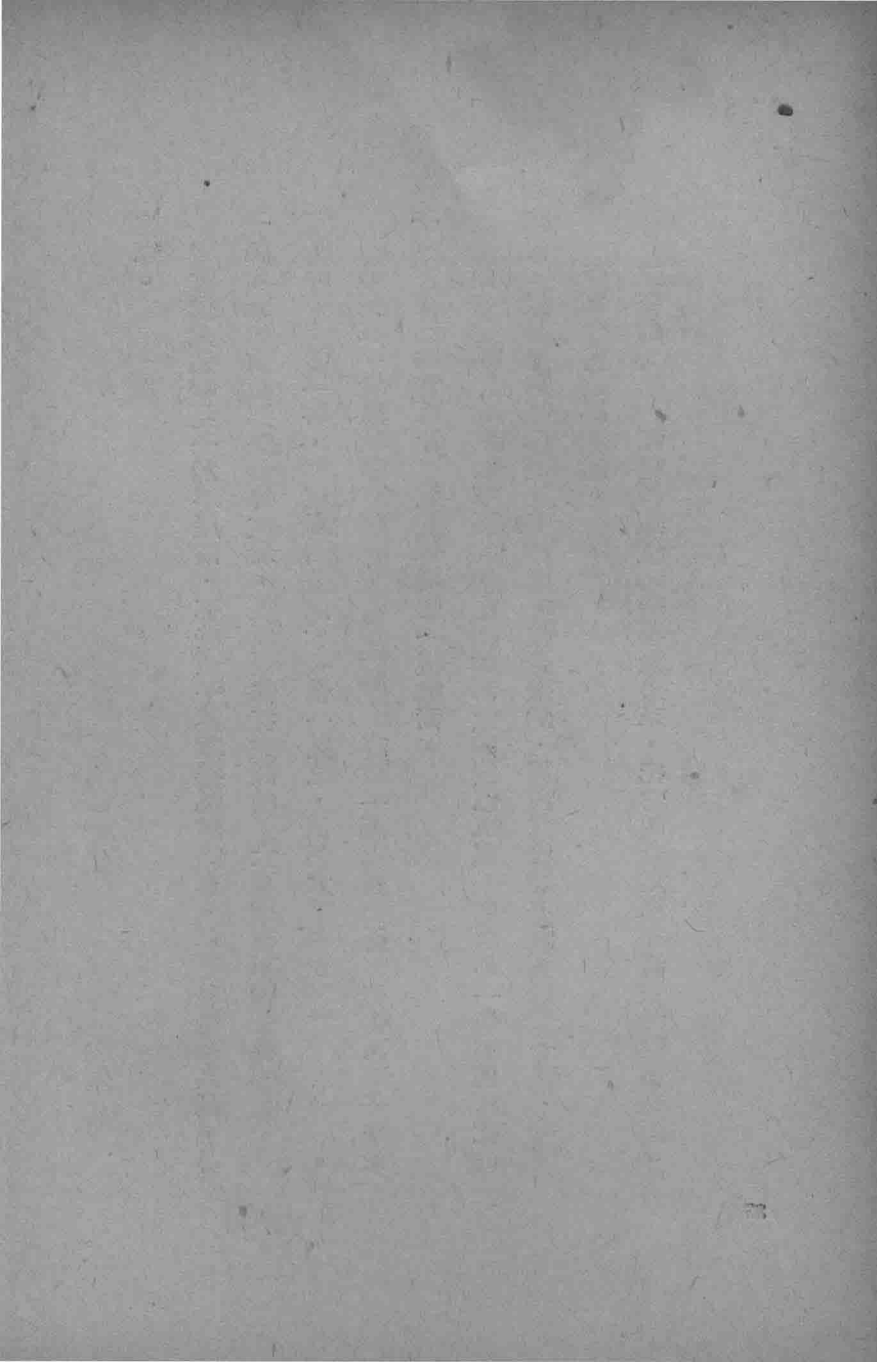
『啊！等一等，』紅蘿蔔鬚說，『慢一點兒，我們大家來分。』

他坐在一堆糞穢和野菊根，白菜頭，葵葉一類東西上面。他把西瓜子餵兔子，而自己喝着瓜汁：這是像甜酒一樣的甜。

隨後他用牙齒刮着家裏的人吃剩的甜蜜的黃色瓜瓢，吃着那一切還能溶化的東西，然後把那綠色硬皮丟給圍在他身邊的，用兩隻後腳豎立着的兔子。

兔窩的門是關着的。

正午的太陽，懶洋洋地從瓦縫裏漏過來，把它的光尾浸在清涼的陰影裏面。





鶴
嘴
鋤

大哥斐利克斯和紅蘿蔔鬚並立工作着。每個人手裏拿着一把鶴嘴鋤。大哥斐利克斯的鶴嘴鋤是叫啞鐵匠照着尺寸用鐵做的。紅蘿蔔鬚的則是自己用木做的。他們在從事園藝，迅捷地工作着，看那一個熱心。突然當紅蘿蔔鬚沒有提防的時候（一切不幸總是恰恰在這時候降臨的），他的額上着了一鋤。

片刻之後，大家便把大哥斐利克斯抬進去，很小心地把他安放在床上，因為他看到小弟弟流血，嚇暈了。一家子都圍在那裏，用脚尖走着路，歎息着，擔心着。

「鹽在什麼地方？」

「請你拿一點冷水來，把他的太陽穴弄濕一下。」

紅蘿蔔鬚爬上一把椅子，在人叢中，由別人的肩上探望着。他的額上包着一塊布，已經染紅了，血浸在布上並且散開來。

雷辟克對他說道：

『你得着好報應了啦！』

給他包紮傷口的姐姐愛勒絲丁接着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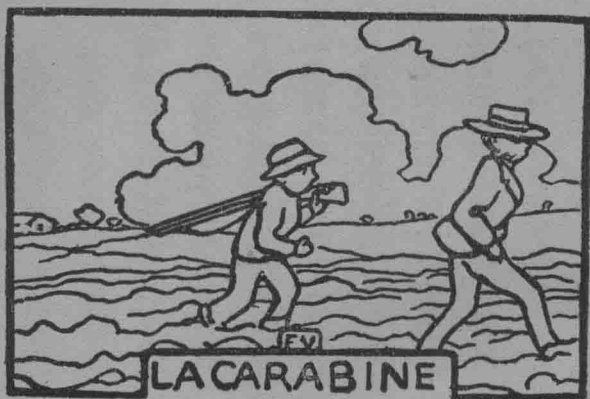
『這真像在牛油裏面挖了一下呢。』

他沒有叫喊，因為他根據經驗，知道叫喊是毫沒用處的。

可是這時大哥斐利克斯睜開一隻眼睛了，隨後又睜開了另一隻，他現在不害怕了，他的臉色也漸漸回過來了，於是大家都放心了。

『總是這樣的！』雷辟克家的對紅蘿蔔鬚說，『你就不能當心一點嗎？蠢東

西！』



獵
槍

雷辟克對他的兩個兒子說：

「你們兩個人有一支獵槍就夠了。友愛的兄弟是一切都可以共的。」

「對啦，爸爸，」大哥斐利克斯回答，「我們兩個人可以共一支獵槍。並且祇

要紅蘿蔔鬚有時借給我用一用就夠了。」

紅蘿蔔鬚既不說可，也不說否，他知道這是靠不住的。

雷辟克把獵槍從綠色的槍鞘裏面抽出來問道：

「你們兩個人裏面那一個先拿？這似乎是應當由年長的先拿呢。」

「我願意把這光榮讓給紅蘿蔔鬚，由他先拿罷！」大哥斐利克斯說。

「斐利克斯，你今天的舉止很大方，這，我不會忘記的。」雷辟克說。

雷辟克便將獵槍擱在紅蘿蔔鬚的肩上。

「走罷，你們好好去頑，不要爭吵。」

「我們不要帶狗去嗎？」紅蘿蔔鬚問。

「用不着。你們自己可以輪流做狗。並且，像你們這樣的獵人，不會打傷，祇會打死的。」

紅蘿蔔鬚和大哥斐利克斯動身走了。他們穿着平日穿的那種簡單的衣服。他們因為沒有長靴，頗有點失望，可是雷辟克常常對他們說真正的獵人是看不起長靴的。真正的獵人，袴子常是拖在腳跟上。他決不把袴腳捲起。他這樣在爛泥裏，在犁開的田裏走着，一會兒自然造成了一雙長靴，一直套到膝頭；這樣的長靴，堅固、自然，家裏的女僕照例不敢觸毀的。

「我想你不至於空手回來罷。」大哥斐利克斯說。

「我很希望不至於這樣。」紅蘿蔔鬚回答。

他覺得肩窩裏發癢，很討厭把槍柄擱在肩上。

「喂！」大哥斐利克斯說，「我把獵槍讓你一個人儘興地背着罷！」

「你是我的哥哥啦。」紅蘿蔔鬚說。

當一羣麻雀飛過的時候，他站住了，對大哥斐利克斯做着樣子叫他不要再動。那羣麻雀由這個籬笆飛到那個籬笆。兩個獵人以爲麻雀全都睡着了似的，彎着身子，一聲不響地走近去。麻雀沒有站牢，唧唧喳喳地叫着，飛到別的地方去了。兩個獵人又站起來，大哥斐利克斯憤罵着。紅蘿蔔鬚雖然心在跳着，看來似乎有耐性一點。他害怕着那要證明他的伶俐的片刻到來。

如果他打不中呢！每一回遲誤使他感到鬆快。

可是，這一次，那些麻雀好像在等着他們倆。

『不要放槍，你站得太遠了。』大哥斐利克斯說。

『你覺得太遠嗎？』紅蘿蔔鬚說。

『自然啦！這樣瞄準會要瞄錯的。我們以爲瞄對了，其實差得很遠。』

於是大哥斐利克斯現出身來，證明他的話不錯。那些麻雀驚駭着又飛跑了。

但還留下一隻，站在一條折下的擺動着的樹枝上。牠搖頭擺尾地把肚子露在

外面。

「這個麻雀，我真的可以打中，決不會錯的。」紅蘿蔔鬚說。

「站開，讓我看看。對啦，真的，你選中了。快點，把槍借給我。」

於是紅蘿蔔鬚被繳械了，兩手空空，打着呵欠；大哥斐利克斯立在前面，代替了他，把槍舉起，瞄準，放槍，麻雀落下了。

這簡直像是一個騙局似的。剛才紅蘿蔔鬚把獵槍靠在胸口上。突然，他的獵槍失掉了，現在却又回到了他的手裏，因為大哥斐利克斯已把獵槍還了他，然後做着狗跑去把麻雀拾來說：

「你還躊躇不決，快一點。」

「快一點怕還不夠罷。」

「好，你生氣啦！」

「難道你要我開心嗎？」

『可是我們既然打中了麻雀，你還吵什麼呢？你想想看，我們本來並不一定能夠把牠打着的。』

『啊！如果是我……』

『你或我，這是一樣的。我今天打中了，你明天再打中好了。』

『啊！明天。』

『我同你約好。』

『你記得嗎？昨天晚上，你也同我約過的。』

『我向你發誓，你滿意了嗎？』

『算了罷……可是如果我們馬上再打一隻麻雀；我可以試一試這獵槍。』

『不，現在太遲了。我們回去，好讓媽媽去燒麻雀。我把這麻雀給你。把牠塞在你的口袋裏，蠢東西，讓牠的嘴巴露在外面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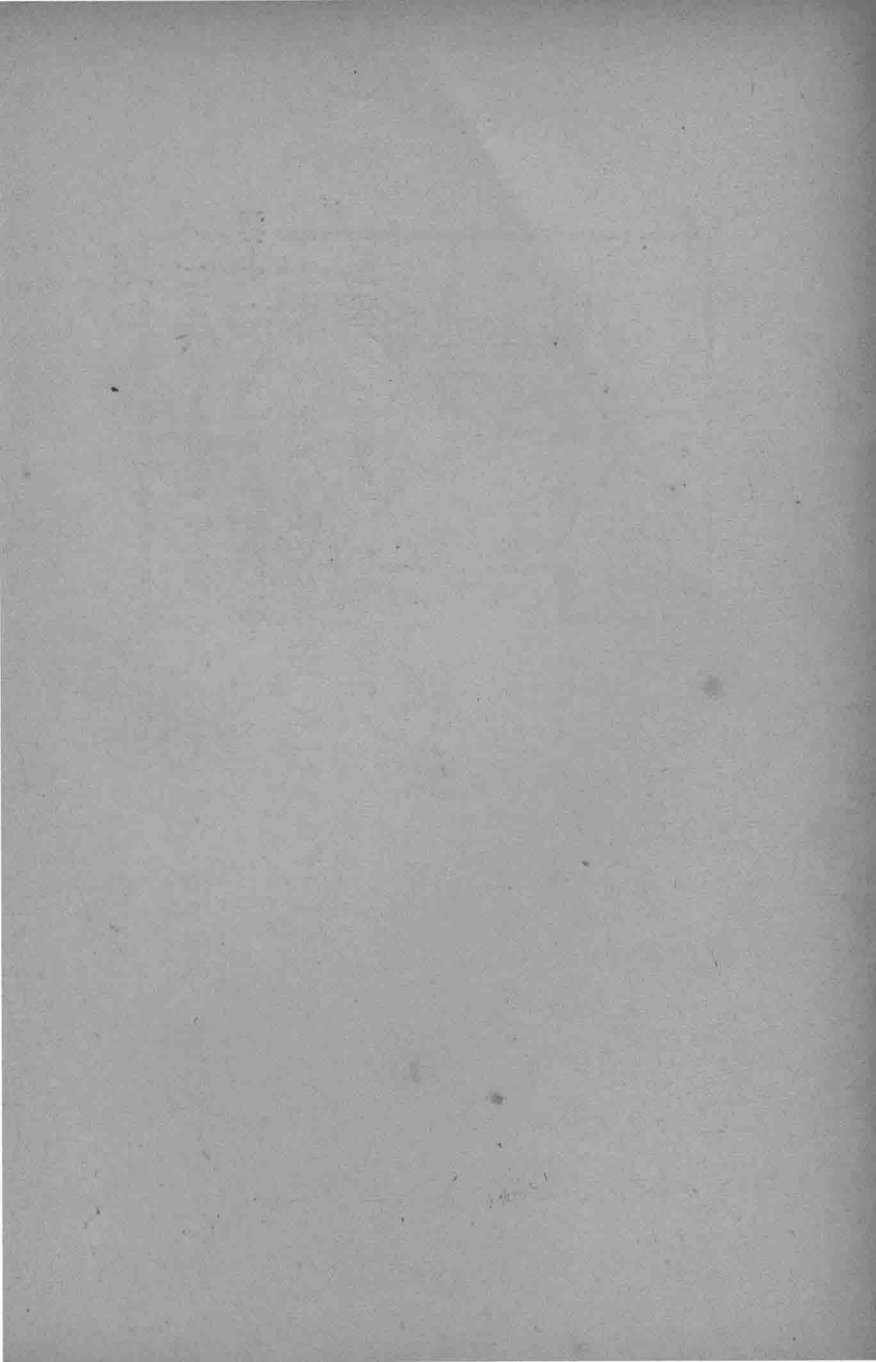
兩個獵人轉身回家了。有時他們碰見一個農夫和他們招呼道：

『小把戲，你們至少沒有把父親打死罷？』

紅蘿蔔鬚受着恭維，便把滿腔怨恨忘記了。他們毫無芥蒂地，得意洋洋地跑到家，雷辟克一見他們便驚叫道：

『怎麼，紅蘿蔔鬚，你還背着獵槍！你一直背着嗎？』

『差不多一直背着。』紅蘿蔔鬚回答。





鼯
鼠

紅蘿蔔鬚在路上發見了一隻像掃煙囪的人一般黑的鼯鼠。當他玩夠了之後，便決計把牠弄死。他幾次把牠拋在天空，很靈巧地拋着，使牠恰恰落在一塊石頂上。

起初，經過的情形很好，並且做得很敏捷。

鼯鼠的脚已跌斷了，腦壳已經碰開了，背也弄碎了，牠的生命似乎並不怎樣堅牢。

但，隨後，紅蘿蔔鬚看見牠並沒有完全死去，這可嚇呆了。他雖把牠拋得很高，拋過屋頂，拋到天空，但他沒有法子把牠弄死。

『這混賬東西！牠還沒有死！』他咕嚕着。

真的，在那染着血的石頭上，鼯鼠弄得稀爛一團；牠那滿是脂肪的肚子像凝汁一般顫動着，因為有着這種顫動，所以牠還像是活着一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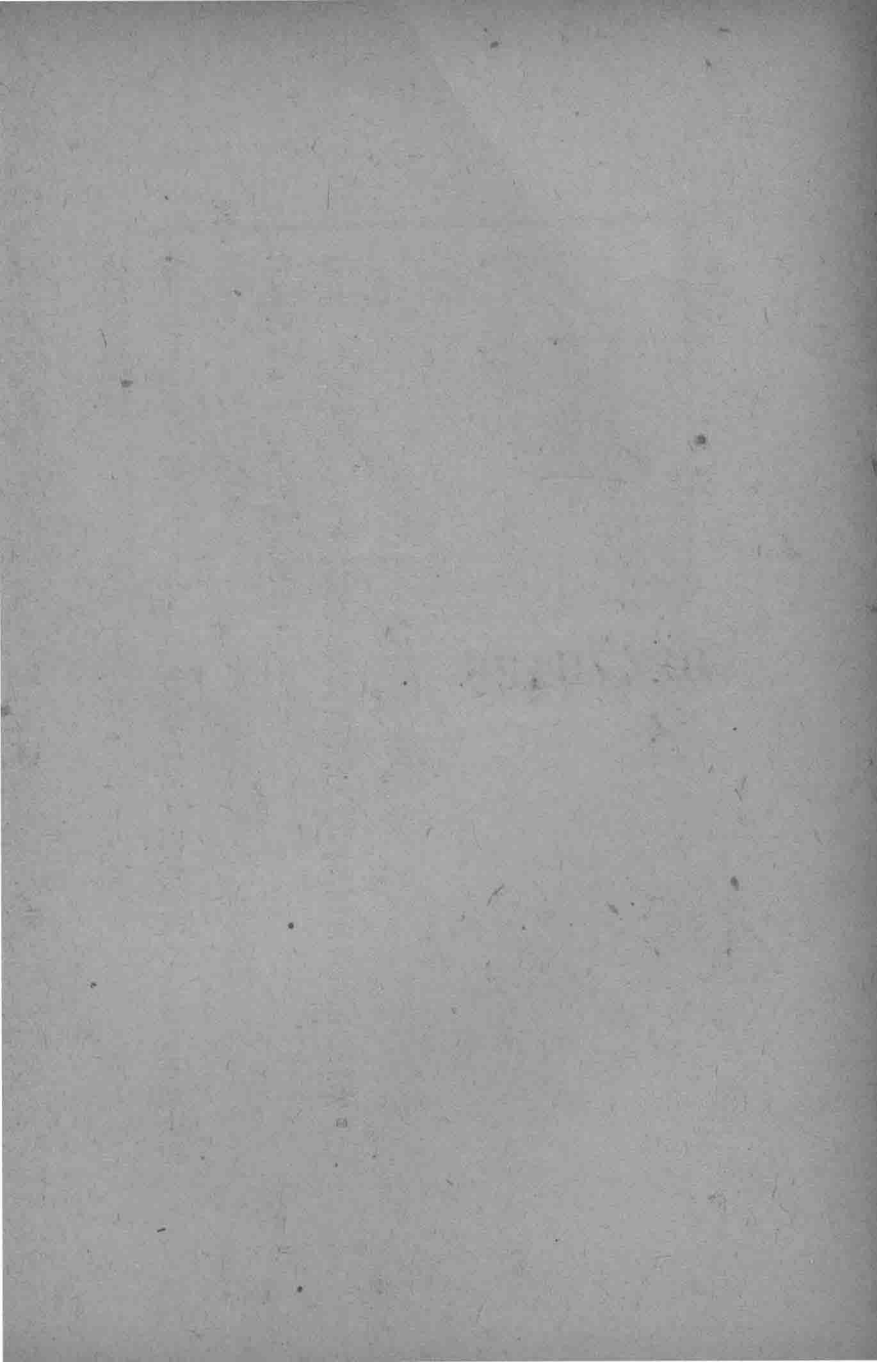
『混賬極了！』紅蘿蔔鬚變得狂熱起來，他叫喊：『牠還沒有死！』

他把牠檢起來，辱罵着，改換一個方法。

氣得滿臉通紅，眼淚汪汪地，他把牠唾辱着，隔得很近，盡力對石頭上拋去。

可是那難看的肚子照舊顫動着。

並且，紅蘿蔔鬚瘋了般的把牠打擊得更厲害，鼯鼠便更像沒有死的樣子。





苜
蓿

紅蘿蔔鬚和大哥斐利克斯做完了晚禱便連忙跑回家來，因為這是下午四點鐘吃點心的時候了。

大哥斐利克斯可以得到一片措着牛油或是菓醬的麵包，紅蘿蔔鬚則祇能得到一片乾麵包。——這是因為他要老早就做大人，曾經當着許多人宣稱自己不貪吃的緣故。他歡喜簡單的東西，平素總是像煞有介事地吃着乾麵包。這天下午他比大哥斐利克斯走得更快，想最先拿到麵包。

有時乾麵包好像很難下咽的樣子。於是紅蘿蔔鬚像攻擊一個敵人似的，使出渾身氣力，把它抓住，用牙齒拚命咬着，把它分做幾塊，弄得碎屑粉飛。他家裏的人圍在旁邊，很好奇地瞧着他。

他那駝鳥一般的胃，連石頭或是起着銅綠的古錢都可以消化。

總而言之，他吃東西是現得最隨便不過的。

他按着門上的插鎖。門已經鎖了。

『我想爹媽都不在家。你用腳踢踢看。』他說。

大哥斐利克斯一面咒罵着，一面猛力的把那笨重的釘着許多釘子的大門撞得許久許久還在響着。隨後兩個人又一齊用力撞着，把肩膀都撞傷了，門還是沒有撞開。

『他們一定都不在家。』紅蘿蔔鬚說。

『那麼他們到那裏去了呢？』大哥斐利克斯憤怒地問。

『誰也不能什麼都知道的。我們權且坐一坐罷。』

他們坐在冰冷的階級上，感到一種稀有的飢餓。時而打着呵欠，時而用拳頭敲着胸脯，表示他們的滿懷怒意。

斐利克斯——如果他們以爲我會等待他們，那他們就打錯了主意！

紅蘿蔔鬚——可是我們不等又有什麼辦法呢？

斐利克斯——我真不會等待他們呢。我不願挨餓，我。我要立刻就吃，不論

什麼東西，吃草也好。

紅蘿蔔鬚——吃草！這主意倒不錯，那麼他們可要上當了。

斐利克斯——嘿！人家吃生菜（Salade）不也吃得很好。打個譬喻，假若我們吃苜蓿，這不也和生菜一樣有味？這就是不用油和醋的生菜。

紅蘿蔔鬚——並且還用不着拌呢。

斐利克斯——你願意和我打賭嗎？我可以吃苜蓿，你却不會吃。

紅蘿蔔鬚——爲什麼你可以吃，我不會吃呢？

斐利克斯——不用誇口，你願意打賭嗎？

紅蘿蔔鬚——可是如果我們每個人先去試問我們的鄰居討一塊麵包和一杯凍

牛乳充饑，免得去吃苜蓿，那不更好嗎？

斐利克斯——我甯願吃苜蓿。

紅蘿蔔鬚——那麼走罷！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他伸長手臂在地上劃了一個半圓周。

『我吃着剩下的也就很夠了。』紅蘿蔔鬚說。

兩個頭一齊埋下去了。誰知道他們在做什麼呢？

微風輕輕吹來，把苜蓿的薄葉翻轉，現出了蒼白的葉底，整個長滿苜蓿的田地都起着細微的顫動。

大哥斐利克斯把苜蓿一把一把地拔下，把頭包住，裝作塞滿了嘴的樣子，仿着一隻沒有經驗的小牛嚼着一大口草料的聲音。當他裝作什麼都吃，連根也不留下——因為他對於生活是有經驗的——的當兒，紅蘿蔔鬚却認真吃起來了，他吃得比較講究，揀着那些最好的葉子吃。

他用鼻尖把苜蓿葉弄得垂下來，帶到他的口裏，然後從容嚼着。

何必忙呢？

飯桌並沒有租給另外的客人。又不是在橋上的市場。

雖然他的牙齒發出了尖銳的叫聲，舌子苦澀，心裏作嘔，他仍舊吞下去，繼續飽餐着。



水
杯

紅蘿蔔鬚吃飯的時候不再喝水和酒了（註）。他在幾天之內，便毫不費力的失去了喝水的習慣，這事頗使得他的家人和往來的朋友吃驚。最初，有天早上當雷辟克家的像平常一樣倒一點酒給他的時候，他說道：

『謝謝，媽媽，我不口乾。』

吃晚飯的時候他又說：

『謝謝，媽媽，我不口乾。』

『你竟經濟起來了，』雷辟克家的說，『那麼別人就好多喝點了。』

這樣，第一天他便整天沒有喝東西，這不過因為天氣不熱，並且他不口乾的緣故。

第二天，雷辟克家的擺食具時，問他道：

（註）法國人吃飯的時候，都飲葡萄酒。婦人小孩不會喝酒的，也滲一點兒在冷水裏面喝着。飯後飲咖啡一杯，或否。此外便不再用別的飲料；不像中國人一樣時時需用茶水。

啡一杯，或否。此外便不再用別的飲料；不像中國人一樣時時需用茶水。

「你今天喝水嗎，紅蘿蔔鬚？」

「真的，我自己都不知道。」他回答。

「隨你的便，」雷辟克家的說，「如果你要喝水，你自己到壁櫥裏面去拿水杯。」

他沒有去拿。這是一時負氣呢，還是忘了或不敢自己去拿東西呢？

人家却已經覺得奇怪了：

「你越發乖了啦，」雷辟克家的說，「現在你又多了一種本事啦。」

「這真是一種難能可貴的本事呢，」雷辟克說，「你以後如果一個人迷失在沙漠裏面，又沒有駱駝的時候，這種本事是很有用處的。」

大哥斐利克斯和姐姐愛勒絲丁打起賭來：

愛勒絲丁——他可以一星期都不喝東西的。

斐利克斯——好罷，如果他能夠熬住三天，一直熬到星期日，那就很好了。

『可是，祇要我以後永遠不口乾，我便永遠不喝東西了。』紅蘿蔔鬚微笑說，『你們看兔子和印度豬罷，你們也覺得牠們有什麼可取嗎？』

『一隻印度豬和你，這便成了一對了。』大哥斐利克斯說。

紅蘿蔔鬚受了刺激，要拿出他的本事給他們看。雷辟克家的一直忘記擺他的水杯。他自己也忍住不去要求。他對於那些含着譏笑的奉承和出自衷心的感歎，都一樣毫不措意的接受。

『他不是病了，就是瘋了。』一部分人說。

另一部分人說：

『他偷偷地喝着東西呢。』

可是事情過久了就不會有人注意的。紅蘿蔔鬚對別人伸出舌頭來證明它沒有乾燥的次數漸漸減少了。

家裏人和鄰居對於這事都不以為奇了。現在祇有一些外鄉人聽了這事還把手

臂舉得高高的驚叫着：

『你們形容太過了！無論什麼人都逃不掉自然的要求啊。』

據醫生診察過後的意見，這情形在他看來是很奇怪的，可是，總之，世界上沒有一事是不可能的。

本來擔心要受苦的紅蘿蔔鬚也吃了一驚，始終固執地承認『有志者事竟成』。他先以為禁飲一事會使得自己非常痛苦的，會要費很大的氣力才能做到的，却不料連一點不方便都不會感到。他的身體比從前更好了。可惜他不能征服他的饑餓像征服他的乾渴一樣！否則他會要絕食的，他會僅僅靠着空氣來生活。

他竟連他的水杯都忘記了。這杯子擱着好久沒用。後來女僕與洛林把牠盛滿了紅色擦銅粉拿去擦燭台。





麵
包
屑

雷辟克遇着高興的時候，是很樂意親自使得他的孩子們開心的。他在花園裏散步的時候，對他們講着一些故事，有時使得大哥斐利克斯和紅蘿蔔鬚笑得在地上打滾。這天早上，他們正又在笑得要命。姐兒愛勒絲丁却跑來告訴他們飯已開上桌子，他們便突然甯靜了。每逢一家子圍坐一塊時，各人的臉孔總是顰蹙着的。

大家像平常一樣迅速而又沉默地吃着飯，一會兒，除開雷辟克家的一個人外，其餘全都吃完了，這時雷辟克家的說道：

『請你給我一點麵包屑（註）來塗完我這點菓醬！』

她是對什麼人說的呢？

大部分時候，雷辟克家的總是自己一個人吃着東西，因而她祇和狗談着。她對牠訴說小菜的價錢，她對牠伸述現在這時候用少許的錢養活六個人和一條狗的

（註）意即一點點麵包。

困難。

『不，』她對那用尾巴拍着草墊，對她親切地咕嚕着的皮拉麥（狗名）說，『你真不知道我支持這份人家的苦楚呢。你也同那些男子一樣，以爲一個廚娘有了一點點錢便什麼都可買到啦。牛油漲了價或是雞蛋貴得嚇人，你當然一樣毫不關心的。』

可是，這次，雷辟克家的的態度却異乎尋常。她那話是破例直接對雷辟克說的。她這次是對他的確確是對他要求一點點麵包來塗完她的菓醬。這事沒有懷疑的餘地。第一因爲她說話時瞧着雷辟克。其次，因爲麵包放在雷辟克面前。雷辟克起初吃了一驚，他躊躇了一下，隨後，他用指尖在他那吃過的髒盆子裏面挑起一點麵包屑，帶着一種很正經又很暗鬱的臉色擲給雷辟克家的。

這是笑劇呢，還是悲劇？誰知道呢？

姐兒愛勒絲丁覺得母親受辱了，心裏感着模糊的恐懼。

『爸爸今天很高興開頑笑呢，』大哥斐利克斯旁若無人的騎在椅背上這樣想。

至於紅蘿蔔鬚呢，他滿嘴油膩，把口閉得緊緊的，耳朵裏面充滿着響聲，兩頰被炸蕃薯脹得鼓起來。他忍住着；可是如果雷辟克家的沒有即刻離開飯桌的話，他便要爆發出來了。因爲人家竟在她的兒子和女兒面前，把她當作賤得不能再賤的東西看待呢！



喇
叭

雷辟克這天早晨剛由巴黎回來。他打開箱子，拿出幾樣禮物給大哥斐利克斯和姐兒愛勒絲丁。這是幾樣很漂亮的禮物，恰恰是他們想了一個通晚的那幾樣（這多麼奇怪！）。隨後，雷辟克把兩手放在背後，很狡猾地瞧着紅蘿蔔鬚說道：

「你呢，你喜歡什麼？你喜歡一隻喇叭呢，還是一把手槍？」

實際，我們與其說紅蘿蔔鬚是一個勇敢的孩子，毋甯說他是一個謹慎的孩子。在喇叭和手槍兩樣東西裏面，他是喜歡喇叭的，這原因是喇叭不會從手裏放射什麼出去。可是他常常聽見別人說像他這樣大的孩子，嚴格說來，祇能玩玩兵器，指揮刀和其他戰具的。到了他這樣年齡，便應當聞聞火藥氣味並毀滅一些東西了。他的父親是很了解自己的孩子的；他一定帶來了他所需要的東西。

「我喜歡手槍。」他大膽地說，以爲自己一定猜中了。

他甚至更進一步補說着：

「現在再用不着把它藏起來啦：我已經瞧見了！」

「啊！」雷辟克狠狠地說，「你喜歡手槍！那麼你完全改變了嗎？」

紅蘿蔔鬚連忙改口說：

「沒有。算了罷，爸爸，我剛才說得頑的呢。請你放心罷，我是最不喜歡手槍的。快點把喇叭給我罷，我好津津有味地吹給你看。」

但雷辟克家的說：

「那麼你爲什麼扯謊呢？爲着使你的父親難過嗎，是不是？你既然喜歡喇叭，你便不應當說喜歡手槍；並且你既然什麼都不曾看見，你更不應當說你看見了手槍。所以，爲着使你下次不再說謊起見，你既得不到手槍，也得不到喇叭。你瞧罷，這喇叭上有三個紅色絨球和一面附着金流蘇的旗幟呢。你看夠了罷。現在，你到廚房裏看看我說的如何；滾，快滾，去把你自己的手指當口笛吹罷。」

在大櫃的頂上一格，在一堆白色布單上面，紅蘿蔔鬚的喇叭纏着三個紅色絨球和一面附着金流蘇的旗幟，在等待人家去吹它，拿不到，看不見，悄悄的，它

在那兒好像永遠沒有出頭的希望似的。



一撮頭髮

星期日，雷辟克家的迫令她的兩個孩子去做彌撒。他們被人家打扮得漂漂亮亮；姐兒愛勒絲丁冒着自己不及梳裝的危險，親自主持他們的裝飾事宜。她給他們選擇領帶，替他們磨刮指甲，為他們分配祈禱書。——她把最厚的一冊分給紅蘿蔔鬚。但最緊要的是給她的兄弟擦生髮膏。

她對於這事真有一種狂熱。

紅蘿蔔鬚雖然隨她擺佈，毫無異言，但大哥斐利克斯却警告妹妹說，再要這樣，他會動怒的。因此，她便騙他：

『這次我忘記了，』她說，『我不是有意做的，我對你發誓：從下星期日起，不再給你擦生髮膏了。』

而她却老是想方設計給他擦上一點點。

『總有一天會要鬧出禍事來的。』大哥斐利克斯說。

這天早上，因為他正低頭揩臉，所以姐兒愛勒絲丁雖又使着詭計，他却一點

都沒看出。

『你看，我現在聽你的話了，』她說，『你再不會咕嚕什麼了，你瞧生髮油缸子蓋得緊緊的攔在壁爐上面啦。我還不好嗎？其實我沒有什麼功勞。紅蘿蔔鬚的頭髮是要水門汀才能粘住的，但對於你，生髮膏完全沒有用處。你的頭髮自然捲曲着蓬鬆着。你的頭好像一窩菜花一樣，這條紋路可以留到晚上還不會亂。』

『難爲你了。』大哥斐利克斯說。

他毫不疑心地站起身來。他忘記像平常一樣，把手在頭上摸一摸，試試看。姐兒愛勒絲丁替他穿好了衣服，把他裝飾起來，給他一雙白絲手套。

『好了嗎？』大哥斐利克斯說。

『你漂亮得像一個王子。』姐兒愛勒絲丁說，『你現在祇差一頂帽子。你自已到衣櫃裏面去拿罷。』

可是大哥斐利克斯弄錯了。他在櫃門上照了一下。他連忙跑到碗櫃那邊去，

打開碗櫃，抓了一隻飯桌上用的盛滿着水的玻璃瓶，從容不迫地傾在自己的頭上。

『我早就警告過你了，我的妹妹，』他說，『我不喜歡別人拿我開頑笑的。』

你這一點點大，還不夠欺弄一個富有閱歷的老人呢。如果你再是這樣，我便會跳到河裏去洗掉你的生髮膏。』

他的頭髮弄平了，他星期日穿的漂亮衣服水淋淋地全給弄濕了，他等着別人去替他更換或讓太陽來曬乾，隨便怎樣都好，在他是一樣的。

『多麼厲害的人啊！』紅蘿蔔鬚心裏想，他滿懷欽佩，簡直看呆了。『他什麼人都不怕，如果我也照他的樣去做，那一定會笑痛人家肚子的。還是讓他們以為我並不厭惡生髮膏的好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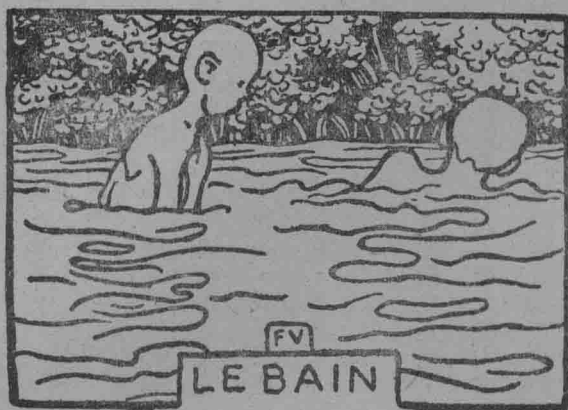
可是當紅蘿蔔鬚以一種習慣了的心情忍耐着的時候，他的頭髮却偷偷地在給他報仇了。

那些被人用力按倒的頭髮，在生髮膏的壓迫之下，暫時像是死了一樣；隨後

漸漸復活了，由於一種無形的推動，它們造出了一塊薄而放光的浮彫，它們把這浮彫裂開來，挖下去。

這恰像一座正在融化的結着冰的茅屋。

祇一會兒功夫，那第一撮頭髮便挺直的，無拘無礙的，堅立在空中。



洗
澡

當快要敲四點鐘的時候，紅蘿蔔鬚很熱心的把睡在花園裏面榛樹底下的雷辟克和大哥斐利克斯喊醒來。

「我們去吧？」他說。

斐利克斯——那麼走罷，你帶了短袴沒有？

雷辟克——這時候恐怕還太熱。

斐利克斯——我呢，我喜歡在還有太陽的時候去。

紅蘿蔔鬚——並且，爸爸，你睡在河邊比睡在這裏還要舒服呢。你可以睡在草地上。

雷辟克——那麼你們先走罷，慢慢的，不要走急了受熱。

可是紅蘿蔔鬚費了很大的力才把脚步放慢，他覺得脚上有螞蟻爬着似的。他把自己那條沒有花的難看的短袴和大哥斐利克斯那條有着紅色和藍色條紋的短袴背在肩上。他喜氣洋洋的扯談，自得其樂的歌唱，從路旁那些低垂的樹枝上面跳

過去。他像在天空游泳，他對斐利克斯說：

「你以為這事有趣嗎，嘿？把兩隻脚是這樣動着！」

「你這淘氣的東西！」大哥斐利克斯回答，現得沉着而又不屑的樣子。

真的，紅蘿蔔鬚突然甯靜下來了。

他毫不在意的首先跨過一道石砌的短牆，而那滾滾的河流便突然出現在他的眼前。現在已不是說笑的時候了。

洶湧的河面反射出閃閃的回光。

河水像牙齒相擊似的蕩漾着，發出一種枯索的味道。

現在的問題是當雷辟克對着錶計算規定的時刻的當兒，他便要跳進水裏，留在那兒，並且一心貫注在這上頭。紅蘿蔔鬚打了一個冷戰。他這次又和以前一樣，自己鼓勵着要支持到底的那種勇氣，在正是緊要的關頭便失掉了。在隔得遠的地方能夠引誘他的河水，一出現在眼前，便使他為難起來。

紅蘿蔔鬚一個人站得遠遠的，動手脫衣服。他一方面固然是不願意把他那瘦弱的身軀和他的兩腳顯露給人看，但最大的原因是好一個人毫不害羞的戰抖着。

他把他的衣服一件一件的脫下來，很細心的摺好放在草地上。他把鞋帶結緊，裝着半天還不能解開。

他穿上短袴，把短衫脫下，因為他出了汗，汗水像蘋果糖一樣粘牢在他那紙做的假皮袴帶上，他又挨了一會。

大哥斐利克斯却早已跳在河裏了，並且自由自在的把河水激盪着。他用手臂划着，用腳踵拍着，弄起許多泡沫，他並且很使人驚駭的浮在河中，把怒吼着的波濤一層層的向兩岸逐來。

『你不想下去了嗎，紅蘿蔔鬚？』雷辟克問。

『我把衣裳晒乾一下再下去。』紅蘿蔔鬚回答。

末了他下了決心，他坐在地上，他用一隻被他那雙太小的皮鞋擦破了的腳指

試探着。同時，他用手揉揉胃口，恐怕它還沒有完全消化。隨後他便沿着河岸邊的草根溜下去。

那些草根搔着他的腳膀，大腿，和臀部。當河水浸到他的肚子上時，他又向上爬逃出來。他覺得有一條濕漉漉的繩子漸漸地纏在他身上，正像纏在一隻陀螺上一樣。可是他倚靠着的那塊泥土塌下去了，紅蘿蔔鬚便跌在河裏，水蓋沒了頭頂，他在泥水中摸索着，站起身來，咳着，吐着，苦悶着，眼睛也看不見了，好像失了知覺。

『你真會潛水呀，我的孩子。』雷辟克對他說。

『是啦，』紅蘿蔔鬚說，『雖然我並不十分歡喜幹這事。水留在我的耳朵裏面，我會要頭痛的。』

他找一個能夠學習游泳的地方，這即是說找尋一個地方能夠划動他的手臂，而同時讓他的兩膝跪在砂上前進。

「你太性急了，」雷辟克對他說，「你不要像拔頭髮一樣，握緊兩隻拳頭亂鬧。你應當把你那兩條攔着不用的腿子也動一動呀。」

「游泳而不用腿子是更加困難呢。」紅蘿蔔鬚說。

可是大哥斐利克斯時常打擾他，使得他不能一心從事。

「紅蘿蔔鬚，到這裏來。這裏比較深一點。我的兩腳踏不到底了，我沉下去，看啦。喂：你現在還看見我。當心啦：你現在看我不到了。現在，你站到柳樹那邊去。不要動。我可以打賭：祇要划六下就可划到你那兒。」

「我替你數着。」紅蘿蔔鬚打着冷戰說。兩肩露出水面，一動不動的好像一塊真正的界碑。

他從新蹲下水去預備游泳。但大哥斐利克斯爬在他背上，一個筋斗射入水裏，對他說道：

「現在輪着你啦，如果你願意，你可以爬在我的背上。」

『讓我安安靜靜練習游泳罷。』紅蘿蔔鬚說。

『好啦，』雷辟克叫說，『你們出來，到這裏喝一點糖酒。』

『就要喝酒了！』紅蘿蔔鬚說。

現在他簡直不願意出來了。他還沒有充分游泳過。他現在要離去的河水已不使他害怕了。剛才像鉛一樣沉重，現在却像羽毛一樣輕快。他勇猛無比的冒險在水裏面掙扎着，他像準備犧牲自己的生命去援救什麼人一樣，並且他甚至心甘情愿沉沒在水裏，以便領略那些投水自殺的人們的苦悶。

『快點來啦，』雷辟克叫說，『不然大哥斐利克斯會把糖酒通通喝去啦。』

紅蘿蔔鬚雖然並不喜歡糖酒，他却說道：

『我的那份是決不讓把人家的。』

他像一個飽經戰陣的兵士一樣把酒喝下了。

雷辟克——你的澡沒有洗得乾淨，你的腳踝上還留着污垢。

紅蘿蔔鬚——這是泥土，爸爸。

雷辟克——不，這是污垢。

紅蘿蔔鬚——那麼我再下去洗一洗好嗎，爸爸？

雷辟克——明天洗好了，我們還要再來的。

紅蘿蔔鬚——那要靠運氣啦！要天氣好才會再來呢！

他用指尖拈着大哥斐利克斯揩濕了的那塊毛巾的乾角揩着身體，他頭腦沉重，喉嚨苦澀，當他的哥哥和雷辟克拿他那些彎縮着的脚指很有趣的開着頑笑的時候，他便哈哈大笑。



奧
洛
林

雷辟克家的——你現在究竟有多少年紀了，奧洛林？

奧洛林——從十一月一號起，已經滿了六十七歲。

雷辟克家的——那麼你已經老了啦，可憐的奧洛林！

奧洛林——祇要我們還能工作，那是一點也不覺得老的。我從來不曾病過，我覺得馬都沒有我這樣結實呢。

雷辟克家的——你願意我告訴你一宗事情嗎，奧洛林？你會突然死去的。某天傍晚，從河邊回來，你會覺得你的背籃太重，小車也不像平常那樣容易推動；你會跪倒在兩支車臂之間，鼻子插在那些洗過了的衣裳上面，於是你便完了。等到人家把你抱起來的時候，早已斷了氣了。

奧洛林——你說笑話啦：請不要害怕罷；我的腿和臂還很健呢。

雷辟克家的——你的背稍許彎了一點，這是真的，可是背彎下了的時候，洗衣裳就不會那樣感着腰酸的。但你的眼力衰弱起來了，這是多麼可惜的事情！你

不要否認，奧洛林！這事我早就看出來了。

奧洛林——啊！我的眼睛還同我出嫁的時候一樣精明呢。

雷辟克家的——好的！那麼你去打開碗櫃，拿一隻碟子給我，隨便那隻都可以。如果你會把食器揩得十分乾淨的話，怎會有這層水氣呢？

奧洛林——碗櫃裏面有些潮濕啦。

雷辟克家的——難道碗櫃裏面也有一些手指在那些碟子上摸來摸去嗎？你看這個指印。

奧洛林——在什麼地方，請你指給我，我一點都沒有看見。

雷辟克家的——這恰恰是我要怪你的地方，奧洛林。你聽我說：我並不怪你偷懶，如果我說這句話，那我便錯了；在我們這地方，我沒有看見第二個女人像你這樣出力的；我不過說你老了罷了。我也一樣，我也老了；我們都老了，老了的時分，我們便會力不從心。我可以打賭：你一定常常覺得你的眼睛上像蒙着一

層布一樣。你雖盡力揩擦，但它還是照舊蒙在你的眼睛上。

奧洛林——可是我的眼睛可以睜得開開的，我並沒有覺得頭像沉在水裏面一樣兩眼模糊。

雷辟克家的——有的，有的，奧洛林，你可以相信我的話啦。昨天，你還拿了一隻髒酒杯給雷辟克先生。我沒有說一句話，因為我恐怕使你難過，並且引起一場是非。雷辟克先生也一樣沒有說一句話。他是從來不說什麼的，可是却沒有一宗事情能夠逃過他的眼睛。人家以為他不關心，這可錯啦！他觀察着一切，但却什麼都不顯露出來。他祇很隨便的用指頭把你的酒杯推開，並且他竟能單是吃着飯而不喝酒。我爲着你難過，同時也爲着他難過。

奧洛林——雷辟克先生會在他自己的僕人面前拘束起來，這才怪啦！他祇要說一聲，我便會替他換一個杯子的。

雷辟克家的——這話不錯，奧洛林，可是比你更狡猾的人也不能使得決意不

開口的雷辟克先生講話的。這事連我現在都不願再試了。並且問題不在這裏。簡括說：你的眼力一天一天的不行了。對於粗笨工作，如洗濯之類，雖還不十分要緊，但細巧的工作你便完全不行了。雖然開銷要增加，我也甯願找個什麼人來幫帮你，如果……

奧洛林——叫我和另外一個女人纏在一塊，那是絕對不行的。

雷辟克家的——這正是我剛才要說的話啦。那麼怎樣呢？老實說，你叫我怎樣辦呢？

奧洛林——我們照現在這樣過下去，直到我死的時候為止。

雷辟克家的——你死的時候！你可會想到這一層上面嗎，奧洛林？你也許會比我們一家子都活得久呢，——這正是我所禱祝的，——你竟以為我想計到你死的時候嗎？

奧洛林——你總不會因為我偶然沒有把一個酒杯揩乾淨，便想叫我滾蛋罷？

除非你把我丟在門外，我是不肯離開你這裏的。並且一旦被趕出門外，我不是非餓死不可嗎？

雷辟克家的——誰說要你滾蛋呢，奧洛林？你看你臉都氣紅了。我們兩人很親切地談着話，你却生氣起來，你說出這樣的蠢話。

奧洛林——啊！這怪得我嗎？

雷辟克家的——那麼又怪得我嗎？你的目力消失了，這既不是你的過錯，也不是我的過錯。我希望醫生能夠把你醫好。這事是可能的。在你還沒有醫好之前，我們兩人裏面那一個最困難呢？你甚至疑都不會疑到你的眼睛已經有了毛病。而我們的家務却感着困難。我爲着避免發生什麼意外起見，所以給你一個好意的預告，並且我似乎也有權柄向你作一番溫和的告誡啦。

奧洛林——你儘量告誡我好了。請你不用客氣罷。我剛才覺得我已被趕了；現在你使我放了心。在我這方面，我以後會把碟子揩乾淨，我向你保證。

雷辟克家的——難道我還要求別的？我不像外面傳說的那樣壞呢，奧洛林，除非萬不得已時，我不會把你辭退的。

奧洛林——既然這樣，那麼可以不說啦。我現在還覺得自己有用，假如你現在把我趕走，我會要叫說不平的。可是一旦我自己發見我已成爲贅物，連燒一壺開水都不會了的時候，我自己便會即刻滾蛋，不用別人來推我。

雷辟克家的——你可不要忘記，奧洛林，那時你永遠可以在我們家裏得到一盆吃剩的肉湯。

奧洛林——不，用不着肉湯；祇要有點麵包就夠了。你看瑪易特媽媽自從單吃麵包以來，她更活得有趣了。

雷辟克家的——你可知道她至少也有一百歲了嗎？還有一事你知道嗎，奧洛林？我可以對你說，討飯的人全比我們幸福呢。

奧洛林——既然你自己這樣說，那麼我也像你一樣說罷。



開
水
壺

紅蘿蔔鬚對於他的家庭顯得有用的機會是很少的。他隱伏在一個角落裏，窺伺着這種機會的到來。他毫無成見的傾聽着，時候一到，便從陰影裏面跑出來，好像一個在許多被熱情煩擾的人中，獨自保持着冷靜的頭腦的深思熟慮的人一樣，擔任起指揮一切的責任。

他猜到雷辟克家的需要一個聰明而又可靠的幫助。當然，她自己不會對他說。她很有自尊心。這合同是在彼此心領神會中成立的，紅蘿蔔鬚應當不用鼓勵，也不希望什麼酬報，自動的去幹。

他決定下手了。

從朝到晚，壁爐的鐵鈎上掛着一把開水壺。在冬天需用許多熱水的時候，這開水壺是時常被盛滿而又倒空的，它在一爐大火上沸騰着。

夏天，祇在每次飯後，用得着壺裏的水來洗碗，其餘的時候，它便毫無用處的沸騰着，不斷地發出輕微的叫聲，兩片柴在它那有裂痕的肚子底下冒着煙，差

不多全要熄滅了。

有時奧洛林不再聽見開水壺的叫聲了，她便彎下身子把耳朵靠近聽。

『水都燒乾了。』她說。

她便拿一桶水倒在開水壺裏面，把兩片柴併攏來，把柴灰撥動一下。一會兒，那溫柔的歌聲又起來了，奧洛林放心了，便跑去做別的事情。

倘使有人對她說：

『奧洛林，你爲什麼要燒些用不着的熱水呢？把開水壺拿掉罷；把火弄熄罷。你把柴是這樣白燒着好像是全沒有花錢買來的一樣。等到天氣一冷，許多苦人凍得要命，都沒有柴燒，你却暴殄天物。但你向來却又是一個省儉的婦人呀。』

她便會把頭搖着。

她一直看見竈鉤上是掛着一把開水壺的。

她一直聽着開水沸騰的聲音，不論是下雨，刮風，或天晴，開水壺空了，她便把它灌滿。

她現在簡直用不着觸到開水壺，也用不着看它了；她已記熟在心裏。她祇要聽一聽便夠了，如果開水壺沒有聲音，她便倒一桶水在裏面，好像穿一串珍珠似的。她已經習慣到了那樣程度，至今從沒有倒錯過一次。

她今天第一次倒錯了。

水都倒在火上，一團灰做成的雲霧，正像一隻被人驚擾得發怒的野獸一樣，撲在奧洛林身上，包圍着她，燒灼着她，使她窒息着。

她發出一聲叫喊，一面往後退，一面打着噴嚏，咳嗽。

「啊呀，我以爲地下跑出鬼來了呢。」她說。

兩眼閉得緊緊的，痛楚着，她把她那雙污黑的手在壁爐的暗處摸索着。

「啊！我知道了，」她大吃一驚說，「開水壺已不在。」

『不，我真不懂這是什麼緣故。開水壺剛才還在這裏。這決不會錯的，因為我聽見它像笛子一樣叫着呢。』她說。

這開水壺是當奧洛林轉過背由窗戶口上傾倒菜皮時，有人把它取去的。

但究竟是誰把它取去的呢！

雷辟克家的現得嚴肅而又甯靜的樣子，在臥房門口的草墊上出現了。

『鬧得這樣厲害啦，奧洛林！』

『你還說鬧，你還說鬧！』奧洛林叫說，『遇着這樣見鬼的事還會不鬧！我差一點燒壞了，你看我的木鞋，我的裙子，我的手呀。我的上衣塗着泥漿，我的衣袋裏充塞着煤塊。』

雷辟克家的——我瞧着這樣從壁爐上一滴一滴流下來的一灘泥水，奧洛林。這才會辦得好看啦。

奧洛林——爲什麼人家不通知我便把我的開水壺偷去呢？這也許就是你把它

拿去了的罷？

雷辟克家的——這開水壺是這裏一家人的，奧洛林。我或雷辟克先生，或我的孩子們，偶然要用它時，難道還得請求你的允許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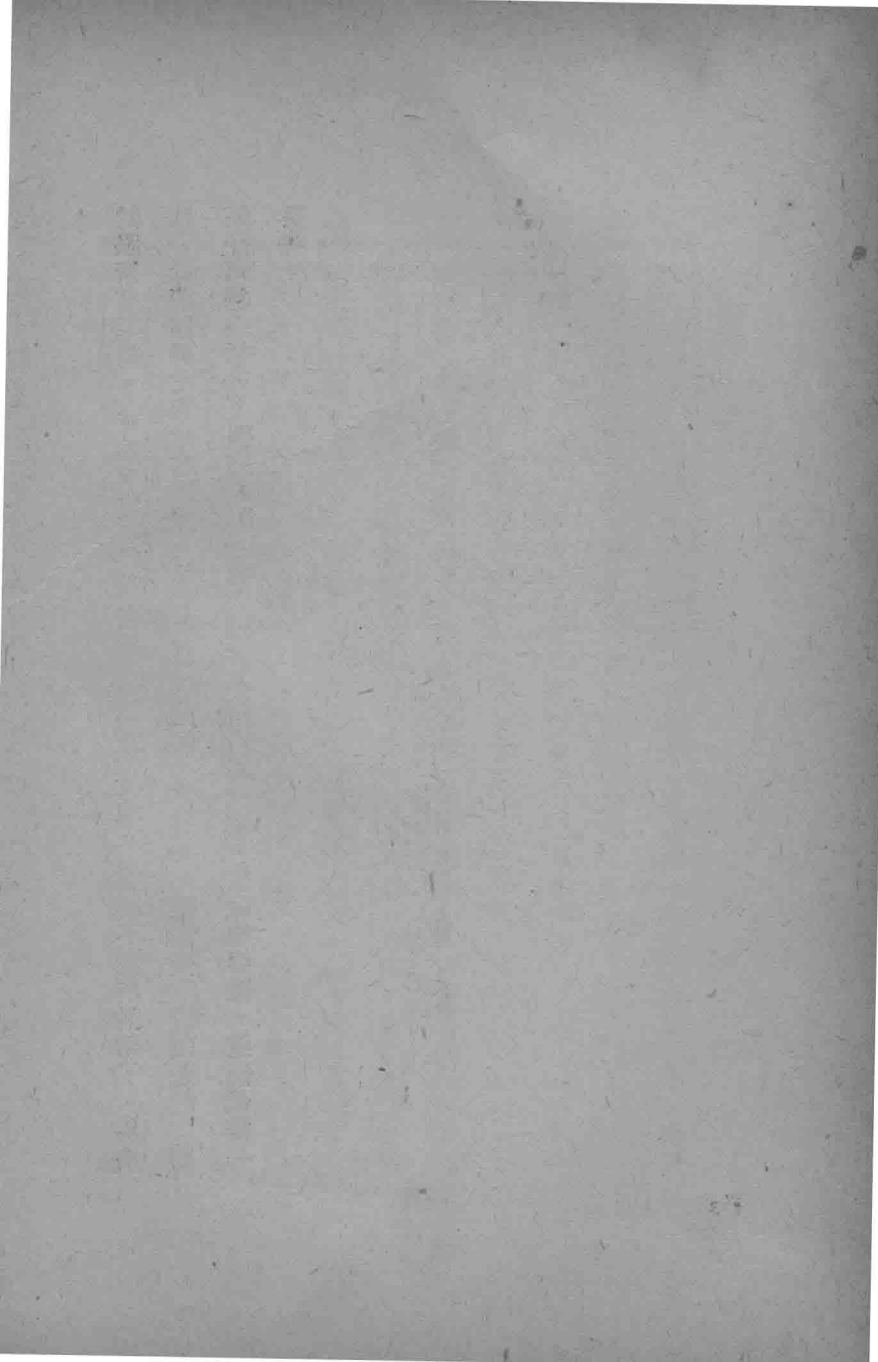
奧洛林——我生氣得厲害的時候，就會說出一些蠢話來的。

雷辟克家的——你對我們生氣呢，還是對你自己生氣呢，奧洛林？是啦，你究竟對誰生氣呢？雖然並不好奇，我却很想知道個清楚呢。你真弄得我沒有辦法了。你借口開水壺不見了，毫不躊躇的把一桶水倒在火上，非但不肯承認自己的過錯，還要怪到別人身上，甚至怪到我身上。我覺得我的話一點都沒說錯啦！

奧洛林——紅蘿蔔鬚，我的乖乖，你曉得我的開水壺在什麼地方嗎？

雷辟克家的——他怎麼會知道呢？一個毫不管事的小孩子。再不要提起你的開水壺罷。我看你最好還是想想你昨天說過的話：『一旦我自己發見連燒一壺開水都不會了的時候，我自己便會即刻滾蛋，不用別人來推我。』不錯，我覺得你

的眼睛有毛病，可是我沒有料到便到了絕望的境地。我再不說別的話了，奧洛林，祇請你替我設身處地想一想。現在的情形，你同我一樣懂得清清楚楚的；請你仔細想一想，下個結論罷。啊！請你不用顧忌什麼，儘量地哭罷。這倒值得一哭呢。





沒有說完的話

「媽媽！奧洛林！」

他還想說什麼呢，紅蘿蔔鬚？他會把所有的事情弄糟的。幸而在雷辟克家的嚴冷的眼色下，他突然停住了。

爲什麼要對奧洛林說：

「是我拿去的，奧洛林！」

沒有什麼能夠援救這老女人的。她的眼睛看不清楚了，她的眼睛看不清楚了。管她許多呢。她遲早會要讓步的。紅蘿蔔鬚的告白不過使得她更加難過罷了。還是讓她走罷，還是讓她一點也不疑心紅蘿蔔鬚，而祇以爲自己是受了不可避免的命運的打擊的好罷。

並且爲什麼要對雷辟克家的說：

「媽媽，是我拿去餽！」

自己雖做了一宗值得稱賞的事又何必表功呢？何必定要乞求一個嘉獎的微笑呢？這事不但沒有什麼好處，並且還有危險的，因為他知道雷辟克家的會當衆責罵他，說他不該干與這樣的事的，他最好還是假裝幫助他母親和奧洛林尋找開水壺罷。

當三個人合力尋找開水壺的當兒，顯得最熱心的是他。

雷辟克家的好像事不關己似的，第一個放下不管了。

奧洛林忍耐着跑開了，嘴裏喃喃的唸着。因為謹慎的緣故，差一點債事了的紅蘿蔔鬚，一會兒也自己收鞘了，好像已經用不着了的刑具一樣。



亞
伽
特

來補奧洛林的缺的是奧洛林的孫女兒亞伽特。

紅蘿蔔鬚很好奇的觀察着這新來的女僕，若干日內，雷辟克一家人都把注意力由紅蘿蔔鬚身上轉移到這新來的女僕身上。

『亞伽特，』雷辟克家的說，『你走進房間裏以前，要在門上敲一敲，但這並不是說要你像馬一樣用蹄子把門蹴個對穿。』

『她上任了，』紅蘿蔔鬚想，『但我看她開飯時怎樣。』

大家聚在那寬闊的廚房裏吃飯。亞伽特臂上挽着一條飯巾，預備由竈那邊跑到碗櫃那邊，由碗櫃那邊跑到飯桌那邊，因為她全不曉得好好地走路，她甯願氣喘呼呼地，兩頰飛紅地跑着。

她說話說得太快，笑得太高，太想賣力了。

雷辟克首先坐下來，把飯巾解開，把碟子推到擺在他前面的一盤菜旁邊，取了一些肉和汁，又把碟子拖回來。他自己斟上飲料，彎着背，垂着眼睛，像平常

一樣無精打采地，小心地吃着。

當換菜時，他便低頭望着椅子，移動他的臀部。

雷辟克家的親自給她的孩子們分菜，首先分給大哥斐利克斯，因為他喊着餓，其次分給姐兒愛勒絲丁，因為年紀較大，最後分給坐在桌子盡頭的紅蘿蔔鬚。

他從來不要求添菜，好像這事照例是被禁止着似的。他有了一份便應該夠了。如果別人再分給他，他便受着，他不喝酒，他把自己不喜歡吃的飯（註）脹滿一嘴，這是爲着討好雷辟克家的緣故，因為一家人裏面祇有她一個人最喜歡吃飯。

大哥斐利克斯和姐兒愛勒絲丁比較自由，他們吃完了一份還要第二份，他們照着雷辟克的方法，把碟子推到盛菜的盤子旁邊。

（註）法人每餐吃麵包。飯不過偶然拿來當菜或點心吃罷了。

可是沒有一個人說話。

『他們究竟有什麼事情？』亞伽特想。

但他們什麼事情也沒有。他們是這樣不說話，如是而已。

她對着這一家人真忍不住要伸開手臂打呵欠呢。

雷辟克慢慢地吃着，好像嚼着碎玻璃似的。

雷辟克家的平常雖然像喜鵲一般好說話，但在飯桌上，却祇會拿手和頭做樣子指揮一切。

姐兒愛勒絲丁抬起眼睛望着天花板。

大哥斐利克斯玩着麵包屑，沒有水杯的紅蘿蔔鬚則祇留心在什麼時候當用麵包把他的碟子揩乾淨，揩得太快了，怕別人說他貪吃，揩得太遲了，又怕別人說他迂緩。因此，他便從事於複雜的算計。

突然，雷辟克拿着飯桌上的水瓶去盛來了一滿瓶清水。

『這事我也會做呢。』亞伽特說。

不，她並沒有說，他不過這樣想着罷了。她也受了他們的傳染，舌頭變得不能靈了，她不敢說話，可是她以為讓主人自己去倒水，這是她的過錯，她便加倍當心了。

雷辟克差不多把麵包吃完了。亞伽特這次却不讓他搶先了。她竭全力注意着雷辟克，以至把其餘的人全忘記了，雷辟克家的冷然說道：

『亞伽特，你在幹什麼？』

這樣把她提醒來。

『我在這裏，太太，』亞伽特回答。

她更加目不旁瞬地瞧着雷辟克。她想以她的慇懃來征服他，並努力使他注意自己。

她沒有錯過機會。

當雷辟克嚼着最後一口麵包時，她連忙跑到碗櫃那邊，拿來一個沒有切開的，重五公斤的環形麵包，很誠懇地獻給他，自己非常高興以為猜中了主人的需要。

可是雷辟克把飯巾取下，離開食桌，戴上帽子往花園裏面抽煙去了。當他吃完了飯時，他不會再吃的。

亞伽特抱着那重五公斤的環形麵包，呆立在那裏，好像一個製造救命圈工廠的蠟人廣告一樣。



日
課

「這事使你難受吧，」紅蘿蔔鬚對亞伽特說，當廚房裏祇剩下他們兩人時，「你可不要灰心，還有更難受的事情在後頭呢。你拿着這些酒瓶到那裏去？」

「到地窖裏面去，紅蘿蔔鬚先生。」

紅蘿蔔鬚說：

「對不起，地窖裏面是祇有我好去的，那樓梯壞透了，女人們踏不住腳，頸根都會跌斷的，而我却從能夠走下樓梯的那天起，便取得大家的信賴。我可以在那裏面分辨出酒瓶上的紅藍兩色商標。」

「我把用舊了的小酒桶賣掉，得着一點點好處，還有野兔皮也是由我去賣的，我把賣得的錢交給媽媽。」

「讓我們現在講個明白罷，免得以後做事的時候，彼此牽掣。」

「早上，我把狗放出來，並給牠早餐。晚邊，我吹口哨把牠叫去睡。當牠在街上游蕩着回遲了的時候，我得等待牠。」

「此外，媽媽並吩咐我每天把鷄埕的門關上。

「我到外面去尋着那些沒有毒質的草連根拔出，把泥土在我的腳上敲下，塞住那拔出的窟窿，再把這些草拿回來分給兔子吃。

「我幫助爸爸鋸柴，當作運動。

「爸爸帶回來的那些沒有打死的獵獲物，由我把牠們弄死，再由你和姐姐愛勒絲丁去把毛拔掉。

「剖魚也是由我擔任的，我把魚肚裏的東西通通挖出，用腳踵把氣胞踏破。

「但刮去魚鱗和到井邊拉水的事却是歸你做的。

「我幫助別人理清紊亂的線束。

「我磨咖啡。

「當雷辟克先生脫下了他的髒皮鞋時，由我把它拿到走廊上，但姐姐愛勒絲丁是無論如何也不會把替父親拿拖鞋的權利讓給別人的，這拖鞋是她親自繡的

花。

「我擔任一些走遠路的重要的差使，如到藥劑師或醫生家裏。

「你那方面呢，你擔任到村裏去買零碎東西。

「可是不論天晴下雨，你每天得到河邊去洗兩三個鐘頭的衣裳。這是你的職務裏面最辛苦的工作，可憐的孩子；這事我一點也不能幫你。但祇要有功夫的話，我有時可以幫幫你的忙，把衣裳晒在籬笆上。

「我想到了：我貢獻你一個意見。你可不要把衣裳晒在菓樹上。雷辟克先生雖不會責備你，但却會把它輕輕丟在地上，而雷辟克太太發見衣上有一點痕迹時，便會叫你再洗過的。

「還有關於鞋子的事，我得關照你幾句，穿着出去打獵的鞋子，你得塗上很多的油，普通的鞋子則祇擦上少許就夠了。

「你對於那些泥污的褲子可不要太弄乾淨了，雷辟克先生相信塗着泥土的褲

子可以耐久。他在那些犁開的田裏走着，從來不把褲腳紮起。當雷辟克先生叫我背着獵獲袋跟他一路去打獵時，我却甯願把我的褲腳紮起。

「他對我說：「紅蘿蔔鬚，你永遠不會成爲一個真正的獵人。」

「而雷辟克太太却對我說：「當心你的耳朵啦，你如果弄髒了一身。」

「這是各人趣味的問題。」

「總而言之，你不會十分辛苦的。當我放假在家的時候，你可分給我一半工作，等到我的姐姐，哥哥和我都到學校去住宿的時候，你又可以做些工作。結局是一樣的。」

「並且無論什麼人對於你都不會十分壞的。你試問問我們家裏往來的朋友，他們全會向你保證：我的姐姐愛勒絲丁像天使一樣的溫柔，我的哥哥斐利克斯有着最好的心，雷辟克先生有着正直的精神和確實的判斷，雷辟克太太則有着少有的烹調的手藝。一家人裏面也許是我使你覺得最難對付的。其實，我並不如此。」

這祇要懂得我的性情就好了。况且我很服理，我會改過，不客氣的說，我會使自己變好，倘使你也稍稍虛心一點的話，我們便可以和衷共濟了。

『不，你不要叫我先生，你像衆人一樣叫我紅蘿蔔鬚好了。這比雷辟克少爺還要簡短。不過我請你不要像你的祖母奧洛林一樣，用那種輕慢的語法和我說話。你的祖母說話常常傷害我，我很討厭她的。』



瞎
子

他用拐棍的一端輕輕地敲着大門。

雷辟克家的——他又來做什麼，這傢伙？

雷辟克——你不知道嗎？他來拿他那六個蘇；這是他來領錢的日子。讓他進來罷。

雷辟克家的一臉不高興的跑去把門開了，因為外邊很冷的緣故，她抓着瞎子的手臂很粗暴地往裏面拖。

「早安，諸位！」瞎子說。

他向裏面走。他的拐棍在那鋪地的石板上慢慢移動着，好像趕着鼠子似的，遇到一把椅子了。瞎子坐下來，把他那雙凍麻了的手伸向爐火。

雷辟克拿出一枚六個蘇的貨幣說道：

「收好！」

他便不再理他了；他繼續看他的報。

紅蘿蔔鬚在玩着。他蹲在一個角落裏，瞧着瞎子的木鞋：鞋上的雪在溶解着，周圍已經看得出有一些很小的水道了。

雷辟克家的看到了。

『把你的木鞋借給我罷，老頭兒。』她說。

她把木鞋拿去放在壁爐底下，可是太遲了，地上已留下一灘水，心裏感着不安的瞎子兩腳覺得濕濕的，一會兒提起這隻腳，一會兒提起那隻腳，離去那泥濘的雪水，使得雪水流散得更遠。

紅蘿蔔鬚用指甲刮着地面，好像在把那些較深的隙縫指示給髒水，叫它向自己那方流去。

『他既然已經得到他那六個蘇了，他還坐在這裏做什麼？』雷辟克家的說，也不管瞎子會不會聽見。

可是瞎子在談着政治，起初還吞吞吐吐的，後來便說得更加痛快了。有時話

說完了，他便揮着拐棍，把拳頭碰到火爐的烟筒上，灼痛了，連忙收回來，臉上現着疑惑的樣子，兩顆白眼珠在那滿是淚水的眼睛內翻動着。

有時雷辟克把報紙翻過來，說道：

『不錯，狄西葉老爹，不錯，可是你覺得這事十分可靠嗎？』

『你問我是不是覺得這事十分可靠！』瞎子叫起來，『啊，居然有這樣的事情呀，那太厲害了！聽我說啦，雷辟克先生，讓我告訴你是怎樣變成瞎子的。』

『他不會走的。』雷辟克家的說。

確實的，瞎子覺得這裏比外邊好些。他訴說着他那意外的遭遇，他舒展四肢，通身溶化了。他的脈管裏面有着一些冰塊在融解着，循流着。他的衣上和四肢好像在滴着油一般。地上那灘泥水漸漸增多了，向紅蘿蔔鬚那方面流去，已經流到了他身邊。

紅蘿蔔鬚便是這灘泥水流注的目標。

一會兒他便可以玩着這灘泥水了。

可是雷辟克家的却在使着一套巧妙的手段。她在瞎子身邊擦來擦去，牠用肘碰他，她在他的脚上走過，牠使他退後，逼着他坐到碗櫃和衣櫃之間，那沒有暖氣的地方。瞎子迷了方向，摸索着，做着手勢，他的指頭像畜生一樣攀着。他在黑暗裏面鬧着。他脈管裏的冰塊又凝結起來了，現在他又凍得要命。

瞎子以一種要哭一樣的聲音說完了他的故事。

「是啦，我的好朋友們，完了，沒有眼睛了，什麼都沒有了，祇是漆黑一團。」

他失手把拐棍弄倒了。這正是雷辟克家的所等着的事情。她連忙跑近去，把拐棍檢起還給瞎子，她並沒有還給他。

他以爲拿到了，他却並沒有拿到。

她是這樣巧妙地騙着他，又使他改變了坐位，她把木鞋還給他，把他向大門

那方面引去。隨後她輕輕地捏了他一把，聊以洩憤；她把他推出門外，推在那下着大雪的暗鬱的天空底下，推在那呼呼怒號的狂風裏面。

在關上大門之前，雷辟克家的對瞎子拼命叫說着，好像對付一個聾子一樣：

『再見啦；不要把錢弄丟了；如果天氣好而你還活在世上的話，下星期日再見啦。真的！你說得不錯，狄西葉老爹，究竟明天誰死誰活，我們是永遠不會料到的。每個人都有他的苦惱，而上帝却是一視同仁！』



元
旦

天在下雪。爲使元旦成爲元旦起見，當然應該下雪的。

雷辟克家的隔夜會很週到地把院子裏的門門上。一早便有許多頑皮孩子跑來搖着門門，大家都擠在門外，起初還客氣，隨後生氣起來便用木鞋踢着，末了，懶得再等，紛紛向後退走了，但還回過頭來望着雷辟克家的正躲在那兒窺看他們的窗戶，他們的腳聲消滅在雪裏面了。

紅蘿蔔鬚跳下床，跑到花園內水槽邊去洗臉。——但並沒有肥皂。水槽已經凍住了。他得把冰塊敲碎，這種早操使得他滿身發熱，實在比烤火更加有益的。可是他祇把臉弄濕一下，並沒洗乾淨，所以別人常是覺得他髒。——就是他把臉浸在水裏面洗着，也不過把那最顯著的污垢除去罷了。

他輕快而又新鮮的參與賀禮，他站在大哥斐利克斯後面。而斐利克斯又站在年齡較長的姐姐愛勒絲丁後面。三個孩子一路走進廚房。雷辟克和雷辟克家的已先在那兒等着，但又顯得並沒有這回事的樣子。

姐姐愛勒絲丁和他們抱着並說：

『早安，爸爸。早安，媽媽。我恭賀你們新年如意，身體納福，將來昇入天國。』

大哥斐利克斯照樣說着，出口如流，說得快極了，並且同樣抱着他們。

但紅蘿蔔鬚却不然，他從帽子裏拿出一封信來。粘緊了的信封上寫着：『呈給我的雙親。』信封上並沒有寫上地名。信封角上有一隻羽毛燦爛的珍鳥，作着鼓翼而飛的樣子。

紅蘿蔔鬚把這封信交給雷辟克家的，她把信拆開來。信箋上飾着幾朵盛開的花，信箋周圍綴着一圈花邊，紅蘿蔔鬚寫的時候常常把筆落在花邊的眼孔裏，竟將近花邊的字都浸壞了。

雷辟克——我呢，我什麼都沒有嗎？

紅蘿蔔鬚——這是給你們兩個人的；媽媽會轉給你看的。

雷辟克——這樣看來，你偏愛你的母親啦。那麼，搜搜你身上看，看那一枚六個蘇的新幣是不是在你的衣袋裏！

紅蘿蔔鬚——請你忍耐一下子，媽媽就完了。

雷辟克家的——倒是文縷縷的，但字太壞了，我簡直念不出來。

「好啦，爸爸，」紅蘿蔔鬚連忙說，「現在歸你了。」

當紅蘿蔔鬚挺直的站着，等候他的回答時，雷辟克把那封信一遍兩遍地念着，許久許久地審視着，照着他的習慣，發出幾聲「啊！啊！」隨後便把信放在桌上。

這封信現在毫無用處了，它的使命已經完了。它現在是屬於大家的了。誰都可以看它，拿它了。姐姐愛勒絲丁和大哥斐利克斯依次把它拿起來看，在那上面尋出一些拚綴上的錯誤。這兒紅蘿蔔鬚應該換一個筆頭，別人才可以看得清楚些。隨後，他們把信還給他。

他把信翻來翻去，蠢笑着，好像在問：

『誰要這封信嗎？』

末了，他重又把它塞在自己的帽子裏。

這時雷辟克家的給孩子們分配新年禮物。姐姐愛勒絲丁得着一個很大的洋囡囡，大哥斐利克斯得着一盒預備相打的鉛做的兵士。

『我給你買了一樣意想不到的東西。』雷辟克家的對紅蘿蔔鬚說。

紅蘿蔔鬚——啊，是啦！

雷辟克家的——爲什麼說：啊，是啦！你既然曉得了，那我使用不着給你了。

紅蘿蔔鬚——如果我曉得了，那我便永遠見不到上帝。

他把手高高舉起，一板正經地說。雷辟克家的把碗櫃打開。紅蘿蔔鬚喘促着。她把手伸到碗櫃頂裏面，一直伸到齊肩膀，慢慢地，顯着神祕的樣子，拿出

一個用黃紙包好的紅糖做的烟嘴。

紅蘿蔔鬚毫不躊躇地臉上閃耀着喜悅。他知道現在應當怎樣辦的。很快地，他要當着他的雙親，在大哥斐利克斯和姐姐愛勒絲丁的羨慕的眼光底下（可是誰都不能有着一切啊！）抽着烟。他僅僅用兩個指頭燃着那紅糖做的烟嘴，彎着腰，把頭偏向左邊一點。他把嘴唇合成圓形，收緊兩頰，用力吸着，並做着響聲。

隨後，他仰起頭裝着吐出一大口烟的樣子：

「這烟嘴很好，」他說，「它非常通暢。」



來
回

兩個小雷辟克和雷辟克姑娘放了假回來。當跳下公共馬車的時候，當他老遠看見他的雙親的時候，紅蘿蔔鬚心裏想：

『這時就應當向他們跑去嗎？』

他躊躇着：

『還太早一點，我會跑得喘不過氣來，並且凡事不應當表現得太過分了。』

他還遲疑着：

『我從這裏開始向他們跑去……，不，從那裏開始……』

他自己提出一些問題：

『我應當在什麼時候脫帽呢？兩個人裏面我應當先抱吻那一個呢？』

可是大哥斐利克斯和姐姐愛勒絲丁已經搶在他前面瓜分了那親熱的愛撫。當紅蘿蔔鬚趕到時，差不多一點都沒有剩下了。

『怎的，你這樣大了，還叫雷辟克先生做「爹爹」？』雷辟克家的說，『你應

當對他說「我的父親」，和他握一握手，這才像個男子啦。」

隨後他在他的額頭吻了一下，爲的是免得他嫉妒。

假期的到來，使得紅羅葡萄鬚那樣高興，他竟因此流起淚來。他是常常這樣的；他常常把他的感情表現錯了。

開學的那天，開學的日期是十月二日，即星期一早晨；從聖靈彌撒開始，雷辟克家的老遠地聽着公共馬車的鈴聲時，便彎下身把她的孩子們一把抱住。紅羅葡萄鬚却不在這一抱之內。他熱誠地希望輪到他身上來，手已經伸向馬車上面的皮帶，告別的話早已預備好，他淒切到連說話的聲音都變了。

「再會，我的母親！」他裝着懷然的神情說。

「嘿，你究竟把我看做什麼人啦，你這丑角？」雷辟克家的說，「你像別人一樣叫我一聲『媽媽』便會虧了本去嗎？有誰見過這樣的事情呢？乳臭未乾的孩子就會裝模作樣啦，這才真是希奇啊！」

但她仍在他的額頭上吻了一下，免得他嫉妒。



鋼
筆

雷辟克把大哥斐利克斯和紅蘿蔔鬚送去住讀的那個聖瑪克書院，裏面的學生是在公立中學上課的。他們每天要做四回相同的散步。在春秋佳日，這散步是非常愉快的事；就是下雨的日子，因為距離很近的緣故，那些少年們也祇會感着涼爽而不會被雨淋濕的。所以這種散步一年到頭都是很有益於身體的事情。

這天早上他們又從中學上課回來，綿羊似的慢慢走着，低頭向前的紅蘿蔔鬚忽然聽見有人說：

『紅蘿蔔鬚，你看你父親在那邊！』

雷辟克就歡喜這樣使得他的孩子們吃驚的。他來到之前，並不寫信通知他們，他讓他們突然見到他，立在對面街角行人道上，兩手放在背後，嘴裏啣着一支紙烟。

紅蘿蔔鬚和大哥斐利克斯從隊伍裏面跳出來向他們的父親跑去。

『真的！』紅蘿蔔鬚說，『我雖在想着什麼人，可並不是想着你。』

『你除非看見我時是不會想到我的。』雷辟克說。

紅蘿蔔鬚想回答幾句親熱的話，但他那樣忙着，什麼話也想不起來。他用脚尖頂立起來，想抱吻他的父親。第一次他的嘴唇觸着他的鬍鬚。可是雷辟克好像有意避開一樣，機械般地把頭抬起。隨後他彎下身來重又縮回去，想要把嘴唇吻在他頰上的紅蘿蔔鬚又沒有吻到。他祇碰着他的鼻子。他吻落了空。他不再強求，可是心裏覺得奇怪，不知道父親爲什麼會這樣對待他。

『難道爸爸不喜歡我了嗎？』他心裏想，『我看見他抱吻大哥斐利克斯的。他讓他抱吻，他並沒有避開。爲什麼他躲避我呢？難道他使得我嫉妒嗎？我常常是覺得祇要三個月不看見我的雙親，便非常想看見他們。我早就準備像一隻小狗一樣跳在他們的頸上。我們相互地儘量享受着對方的愛撫。可是一見到他們，便使我冷了半截。』

因爲只顧黯然地想着這些事情，紅蘿蔔鬚對於雷辟克的問話都沒有好好回答

了，這時雷辟克問他希臘文有沒有一點兒進步。

紅蘿蔔鬚——這要看是指那一方面。把希臘文譯成法文比較把法文譯成希臘文要有進步。因為把希臘文譯成法文時，我們可以猜着一些意思。

雷辟克——還有德文呢？

紅蘿蔔鬚——德文的發音難極了，爸爸。

雷辟克——畜生！怎的，萬一和德國宣戰時，你連他們的文字都不懂，就好和那些普魯士人交手嗎？

紅蘿蔔鬚——啊！等到宣戰，那我還儘有時間去學呢。你常是拿戰爭來嚇我。但我想它一定會等到我畢業後才爆發的。

雷辟克——你最近一次作文成績如何？我希望你總不是背榜罷。

紅蘿蔔鬚——但總得有一個人背榜呀。

雷辟克——畜生！我很想帶你們出去吃飯，如果今天還是星期日的話。可是

在上課期間，我是絕不願意打擾你們的功課的。

紅蘿蔔鬚——我個人是沒有什麼要緊的功課的；你呢，斐利克斯？

斐利克斯——恰好，今天早上教員忘記給我們練習題目。

雷辟克——但你可以去把書讀熟一點。

斐利克斯——啊！我早就讀熟了，爸爸。這就是昨天上的那課。

雷辟克——但無論怎樣，我還是願意你們回學校去。我想法子留到星期日，我們那時再一路出去吃飯好了。

離別的時候到了，不論大哥斐利克斯做着悻悻的樣子也好，紅蘿蔔鬚裝着沉默也好，終於免不了要分手的。

紅蘿蔔鬚抱着不安的心情等着這離別的一剎那。

『我看這次的成績能夠好一點不，』他心裏想，『看我的父親現在究竟是不是高興我抱吻他。』

他下了決心，兩眼直視着，嘴巴高高擡起，走近去。

可是雷辟克用一隻手擋住他，又使他隔得遠遠地，對他說道：

『你那耳朵上的鋼筆終要把我的眼睛弄瞎的。當你和我抱吻的時候，你就不能把你的鋼筆放在別的地方嗎？我請你留心看看我已把紙烟拿掉了呢。』

紅蘿蔔鬚——啊！好爸爸，我請你原諒。真的，總有一天會因為我的過錯發生什麼不幸的。別人早就警告過我了，可是我的鋼筆放在耳朵上這樣合適，我使一直把它放在耳朵上，我自己都將它忘了。我至少也應當把筆尖除去的！啊！好爸爸，我能夠明白我的鋼筆使你害怕，這事真使我高興呢。

雷辟克——畜生！你差一點兒把我的眼睛弄瞎了，你倒開心啦。

紅蘿蔔鬚——不，好爸爸，我是因為別的事情開心的：我是因為我自己的一個藏在腦中的蠢想開心的。



紅
頰

幹完了例有的查看之後，聖瑪克書院院長便離去了學生的寢室。每個學生都滾進被窩，好像藏在一個筒子裏似的，縮得小小的，免得溢出床外。監學先生威奧龍昂首四顧，看見大家都已睡下，便用脚尖頂起身子把煤氣燈慢慢捻小了。頓時睡在床上的學生便和鄰床的人輕輕地說起話來。床與床間，唧唧噥噥的聲音越來越多了，這些動作着的嘴唇使得整個寢室發生了一種混雜的聲音，有時候，這混雜的聲音裏面還滲入一兩聲短促的口哨。

這種聲音雖是不高，但因為繼續不斷的緣故，結局是很覺討厭的。這種看不見的，移動着的低語，真像鼠子似的，在一心擾亂着室中的靜默。

威奧龍吸着一雙舊拖鞋，在那一行一行的臥床中間走了一會，在這個的脚上搔一下，把那個的睡帽拿一下，隨後便停在瑪梭的床邊，他每晚總要和他說話說

到很晚的。平常當別的學生把被窩慢慢地拉上來掩住自己的嘴唇似的，漸漸停止說話，都已睡着了的時候，這位監學先生却還靠在馬梭的床上，兩肘緊緊地憑着鐵欄，連自己的兩隻手臂發了麻，像有許多螞蟻在皮膚上爬着，一直爬到手指間一樣，他都不覺得。

他津津有味地聽着他那些充滿着稚氣的故事，他對他說着種種體己話，使他樂而忘睡。隨後，他因看上了他那溫柔明媚的容顏，非常痛愛他起來。這孩子的臉皮嫩極了，好像是一種果肉似的，雖在極細微的空氣變動之下，也看得見那些錯雜地散佈在肉裏面的細脈，好像墊在透明的薄紙底下的一張地圖上的綫路一樣。並且瑪梭還有一種使人把他當作女孩兒一樣愛的動人的態度，那便是無緣無故地突然臉紅一事。同學裏面常常有人把指尖放在他的頰上，又突然收回來，使得他的臉上留下一個白印，一會兒這白印便被一層美麗的紅色蓋上了，這紅色很快地擴大起來，好像一點葡萄酒沖在清水裏面一樣，由那淡紅的鼻尖一直到那紫色

的兩耳變化出許多微微不同的顏色。每個人都可以到他臉上試試看。瑪梭是肯溫和地讓別人來試的。因此別人便給他取上守夜燈、燈籠、紅頰等渾名，他這種能夠隨意挑動人家的本領，頗引起一般人的羨妬。

睡在鄰床上的紅蘿蔔鬚便是嫉妬他的一個。紅蘿蔔鬚原是細長的淋巴性的小丑，臉上蒙着一層白灰似的，他雖盡力捏着他那乾枯的臉皮，也不會現出什麼好看的顏色的。況且他那臉上還間或有着幾顆褐色的斑點呢。他恨不得用指甲把瑪梭那紅艷艷的雙頰捏上一些斑紋，或是像橘子皮一般撕開來。

好久以來就不懷好意的紅蘿蔔鬚，這晚等威奧龍走近瑪梭的床鋪，他便留心偷聽着，他的疑心也許是有道理的，他要知道監學先生那種偷偷摸摸的態度究竟是怎樣來的。他使出了一個小間諜所有的能力，他很可笑的假作打鼾，像煞有介事的把身子翻過來，好像夢魘似的發出一個尖銳的叫聲，把全寢室的人都嚇醒了，使得所有的被窩都像波浪般的翻動。隨後，當威奧龍走開了，他便把半身伸

出床外，很氣急的對瑪梭說道：

『兔子！兔子！』

人家一句話也不回答。紅蘿蔔鬚起來抓着瑪梭的手臂用力搖着：

『你聽見嗎？兔子！』

兔子好像沒有聽見。紅蘿蔔鬚憤怒起來，再說道：

『這才乾淨啦！……你以為我沒有看見你們。你說說看，他沒有吻你嗎？你說說看，你不是兔子嗎？』

他立起身，伸長頸根，好像一隻受着威脅的雄鵝一樣，兩隻拳頭握得緊緊地放在床邊。

可是，這次有人回答他了：

『是的又怎樣呢？』

紅蘿蔔鬚把腰一縮便回到被窩裏去了。

監學先生又出場了，他是突然現出來的。

二

『不錯，』威奧龍說，『我曾吻過你，瑪梭；這事你可以承認的，因為你絕沒有做錯什麼。我曾在你的額上吻過，但小小年紀便墮落了的紅蘿蔔鬚是不能了解這事的，他不會曉得這是一個純潔無垢的接吻，一個父親給兒子的接吻，他不知道我喜歡你像喜歡自己的兒子一樣的，祇要你願意，也可以說像兄弟一樣的，他明天會到處亂說，這蠢才！』

當威奧龍說到這裏，聲音氣得發抖的時候，紅蘿蔔鬚却假裝睡着了。但他還把頭抬起來聽着。

瑪梭屏聲靜氣地聽那監學先生說話，他雖然覺得他的話非常自然，可是他渾身戰慄着，好像害怕着什麼神祕的啓示似的。威奧龍繼續說着，盡力把聲音放

低。這是一些模糊不清的字句，一些飄忽不定的音綴。睡在床上不敢轉身的紅蘿蔔鬚，雖把腰身輕輕移動，不知不覺地靠近來，這時也什麼都不聽見了。他的注意力興奮到了極點，他覺得自己的兩隻耳朵確實已經成了兩個窟窿，並且那窟窿口擴大起來成了漏斗似的；可是却沒有一點音響落進這漏斗裏面來。

他記起間常在門外竊聽什麼的時候，也曾得到過同樣努力的感覺，那時一面聽着，一面把眼睛靠在鑰匙孔上窺望，心裏恨不得將那鑰匙孔弄大起來，把自己所要偷看的東西像用一隻鐵鈎鈎着似的，拉近來看個明白，可是他這時確確實實地聽見威奧龍復說道：

「是啦，我的愛是純潔的，純潔的，而這便是那蠢才所不能了解的呀！」

末了，監學先生以一種陰影般的溫柔把身子彎下來，在瑪梭的額上吻着，他下巴底下的那撮鬚鬚像毛筆般的在瑪梭的額上撫弄着，隨後他再把身子豎直起來向外面走，紅蘿蔔鬚把兩眼緊緊跟着他，望見他在那一排一排的床舖中間擦過。

當威奧龍的手觸着別人的枕頭時，被擾醒的人便很重地歎口氣把身子翻過一邊。

紅蘿蔔鬚又窺伺了很久。他害怕威奧龍再突然跑回來。瑪梭却早已縮做一團，把被窩蒙頭蓋上，可是他並沒睡着，他在回憶着剛才那莫明其妙的事變。他並沒有看出這事情裏面有什麼可以使得他痛苦的壞處，在黑暗的被中，威奧龍的面影明明白白地浮在他的眼前，這面影正和常常在夢中使得他興奮的那些女人的面影一般溫柔。

紅蘿蔔鬚懶得再等了。他的眼臉像感着磁氣似的合攏來。他強迫自己把眼睛睜開瞧着那捻得很小的煤氣燈；但當那些發着響聲的從燈嘴裏擠出來的小氣泡出現三個之後，他便睡熟了。

三

第二天早上，大家圍着洗臉盆，把揩面巾的一角浸在一點點冷水裏面，輕輕

地擦着那感覺寒冷的顴骨時，紅蘿蔔鬚很兇的望着瑪梭，並且盡力使自己顯着野蠻的樣子，他又咬緊牙齒，尖聲地辱罵他：

『兔子！兔子！』

瑪梭的雙頰漲得通紅，但他還很和氣地回答他，並且差不多帶着乞憐的眼光：

『我既然對你說並沒有那回事，你還鬧什麼呢！』

監學先生來查看他們的手有沒有洗乾淨。學生分做兩排站着，機械般地把手伸出，先是手背，隨後很快地把手心翻過來，又馬上縮回去放在暖和的地方——插在自己的衣袋裏，或是塞在近處床上微溫的鴨毛被中。平常，威奧龍是並不細看的，但今天，事不湊巧，他發現紅蘿蔔鬚的兩手沒有洗乾淨。被吩咐再到自來水龍頭上去洗一洗的紅蘿蔔鬚，心裏不服起來。實在說，他的手上是有一點青色污點的，可是紅蘿蔔鬚固執地說這是凍瘡的先兆。別人一定對他有私怨。

威奧龍祇得把他送到院長先生那裏。

起得很早的院長先生，正在他那糊着暗淡的綠色壁紙的辦公室裏，趁着自己有閒功夫時預備一課教給那些年紀大的學生的歷史功課。他把肥碩的手指使力的在桌面上點着，分出種種主要的階段：這兒是羅馬帝國的衰落，中間是土耳其人侵入君士坦丁堡；稍遠一點便是那不知從什麼時候起的講不完的近代史。

他穿着一件寬大的睡衣，堅挺的胸部纏着幾道絲縲，就像一些繩索纏在石柱上面一樣，顯然地，這位先生吃得太多；他臉上的紋路粗而微微發光。他說話的聲音很大，和女太太們說話時一樣；他頸根上的縐摺在他那硬領上迂徐而有音律的波動着。還有他那圓大的兩眼和那兩撇濃密的鬚鬚也是很觸目的。

紅蘿蔔鬚站在他面前，把帽子取下放在兩腿之間，以便保有着動作的自由。院長以一種可怕的聲音問道：

『什麼事？』

「先生，監學先生說我的兩手沒有洗乾淨，把我送來這裏，但這事是冤枉的！」

紅蘿蔔鬚又充滿自信地把他的兩手伸出來，起初伸出手背，隨後再轉過手心來。他把兩手翻來覆去，證明監學先生冤枉了他。

「啊！冤枉了你！」院長先生說，「給你禁假四天，我的孩子！」

「先生，監學先生和我有着私怨！」紅蘿蔔鬚說。

「啊！他和你有着私怨！給你禁假八天，我的孩子！」

紅蘿蔔鬚是知道對方的性情的。像這樣的一種溫和的待遇一點也不使他驚異。他已決心去冒一切危險。他取了一種頑固的姿勢，兩腿併得緊緊的，就是要挨一下巴掌也不管了。

常常用手心去責打一個頑強的學生這事是院長先生的一種無可非議的癖好。被瞄準了的學生如果靈巧的話，便趁着巴掌還不會上臉時，把頭一低，讓院長先

生踉蹌兩步使得大家忍笑不住。那時院長先生便不會再來第二下了，因為他得顧全自己的尊嚴，不能像學生一樣使用狡猾。他得一下擊中那選上了的一邊臉頰，或則放手不管。

『先生，』紅蘿蔔鬚確是大膽而驕傲地說着，『監學先生和瑪梭兩人幹下了一些曖昧事情！』

院長先生的兩眼頓時幌亂起來，好像有兩只小蒼蠅忽然竄進去了似的。他把兩隻緊握着的拳頭擱在書桌邊上，把身子抬起一半，腦袋伸向前面，好像要和紅蘿蔔鬚撞個滿懷似的，他用着沉濁的喉音問道：

『什麼曖昧事情？』

這樣一問，紅蘿蔔鬚便像手足失措了。他本以為院長先生會以巧妙的手腕，把一冊很厚的著作，——打個譬如，像馬爾坦（註）的著作吧，——向他面上擲來

（註）Henri Martin，法國著名歷史家。

的，却不料院長先生竟向他查根問底起來。

院長等着他回答。他頸根上的繃摺都合攏來成了一隻整個的肉繻，成了一隻厚厚的，滾圓的皮圈，這皮圈上面歪斜地安着他的腦袋。

紅蘿蔔鬚躊躇着，在要肯定自己沒有說錯的時候，他却說不出所以然來。隨後，他的臉色突然曖昧起來，把背彎下，樣子顯然現得呆笨而又窘迫了。他從兩腿之間，把那弄得扁扁的帽子抽出，身子越發彎得厲害了，他萎縮了，他把帽子慢慢地拿起來，拿到齊下巴那樣高，隨後緩緩地，陰險地，帶着一種不屑的神情，把他那猿猴似的頭腦埋在那裝着棉絮的夾帽裏，一句話也沒有說。

四

當天，經過一番簡短的調查之後，威奧龍便被辭退了！他動身走時那情形是很動人的，差不多像開着送別會似的。

『我還會再來的，』威奧龍說，『這不過是暫時的離別罷了。』

但這是騙鬼的話。書院當局把他看做黴菌一樣，已將他的職務委了人了。這不過是兩位監學先生一來一去的事。他和別的監學先生一樣離去這裏，可是他比他們好，因為他走得更快。所有的學生差不多全歡喜他。他們從沒遇着第二個人具有他這樣寫練習簿封面——例如某某的希臘文練習簿之類——的手藝。他把第一個字母用一種寫招牌的字體寫着。學生都離去座位，圍住他的書桌。他那戴着一枚綠寶石戒指的漂亮的手掌，很雅緻地在紙上摸來摸去。他在練習簿封面的下方，替別人臨時造出了一個簽字的花樣。這正像一塊石頭落到水裏一樣，四圍全是波浪和逆濤，這些波浪和逆濤是由一些有規則的同時又異常天矯的墨線組成，而這些墨線便是那簽字的最後一筆扭出來的。這真是一個小小的傑作。這最後一筆的末端消失在那紊亂的一團裏面，是非很近地瞧着，並用很多時候尋覓是看不出來的。不用說，這一切都是**一筆畫成**。有一次他把墨線畫成亂七八糟的一團，

名之曰卷末插畫，使得那些小孩子們許久許久地驚歎着。

威奧龍的解職使得這班小孩子非常難過。

他們商量好祇要機會一到便該使得院長先生難堪，這即是說大家鼓起兩頰，把嘴唇學着一羣土蜂飛起的嗡嗡之聲，表示他們的不滿。這機會不久就會給他們抓着的。

在這機會還沒有到來之前，他們祇好相顧黯然。覺得學生對於自己有所留戀的威奧龍，特意趁着學生下了課在休息的時候離去書院。當他領着一個茶房揹着他的箱子出現在操場的時候，所有的孩子都向他身邊奔去。他和他們握握手，摸摸他們的臉，努力把他身上穿着的那件禮服的後幅從他們的手裏鄭重地抽出。他被他們緊緊的圍住，微笑着，顯出感動的樣子。一部分學生正掛在木桿上翻筋斗，只翻了一半便停住了，跳下地來，張開了嘴，滿頭是汗，襯衫的袖子高高捲起，手指因為怕給松香黏住伸得開開的。另一部分在操場上單調地走着的學生則

比較沉靜，他們祇揮着手，作着送別的樣子。那被箱子把背壓得彎彎的茶房，也停住腳放下箱子，把那在濕漉漉的砂地弄髒了的手指在白色的圍裙上揩着。瑪梭的兩頰紅豔豔的好像畫成的一樣。他那幼小的心靈上第一次感到一種真實的苦惱；可是他慌亂着，不能不承認自己對於監學先生的留戀有點像對於一個親愛的表妹一樣。他站得遠遠的，忐忑着，顯得不好意思的樣子。威奧龍却大大方方地向他走去，但恰在這當兒大家聽到一面玻璃被擊碎的聲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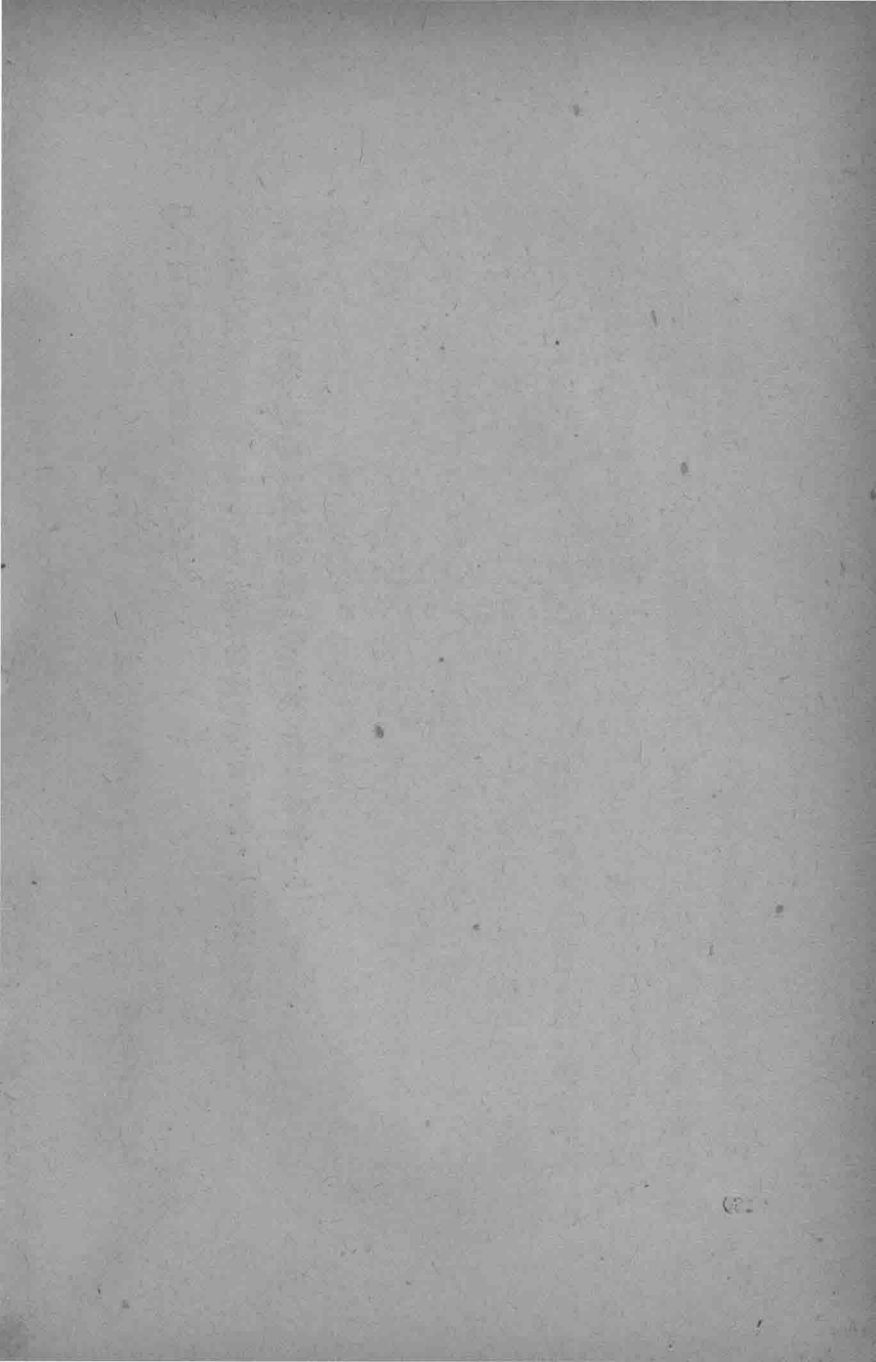
大家都回轉頭望着那嵌着鐵條的禁假室的小窗。紅蘿蔔鬚那醜陋而又野蠻的臉孔在那裏出現了。他做着怪臉，就像一隻關在籠裏的灰白色的小小的猛獸一樣。他的頭髮覆到眼睛上，雪白的牙齒露出口外。他把他的右手從那敲破的玻璃中伸出來，顯得很憤激的樣子，揮着他那被玻璃劃破的流着血的拳頭恐嚇威奧龍。

『小豬！』監學先生說，『你現在滿意啦！』

「當然啦！」紅蘿蔔鬚說，同時很快活地他又一拳打碎了另一塊玻璃，「誰叫你抱吻他而不抱吻我呢？」

他一面把那在割破了的手上流着的血塗污着臉孔，一面補說道：

「我也一樣，我也有着紅頰呢，當我要它紅的時候！」





虱

當大哥斐利克斯和紅蘿蔔鬚由聖瑪克書院回家時，雷辟克家的立刻便叫他們洗腳。他們三個月來就有這需要了，因為在書院裏從來沒有人給他們洗過的。這事書院的規則書上並沒有任何一條提起過的。

『你這雙腳不知道黑到怎樣了呢，我可憐的紅蘿蔔鬚！』雷辟克家的說。

她猜得一點不錯。紅蘿蔔鬚的那雙腳是總比大哥斐利克斯的那雙黑些。爲什麼緣故呢？兩個人在同樣的制度下，在同樣的空氣裏，形影不離的一塊兒生活着。當然，在三個月的盡頭，大哥斐利克斯的腳是不會白的，可是紅蘿蔔鬚呢，據他自己的告白，他簡直認不出他自己的腳了。

因爲不好意思，他以扒手一般的靈巧，把他那雙腳連忙塞在水裏面。他脫襪子的時候既沒有讓人家看見，襪子脫完便和早已踏着桶底的大哥斐利克斯的那雙腳混在一塊。一會兒，這兩雙使人作嘔的腳上便浮起了厚厚的一層污垢。

雷辟克依着他的習慣，由這個窗戶邊走到那個窗戶邊。他反覆地看着兩個孩

子的學期成績表，尤其注意的是公立中學校長親筆寫的通知單：關於大哥斐利克的那張是：

『性情浮躁。但人還聰明，前途有望。』

關於紅蘿蔔鬚的那張是：

『一旦用功則成績優異，但不常用功耳。』

紅蘿蔔鬚有時會成績優異這一念頭頗使得一家人感覺興味。他這時兩手交叉攔在膝上，把腳浸在水裏，非常快樂。他感覺大家在審視他。其實人家却覺得他披着那頭留得太長的深紅色的頭髮，顯得怪醜的樣子。不願意把真情流露出來的雷辟克，祇在和他開着玩笑的行爲裏面表示他的喜悅。他走過去的時候，把指頭在他的耳朵上彈一下；走回來的時候，又用肘把他推一下。紅蘿蔔鬚便很開心地笑着。

末後，雷辟克把手放在他那紛亂的頭髮裏面，彈着指甲，好像要給他捏死一

些亂子似的。這是他寵愛人家的玩笑。

可是，第一下他便捏死了一隻。

『啊！我捏得很中啦！』他說，『我沒有落空啦。』

當他稍許感着嫌惡，把手指揩在紅蘿蔔鬚的頭髮上時，雷辟克家的便把兩臂高高舉起：

『我早就疑到了，』她顯得非常難受的樣子說，『天啊！我們這才乾淨啦！
愛勒絲丁，快點去拿一個面盆來，你現在有事幹了啦。』

姐姐愛勒絲丁拿來了一個面盆，一把筊子，一隻小碟子盛着一點兒醋，於是開始捕捉。

『先給我筊罷！』大哥斐利克斯叫說，『我相信我一定傳給我了。』
他把手指猛烈地搔着腦袋，要別人給他一桶水把頭完全浸在裏面。

『不要鬧，斐利克斯，』姐姐愛勒絲丁說，她是喜歡替別人効力的，『我不會

把你弄痛的。』

她把一塊布圍着他的頸根，使出媽媽對於兒子的那種細心和忍耐。她用一只手分開頭髮，另一只手輕輕地拿着篋子，她既不現着討厭的樣子，也不現着害怕惹到自己身上來的樣子，她給他尋覓虱子。

每當他說着：又一個！大哥斐利克斯便把兩腳蹴着桶底，握着拳頭威嚇紅蘿。雷辟克，他呢，却一聲不響地在等着輪到他頭上來。

『你已經完了，斐利克斯，』姐姐愛勒絲丁說，『你祇有七八個：你可以去數啦。現在再來看紅蘿有多少罷。』

在第一篋，紅蘿所得的就不止此數。姐姐愛勒絲丁以為篋中了虱窩，其實她不過偶然撈着一羣罷了。

大家站在紅蘿身旁。姐姐愛勒絲丁專心篋着。雷辟克把兩手放在背後，像一個好奇的陌生人似的看着愛勒絲丁工作。雷辟克家的則不時的發着怨歎。

『啊！啊！』她說，『這得有一隻剷子和一隻耙子才行。』

大哥斐利克斯蹲在地上搖着面盆接收籠下來的虱。這些虱是連着頭皮一同落下的。我們看得出牠們那像睫毛一般細小的腳在動着。牠們在面盆裏面被人搖來搖去，一會兒便給醋弄死了。

雷辟克家的——真的，紅蘿蔔鬚你真使得我們莫明其妙了。已經到了你這樣的年齡，並且已經長到像你這樣大的孩子，你應當臉紅的。你的腳髒得要命我都不去說它，你也許回家來才見到。可是虱在咬你，你却既不要求你的先生們給你弄乾淨，也不要求家裏的人來把牠們篋掉。請你告訴我們，你這樣讓牠們把自己活活的吃着，究竟有什麼樂趣。你那頭亂髮究竟也還有些血液呀。

紅蘿蔔鬚——這是因為篋子把我刮得難受的緣故。

雷辟克家的——啊！這是因為篋子把你刮得難受的緣故。好啦，你原來是這樣酬謝你姐姐的呀。你聽到他的話嗎，愛勒絲丁？這位文弱的先生不滿意他的理

髮娘呢。我的女兒，我勸你馬上把這位志願殉教者讓給他的寄生蟲去吃罷。

愛勒絲丁——我今天就是這樣算了，媽媽。我祇給他把最多的地方刮掉了，我明天還得給他篋第二次。但我認識一個女孩子頭上有虱却還會洒香水的。

雷辟克家的——別人不去管他，至於你呢，紅蘿蔔鬚，你給我把這個面盆拿去放在花園裏的矮牆上。這應當叫全村的人來參觀一下，好使你慚愧。

紅蘿蔔鬚拿着面盆出去了；他把面盆放在太陽底下，自己在旁邊守着。

最先走近來看的是拿內特老嫗。她每次遇見紅蘿蔔鬚便停住腳，用她那雙近視而又狡猾的小眼睛觀看他，一面移動着頭上的黑色軟帽，好像猜着了什麼事情似的。

『這是什麼東西呀？』她說。

紅蘿蔔鬚什麼話也不回答。她彎下身來看着面盆。

『這是一些剝了壳的小扁豆嗎？真的，我簡直看不清楚了。我的兒子皮耶實

在早該給我配一副眼鏡的。」

她用指尖點了一點，好像預備送到口裏嘗嘗的樣子。照那情形看來，她確是不曉得裏面盛的是什麼。

『並且你站在這裏幹什麼？你顯得生氣的樣子，兩眼發呆，我可以斷言一定又有人罵了你，罰你站在這裏。聽我說啦，我雖不是你的祖母，但我却想着一些事情，可憐的孩子，我同情你。因為我知道他們一定使你過着很苦的日子啦。』

紅蘿蔔鬚把眼睛向四圍打量了一下，看他母親有沒有在身邊，然後對拿內特老嫗說：

『那麼該怎樣呢？難道這事和你有什麼相干嗎？你祇願管你自己的事情好了，讓我安靜一點罷。』

雷辟克——紅蘿蔔鬚，你去年沒有像我所期望的那樣用功。從學校的成績表看來，你實在還可以幹得好一點。你却空想着，念着學校裏不許念的書。你的記憶力本來很好的，你背書的分數還不差，但你却不肯用心做練習。紅蘿蔔鬚，你以後該變得正經些才行啦。

紅蘿蔔鬚——請你放心罷，爸爸。不錯，我去年確實鬆懈了一點。這次我覺得自己已經有着拚命用功的志願。我並不誇口說我的總分數在全班裏面可以考第一名。

雷辟克——但總得試試看呀。

紅蘿蔔鬚——不行，爸爸，那你要要求得太過分了。地理、德文、物理、化學等項我都弄不好的，這幾門功課，成績最好的祇有兩三人，並且他們是專念這幾門功課的。要趕過他們是不可能的事；可是我想，——聽我說啦，爸爸，——我想對於國文一項不久可以考得第一名，並且以後不再讓人家搶去。我雖拼命用

功，萬一仍考不到第一名時，至少我可以問心無愧，我可以像布魯脫斯（Brutus）一樣驕傲地叫說：啊，『美德』（Vertu）！你不過是一個名詞罷了。

雷辟克——啊！我的孩子，我相信你會要使用這幾個字的。

斐利克斯——他說什麼，爸爸？

愛勒絲丁——我也沒有聽清楚。

雷辟克家的——我也一樣。再說一遍看看，紅蘿蔔鬚。

紅蘿蔔鬚——啊！我沒有說什麼，媽媽。

雷辟克家的——怎麼？你那樣高談闊論，滿臉通紅，揮着拳頭，差不多叫得全村人都聽到了，你還說沒有說什麼！把那句話再說一遍看看，好使大家領教領教。

紅蘿蔔鬚——這用不着再說的，算了罷，媽媽。

雷辟克家的——說，說，你剛才講着什麼人；你究竟講着誰？

紅蘿蔔鬚——這人是你不懂得的，媽媽。

雷辟克家的——正因為不懂得才要你說啦。我請你先把頭腦弄清楚一點，然後服從我的話。

紅蘿蔔鬚——好，我說罷！媽媽，剛才我和爸爸閒談着，爸爸給了我一些好意的勸告，我爲着對於爸爸表示感謝起見，不知那來的念頭，竟在爸爸面前許了口，並引着那叫做布魯脫斯的羅馬人的話……

雷辟克家的——呸，你瞎扯。我請你用着同樣的聲調，一字不改地把你剛才說的那句話再說一遍。我覺得我所要求的並不是什麼了不得的事情，你實在很可以順着你母親的意思做的。

斐利克斯——我來替他再說一遍好嗎，媽媽？

雷辟克家的——不，等他先說了，你再說，然後我們來比較。說罷，紅蘿蔔鬚，快點。

紅蘿蔔鬚以一種要哭的聲音，吃吃地說着。

『美……德，你……不過是……一個……名詞……』

雷辟克家的——真沒有辦法。這東西是無論怎樣說都不行的。他是甯願讓人家痛打也不肯使得他母親高興的。

斐利克斯——聽啦，媽媽，他是這樣說的呢：（他把兩眼轉來轉去，投出一種挑撥的眼光。）『萬一我的作文考不到第一名時；』（他鼓起兩頰，把脚在地上踏着。）『我可以像布魯脫斯一樣叫說：』（他把兩臂舉起。）『啊，美德，』（他把兩臂放下。）『你不過是一個名詞罷了！』他是這樣說啦。

雷辟克家的——好呀，學得像極了！我恭賀你，紅蘿蔔鬚，可是你固執着不肯重說，實在使我引為憾事，因為做造究竟比不上原作啊。

斐利克斯——但，紅蘿蔔鬚，這話究竟是不是布魯脫斯說的呢？這不是加通

（Caton）說的嗎？

紅蘿蔔鬚——我相信確是布魯脫斯說的。書上還說：『隨後他便投身在他朋友手中的寶劍上自刎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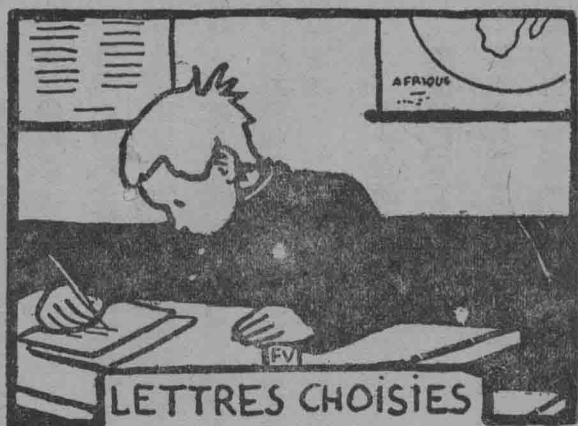
愛勒絲丁——紅蘿蔔鬚說的不錯。我還記得布魯脫斯曾裝作瘋癲，把黃金塞在手杖裏面呢。

紅蘿蔔鬚——不對，姐姐，你扯錯了。你把我所說的布魯脫斯混到另一個人身上去了。

愛勒絲丁——但我相信不會錯的。我可以向你保證，蘇菲女士講授給我們的歷史決不會比你那公立中學教員講的壞。

雷辟克家的——這不相干。你們不要爭論。最要緊的是我們家要有一個布魯脫斯，而我們現在已經有了。虧得紅蘿蔔鬚的力量，我們可以使得人家羨慕起來！我們有着這樣的榮耀還不知道呢。現在你們可以瞻仰瞻仰這新布魯脫斯啦。他像一位主教一樣說着拉丁文，可是他拒絕給那些聾子作第二次的彌撒。你們把

他翻過來，從正面一看，他今天才穿上身的新衣已經有着污迹，再從背面一看，他的褲子已經撕破了。天啊，他究竟又竄到什麼地方去過？不，你們且看成了布魯脫斯的紅蘿蔔鬚的容貌罷！弱小的野獸啊，滾罷！



紅蘿蔔鬚和他的
父親往來書信選

紅蘿蔔鬚給雷辟克的信（寄自聖瑪克書院）：

親愛的爸爸，

假期中的釣魚遊戲把我的身體弄病了。我覺得我的腿脇上長出了一些大釘子。我現已病在床上。我仰天睡着，看護婦給我貼着膏藥。當那釘子還沒有穿的時候，我感着痛楚。穿了以後我便不覺得了。可是這種釘子像小雞一樣繁殖起來。醫好一個又長出三個新的。但我希望這毛病不久就會好的。

兒上

雷辟克的回信：

親愛的紅蘿蔔鬚，

你現在既然在準備舉行第一次天主教入門禮，並信從教理，那你便應該曉得人類爲釘子所苦的事，並不自你始。耶穌基督的手上和脚上都有着釘子。他的釘子雖是真的，但他沒有半句怨言。

放勇敢些罷！

父諭

紅蘿蔔鬚給雷辟克的信：

親愛的爸爸，

我給你一個喜訊：我生了一個牙齒。雖然還沒有到年齡，但我想這是一個早熟的牙齒。我相信還有第二個接着生出來的。我會照常用功，守規則，以慰屢注。

雷辟克的回信：

親愛的紅蘿蔔鬚，

正當你的牙齒生出來的時候，我的一顆牙齒便開始動搖起來。直到昨天它才毅然落下。由此說來，你雖多了一顆牙齒，你父親却少了一顆。所以我們家裏所有的牙齒還是照舊毫無增減的。

紅蘿蔔鬚給雷辟克的信：

親愛的爸爸，

我告訴你一事，看你能夠想像得到不？昨天是我們的拉丁文教員哲克先生的壽辰，同班學生早就全體一致推舉我致祝辭。我受寵若驚，花了許多功夫預備那篇祝辭，我還很適當的在那裏面引用了幾句拉丁文。不客氣的說，這篇祝辭我自己是很滿意的。我用一張羊皮紙把它騰寫清楚了，到了昨天我被同學們低聲說着：『去呀，快去呀！』的鼓勵，便趁着哲克先生沒有注意我們的時候，跑到他的講座前面。可是當我剛剛把祝辭展開，高聲念着：

『可敬的先生，』

哲克先生便憤然立起叫說：

『給我快滾回你的位子上去！』

你可以想到我是怎樣地連忙逃回我的位子上坐下了。當我的同學們都把臉藏

在書後面時，哲克先生却生氣地命令着我：

『給我把這段拉丁文翻譯出來。』

親愛的爸爸，你對於這事的感想如何？

雷辟克回紅蘿蔔鬚的信：

親愛的紅蘿蔔鬚，

等到你做了議員時，你便可以看見很多同樣的事情了。各人有各人的職守，人家既把你的教員安置在講座上，那便顯然是要他來演說而不是要他來聽你演說的。

紅蘿蔔鬚給雷辟克的信：

親愛的爸爸，

我已把你的野兔子轉交我們的史地教員勒格里先生了。我覺得這禮物確乎很

使他高興的，他再三要我替他道謝你。我進去的時候撐着一柄濕漉漉的雨傘，他親自從我的手裏接去放在門口。隨後我們隨便談着。他對我說，如果我用功的話，今年年底歷史和地理兩門功課可以考取第一。可是你可想得到當我們談着話時，我却始終站着，勒格里先生竟連一個坐位都沒有指給我嗎？——但除此以外，他是非常和藹的。

這是疏忽呢，還是傲慢呢？

我想不出一個結論來，親愛的爸爸，我極希望聽到你的意見。

雷辟克的回信：

親愛的紅蘿蔔鬚，

你竟始終不滿呀。哲克先生叫你坐下，你既不滿，勒格里先生讓你站着，你也不滿。也許你的年齡還不夠要求別人給你敬禮呢。勒格里先生雖沒有給你一個坐位，你可原諒他；因為這一定是因為你的身子太小了，他誤以為你在坐着呢。

紅蘿蔔鬚給雷辟克的信：

親愛的爸爸，

聽說你要到巴黎去。我願分享着你遊歷首都所有的樂趣。——這是我很想瞻仰瞻仰並且最高興和你一路去的地方。我知道學校的功課不許我同去，但我趁這機會請求你一件事情：就是不知道你能不能夠給我買一兩本書。我現在所有的書都已讀得爛熟了。請你隨便選一兩本書都好。實際上，無論什麼書都是相等的。可是我最希望的是福爾特爾 (Voltaire) 所著的『安利阿德』 (Henriade) 和盧梭 著的『新愛洛依茲』 (Nouvelle Heloise)。如果你把這兩本書帶給我的話 (巴黎的書是便宜極了的)，我可以對你發誓，監學先生 決不會把它們沒收的。

雷辟克的回信：

親愛的紅蘿蔔鬚，

你對我提起的那些著作家都是同你和我一樣的人。他們所做下的東西，你也可以做的。你可以自己寫幾本書，然後再自己去讀罷。

雷辟克給紅蘿蔔鬚的信：

親愛的紅蘿蔔鬚，

我今天早上所收的你那封信，使我非常驚異。我看了幾遍，還是不懂。這已不是你平常所有的文筆，並且你在那封信裏說着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據我看來，既不是你能了解的，也不是我所能了解的。

通常，你總是把你那些瑣碎的事情告訴我們，你告訴我們你在學校裏的成績，你在每個教員身上所發現的優點或壞處，你新認識的同學的姓名，你所有的衣裳的狀況，你眠食的好壞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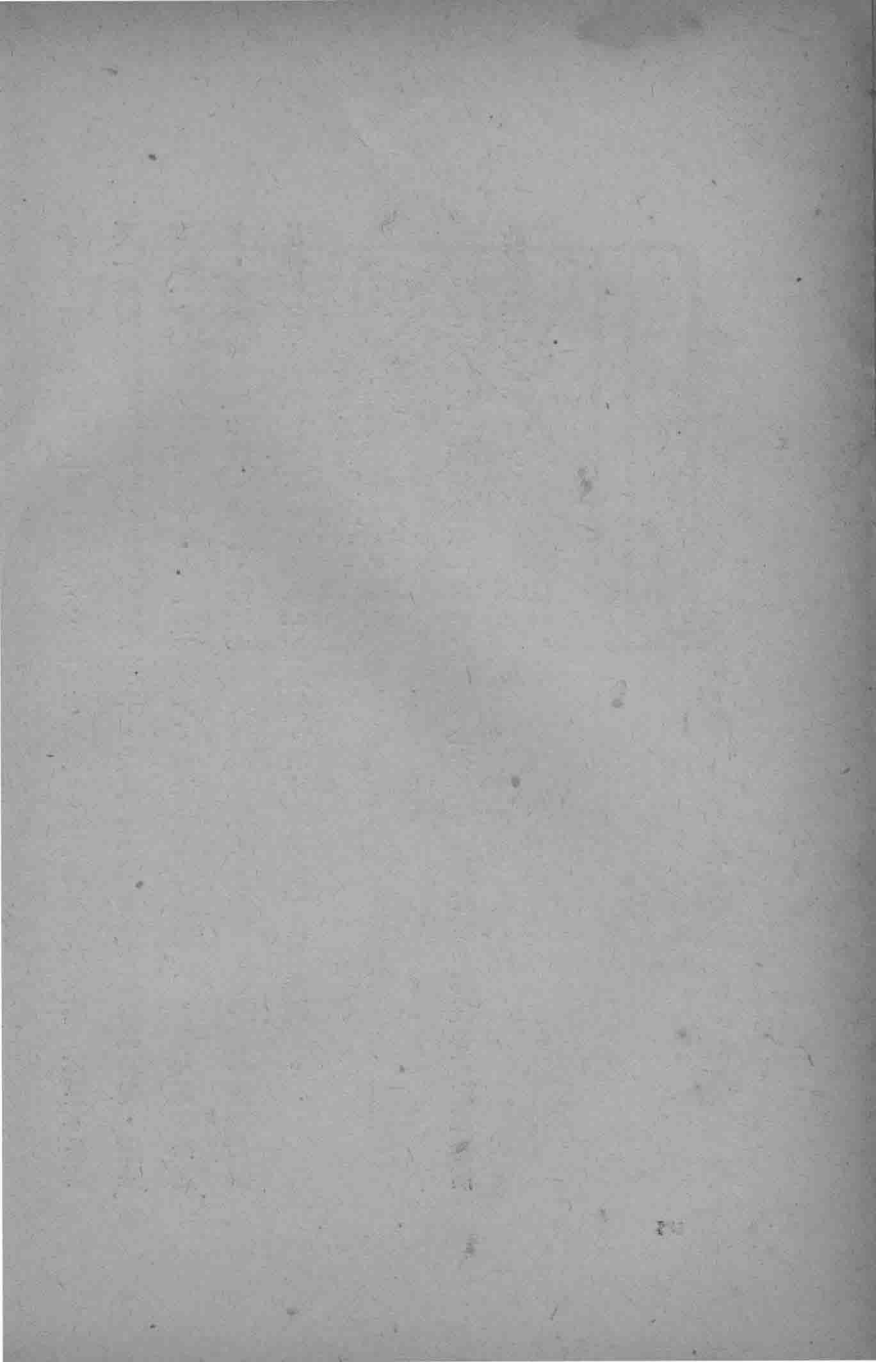
這才是我所關心的事呀。但今天，我却莫明其妙了。請問你，我們現在正在

冬天，你爲什麼說上這一番春天出遊的事情呢？這究竟是指的什麼？你是不是需要一條圍頸呢？你的信上既沒有寫上日子，並且也不知道你是寫給我的呢，還是寫給一條狗的。連你的字都像改變了樣子，還有那分行的形式，和大寫字母之多，都使我莫明其妙。總之，你像在嘲弄什麼人似的。我猜你嘲弄的不是別人而是你自己，我現在並不想判給你一個過錯，我不過給你一個警告罷了。

紅蘿蔔鬚的回信：

親愛的爸爸，

我現在很忙，祇能給你一句話解釋我上次給你的那封信。你沒有看出那封信是用「韻語」寫的吗？





小
屋

這個曾經輪流着養過雞、兔子、豬的小屋子，現在已經空着，成爲紅蘿蔔鬚假期中獨有的產業了。這小屋子已經沒有了門，他可以很方便地竄進去。門口長着一些脆弱的蕁麻，紅蘿蔔鬚伏在地上瞧着，就像一座森林一樣。地上蓋着一層灰塵，四壁的磚石因爲潮濕，現得發亮的樣子。紅蘿蔔鬚把頭髮揩擦着屋頂。他在那裏就像在他自己的房子裏一樣，怡然自得。他對於許多玩具都不屑一顧，却盡力幻想着。

他的主要的遊戲便是用臀部在小屋子裏的每一個角落掘下一個窩巢。他用着他的手掌像鏟一樣把灰塵集成一個圓圈，又把它弄平。

背靠着光滑的牆壁，兩腿折疊着，雙手又放在膝上，棲身在那裏，他覺得很舒服。真的，他不能把自己所佔的地方縮得再小了。他忘記了一切，他再不害怕什麼了。祇有一個晴天的霹靂才能把他驚擾起來。

廚房裏的洗碗水，由石槽的洞口放出，在離他不遠的地方流過，有時候滔滔

地奔去，有時候一點一滴地滲着，給他送來了陣陣的熱氣。

突然，他接到一聲警報。

喊聲漸漸近了，連腳聲也聽到了。

『紅蘿蔔鬚？紅蘿蔔鬚？』

一個頭低下來了，於是紅蘿蔔鬚縮做一團，緊靠着牆壁，屏息，張大了口，連目光都呆了，他覺得有兩顆眼睛在陰影中搜索着。

『紅蘿蔔鬚，你在這裏嗎？』

兩邊的太陽穴脹得高高的，他拚命忍住。他快要放出慘痛的呼聲了。

『他沒有在這裏，這小畜生。這東西究竟到那裏去了？』

尋的人走遠了，於是紅蘿蔔鬚的身子稍爲鬆了一鬆，又怡然自得了。

他的思想又在沉默中遨遊了許久。

但他的兩耳突然充滿了一種喧噪。一隻小蒼蠅被屋頂上的一個蜘蛛網網住

了，鼓着翼在掙扎。蜘蛛沿着一根絲溜下來。它的肚子現着麵包屑似的黃白色。它在半空中停了一會，躊躇着，一任自己啣着的那條蜘蛛絲在空中旋轉。

紅蘿蔔鬚把臀部頂起，焦急地窺視着，當那可怕的蜘蛛躍向敵人，用小脚把蛛網封鎖了，把那捕獲着的食物抓住了的時候，紅蘿蔔鬚興奮地站了起來，就像要分取一杯羹似的。

可是並沒有進一步的行動。

蜘蛛又跑上去了。紅蘿蔔鬚又坐了下來，他又凝神靜氣，從事默想。

一會兒，他的空想正像一線被砂子濾過來的水一樣，因為沒有地方排洩，便停下來，形成一團滯水。凝住不動了。



貓

紅蘿蔔鬚聽見人家說：做釣蝦子的餌食，再沒有什麼比得上貓肉那樣好的。不論是鷄雜或豬牛的零件都沒有那樣好。

他恰好認識一匹貓，因為老且病，到處脫着毛，受人憎惡。紅蘿蔔鬚便把牠邀到家裏，邀到那小屋子裏去吃一杯牛乳。在那裏是不會有第三者來參與的。或者會有一隻老鼠跑出牆來也說不定，可是紅蘿蔔鬚祇答應給牠一杯牛乳。他把那杯牛乳放在一個角上。他把貓送到角上說道：

『儘量吃罷。』

他撫摸着牠的脊骨，給牠種種溫柔的名稱，注視着牠那樣敏捷地用舌子舐吃着牛乳，隨後他竟感動起來了：

『可憐的老畜生啊，把剩下的通通吃光罷。』

貓把牛乳全吃完了，用舌子掃着杯底，揩着杯邊，隨後便祇剩下牠那具有甜味的嘴唇了。

「你吃完了嗎，通通完了嗎？」紅蘿蔔鬚問。照舊撫摸着牠，「當然啦，你一定很高興再喝一杯的；可是我不能夠偷到第二杯。並且，不論遲或早……」

說到這裏，他便把獵槍的槍口擱在貓的額角上，開了一槍。

獵槍的爆聲把紅蘿蔔鬚震昏了。他以為那小屋子都炸掉了，等到硝烟散去之後，他看見貓倒在他脚下，用一隻眼睛瞧着他。

半邊貓頭已經轟掉了，血往牛乳杯裏流。

「牠並不像死了的樣子，」紅蘿蔔鬚說，「畜生，但我瞄準並沒有瞄差呢。」他不敢動，貓的一隻眼睛放出黃色的光輝，使他志忑着。

貓呢，看牠身子在顫動，便知道牠還活着，但牠並沒有想要掙扎着移動的意思。牠像有意把血滴在牛乳杯裏，並且很小心地不使一滴流在杯外似的。

紅蘿蔔鬚屠殺生物並不是第一次。他曾經爲着給自己或別人取樂的緣故，弄死過一些野鳥、家畜、和一匹狗。他知道這事是要怎樣幹，如果那畜生的命結實的話，那便得趕快，興奮起來，暴怒起來，必要的時候，還得和牠肉搏。不然的話，我們便會受着那種無用的惻隱之心的侵襲。我們會變爲怯懦。我們會徒然失掉時間；弄得永遠沒有結果。

起初，他還祇給牠一些不大厲害的虐行。隨從他便抓着貓尾，用獵槍頭在牠的頸根上打着，他打得那樣猛烈，每一下都像最後一下似的，都像開恩讓牠早點死去的那最後一下似的。

垂死的貓用着瘋了似的脚在空中抓着，時而縮做一團，時而無聲無息地伸弛開來。

『究竟誰曾告訴過我說貓死的時候會哭呢？』紅蘿蔔鬚說。

他焦燥起來。這弄得太久了。他把獵槍丟開，用自己的兩手把貓捏住，狂熱

着恨不得把指甲捏進貓的肉裏，他咬緊牙關，血脈怒張，盡力絞殺着。

但他自己也弄得喘不過氣來了，他搖幌着，精疲力盡，倒在地上坐着，他的臉碰着貓的臉，他的兩眼和貓的一隻眼睛呆呆地對看着。

二

紅蘿蔔鬚現在睡在他的鐵床上。

他的家人們和聽着訊趕忙跑來的同他家裏有來往的人們都彎着身子竄進小屋裏，參觀完成這齣悲劇的地方。

『啊！』他的母親說，『我用了百倍的氣力才把那弄碎了的貓從他的胸口上奪下。我可以向你們保證他從來沒有把我這樣緊緊地抱過的。』

當她對大家敘述着那種野蠻的印象時——這種印象，以後一家人晚上坐着閒談時，會像架空的故事似的，——紅蘿蔔鬚却熟睡着在作夢：

他夢見自己沿着一道流水散步，一輪不可避免的明月的光輝在水中閃動着，交叉起來，正像一個在編織東西的婦人手中的長針一樣。

在那捕蝦的小網上面，一塊塊的貓肉隔着那透明的水燦爛可見。

一層層的白霧掠着牧場溜過來，那裏面也許藏有輕颺的幽靈呢。

紅蘿蔔鬚把兩手放在背後，給他們證明沒有什麼可怕的。

一條牛走近來，停住脚步吐着氣，隨又很快地逃走了，得得的蹄聲震天響着，一會兒便消失了。

如果那好說話的流水不那樣嘮叨，不那樣唧唧噥噥，不像一羣老太婆聚在一塊似的鬧得他難受，那便多麼甯靜啊。

紅蘿蔔鬚像要把流水打一下，使它住嘴似的，把捕蝦網的桿子輕輕舉起，於是從蘆葦中間湧上了許多大蝦。

蝦不斷地增加着，端端正正的，滿身閃亮的從水中躍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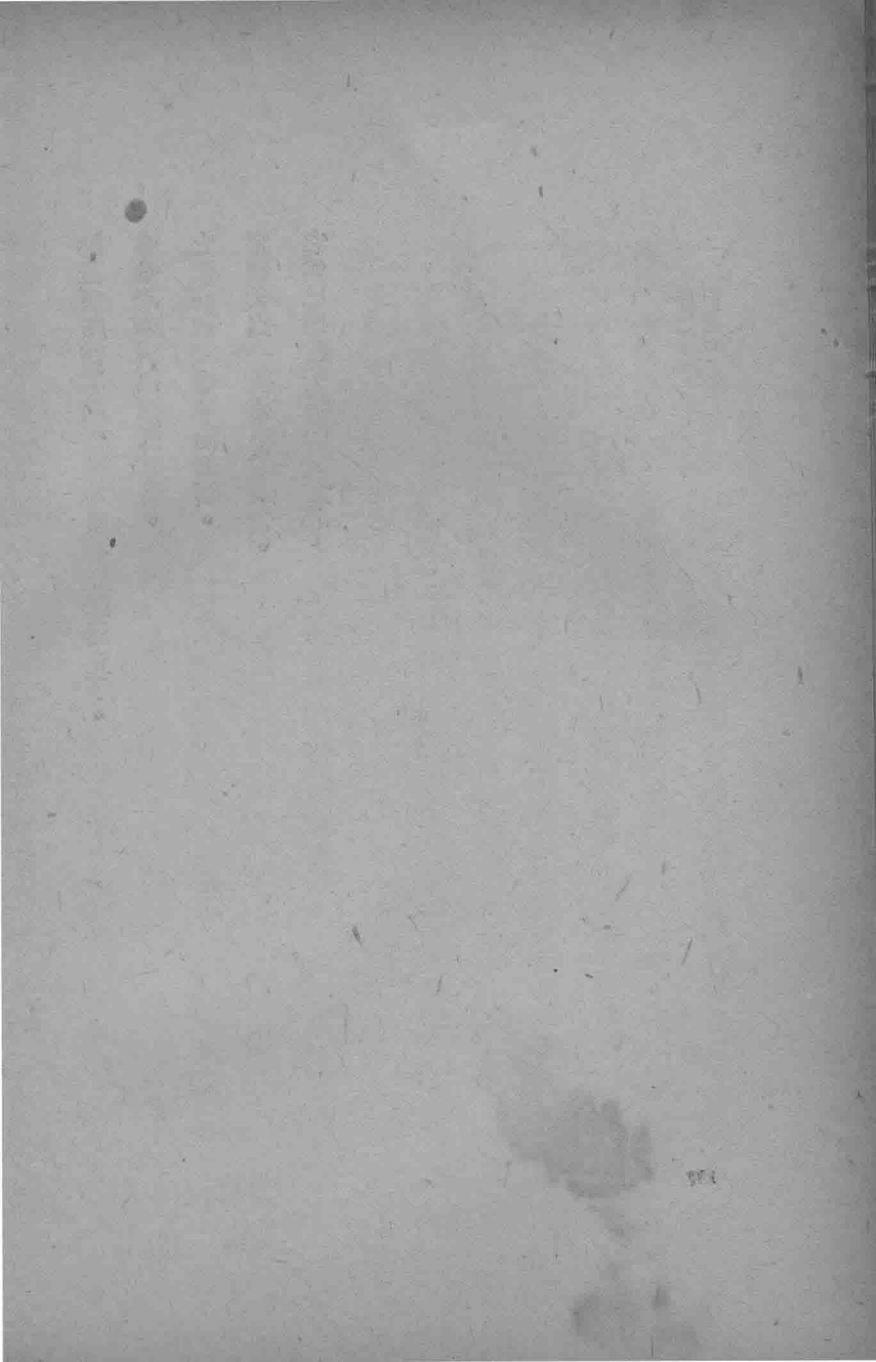
給苦痛壓住了的紅蘿蔔鬚不知道逃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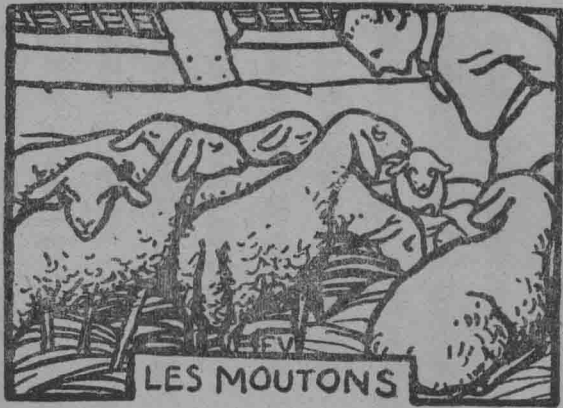
於是許多蝦把他包圍着。

它們向他的喉頭湧上來。

它們發出一些細小的爆音。

它們已把鉗子張得大大的。





羊

紅蘿蔔鬚起初祇看見一些模模糊糊在跳動着的圓球。這些圓球發出震耳的，混雜的叫聲，正像一些小孩子在學校的兩操場玩着似的。一個圓球竄在他的跨下，使他感着一點不快。另一個圓球則在屋頂小窗投出的燈光底下猛躍着。這是一隻小羊。紅蘿蔔鬚因為自己被嚇了一跳而微笑着。他的兩眼在黑暗中漸漸習慣了，裏面的情形已可看得清楚了。

出產小羊的時期已經到了。每天早上，小作農巴酌耳可以添上兩三隻小羊。他發現牠們在那些母羊裏面徬徨着，呆頭呆腦的，身子豎在幾條硬直的路上——正像四條彫得很粗的木頭一樣——戰慄着。

紅蘿蔔鬚還不敢撫摸牠們。牠們却比較大膽，在他的鞋子上吮着，或口裏含着，一根乾草，把前面的兩只脚踏在他身上。

那些老的，生下來已經一個星期的，便猛力地伸展臀部，在空中扭來扭去。那些生下來祇有一天的，身子很瘦，常是跪倒下來，又很有精神地站起。一隻剛

剛養下的小羊在地上爬着，身上粘粘的還不會舐過。牠的母親被充滿着水的，搖動着的肚子阻礙着，用頭把牠推開。

「這是一個不好的母親！」紅蘿蔔鬚說。

「在獸類也和在人類一樣呢。」巴酌耳說。

「她一定想要把牠交給奶媽哺養啦。」

「差不多是這樣的，」巴酌耳說，「有些小羊是要用哺乳瓶——像我們在藥店買來的那種哺乳瓶——餵養的。但這事不會持久，因為母親會感動起來的。並且，我們還可以使得母親屈服呢。」

他抓住她的肩膀，把她拿開來放在一個籠子裏。他在她的頸上繫上一個草做的領帶，如果她逃掉了，可以辨認出來。小羊跟隨着母親。母羊大聲地吃着草料，小羊微顫着，用脆弱的腳頂立起來，找奶吃，很可憐似的，臉上蒙着一層戰動的凝汁。

「你以為她真有變為比較慈悲的一天嗎？」紅蘿蔔鬚說。

「是啦，當她的下身好了的時候，」巴酌耳說，「她生產的時候很痛苦過來。」

「但我還是覺得我的想頭不錯的，」紅蘿蔔鬚說，「爲什麼不把那小羊暫時交給另外一隻母羊哺養呢？」

「她會拒絕不受的。」巴酌耳說。

真的，從羊棚四角發出來的，報告吃奶時間到了的母羊的叫聲攪成一片，這叫聲在紅蘿蔔鬚的耳裏是很單調的，但由那些小羊聽來却有着微細的差異，因爲每隻小羊都毫不紊亂地一直向自己母親的乳旁跳去。

「這兒絕沒有偷小孩的母羊。」

「怪極了，這種羊類的家族本能。」紅蘿蔔鬚說，「牠們怎麼能夠分辨出來呢？也許是因爲嗅覺敏銳的緣故罷。」

他差不多想把一隻羊的鼻子塞住試驗試驗看。

他把人和羊仔細比較起來，他想要曉得那些小羊的名字。

當小羊們饕餮地吃着奶時，腰上常被小羊的鼻子突然碰着的母羊，却平靜地，若無其事地在吃着草料。紅蘿蔔鬚瞧見食槽的水裏攔着一些鐵鏈的碎片，釘在車輪上的鐵圈，和一把用過的鎚子。

『你的水槽真乾淨呀！』他很俏皮的說，『你一定是用着這些鐵屑使你的牲口有更多的血液罷！』

『一點不錯，』巴酌耳說，『你也會相信那些話啦，你！』

他要紅蘿蔔鬚把水嘗嘗看。爲着使水更加有益於身體的緣故，他把不論什麼東西都丟在裏面。

『你要我給你一個小玩意嗎？』他說。

『那當然要領情啦，』紅蘿蔔鬚並不知道他要給他什麼，却先道謝了。

巴酌耳在一頭母羊的蓬鬆的毛裏搜索着，用指甲捏住了一個圓圓的，肥碩的，吃得很飽的，黃色的寄生蟲。據巴酌耳說，只要有兩個這樣大的寄生蟲，便可以把一個小孩的頭像吃李子一樣吃掉。他把這東西放在紅蘿蔔鬚的手心裏，對他說，如果他想尋開心的話，可以把這東西帶回去塞在他哥哥或姐姐的頸上或頭髮裏面。

那寄生蟲已經開始工作了，牠向皮膚進攻。紅蘿蔔鬚覺得手指上有什麼東西啄着，好像被一些小電打擊着一樣。這種感覺一會兒便傳到手腕上，更進而傳到肘臂上了。他覺得那寄生蟲正在繁殖起來，要把他整個手臂通通嚙掉似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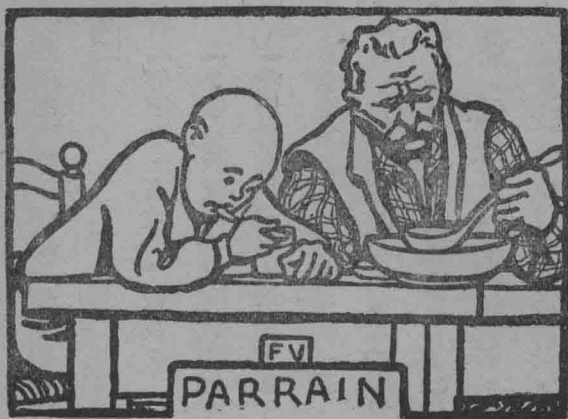
不管他，紅蘿蔔鬚把牠捻住了：他把牠捏碎，再將自己的手在一匹母羊背上揩乾淨了，全沒有讓巴酌耳看見。

如果他問起來，他會回說遺失了。

又過了一會，紅蘿蔔鬚凝神靜氣地聽着，那些咪咪的叫聲漸漸靜下去了。突

然，人們祇聽到嚙碎的芻秣在羊嘴裏被細嚼着的聲音。

一件舊了的羊毛披風掛在食槽的橫木上，好像獨自在看守着羊羣似的。



教
父

雷辟克家的間常允許紅蘿蔔鬚去看他的教父，甚至睡在他那兒。這是一個陰鬱的孤獨的老頭子，他以釣魚和種植葡萄爲生。他不喜歡任何人，他祇不討厭紅蘿蔔鬚。

「你來啦，畜生！」他說。

「是啦，教父，」紅蘿蔔鬚說，並不抱吻他，「你給我把釣竿預備好了嗎？」
「我們兩個人有一支釣竿就夠了。」教父說。

紅蘿蔔鬚把倉屋的門推開一看，他的釣竿早已預備好了。他的教父常是這樣逗他的，但和他稔熟了的紅蘿蔔鬚已不再生氣了，老頭子這種舉動還差不多使得他倆的交情更加圓滿呢。當他說「是」的時候，其實是說「不是」的，而這一方面也是一樣。這祇要彼此不纏錯就行。

「如果這事使得他開心的話，這在我是毫沒有關係的。」紅蘿蔔鬚心裏想。
於是他們始終是好朋友。

平常每星期祇燒一次菜的教父，因為款待紅蘿蔔鬚的緣故，把一大鍋蠶豆和一大塊肥肉放在火上煮着，在出門之前，他強迫紅蘿蔔鬚喝了一杯沒有滲水的葡萄酒。

隨後他們便去釣魚。

教父坐在水邊上很內行地把那佛洛郎斯產的長鬣展開來。他用幾片沉重的石塊把兩支動人的大釣竿壓住，他是祇釣大魚的，釣着了的時候他便連忙用布包着，好像用襪襪包住嬰孩一樣。

『最要緊的是要等你的浮木沉下去三次之後才把釣竿舉起來。』他對紅蘿蔔鬚說。

紅蘿蔔鬚——爲什麼要三次呢？

教父——頭一次是毫沒有什麼意義的：魚把釣鉤輕輕咬着。第二次，這便不是玩的了：魚把釣鉤吞下了。第三次，這便十分可靠了：魚是再也不能逃走了。

我們也決不要舉得太遲的。

但紅蘿蔔鬚最喜歡釣河沙魚。他把鞋子脫掉，跳在水裏，用脚把沙底攪着，把水弄渾。河沙魚嚇得亂竄，紅蘿蔔鬚便把釣竿一揚又是一個。紅蘿蔔鬚忙不及地向教父叫着：

『十六，十七，十八！……』

教父看見太陽照到頭頂上了，便一同回去用午餐。他把蠶豆拚命往紅蘿蔔鬚的肚裏塞。

『我覺得再沒有什麼東西比蠶豆還好吃的了，』他對紅蘿蔔鬚說，『但我要把它煮得稀爛才吃。啃着一顆沒有煮爛的蠶豆，正像吃竹鷄時在翅膀底下嚼着一粒彈丸一樣，發出響聲，那真比咬着鶴嘴鋤上的鐵還難受。』

紅蘿蔔鬚——我們現在吃的蠶豆是落口即溶的。媽媽平素煮的蠶豆並不很壞。但却同我們現在吃的不一樣。她沒有把汁調得到家。

教父——畜生，我看着你吃，真感着幾分高興呢。我敢斷言你在你母親那兒是絕沒有儘量吃過的。

紅蘿蔔鬚——這全看她的胃口怎樣。如果她肚子餓了，那麼我也可以多吃一點。因為她自己添取時，便另外給我一點。如果她自己不添的話，那麼我也跟着完了。

教父——但你可以問她再要呀，蠢東西！

紅蘿蔔鬚——這事說說當然容易呀，老爹。如果再問她要，那還不如餓肚子的好的。

教父——而我呢，沒有孩子的我，是給猿兒舐屁股都願意的，如果那猿兒是我的孩子的話！你們去想法子把這事弄弄好罷。

餐後，他們便一路到葡萄田裏去了，紅蘿蔔鬚在那兒時而看着他的教父工作，緊跟在後面，時而睡在一束葡萄藤上面，眼睛望着天空，嘴裏吮着一些柳樹

的新芽。



泉
水

和教父同睡一事真使他視為畏途。房間裏既然很冷，而那鋪着鴨毛的臥床却又熱得要命。教父的衰老的肢體感着溫和的鴨毛，一會兒便使得教父渾身流汗了。可是他能夠和他的母親隔得很遠的睡覺，這一點是使他高興的。

『然則她竟使你怕得要命嗎？』教父問。

紅蘿蔔鬚——你不如說我沒有使得她足夠怕我還對些。當她想要給我哥哥什麼教訓時，他便抓着一柄掃帚，一動也不動地站在她面前，我可以對你發誓：這樣一來，她便馬上停住了。因此，她甯願用感情去打動他。她說斐利克斯的性情是那樣易於感動的，所以人家用不着打他，打之一法對於我的性情是比較適宜的。

教父——你也應當拿一柄掃帚去試試看呀，紅蘿蔔鬚。

紅蘿蔔鬚——啊！祇要我敢做就好啦！我和斐利克斯是常常打架的，有時打着好頑，有時是認真相打的。我的力氣和他一樣強。我可以和他一樣抵抗着。可

是如果我拿着一柄掃帚去打媽媽的話，她一定會以爲我是拿給她的，那掃帚便會從我的手裏落到她的手裏，也許她在打着我之前，還會對我說聲謝謝呢。

「教父——睡呀，畜生，睡呀！」

但教父和教男彼此都不能睡着。紅蘿蔔鬚翻來覆去，窒息着，在尋求空氣，使得他那老教父看着都有些不忍。

突然，當紅蘿蔔鬚快要入寐時，教父抓着他的手臂說：

「你在這裏嗎，畜生？我在做夢，我覺得你還在泉水裏面呢。你記得那次掉在泉水裏的事情嗎？」

紅蘿蔔鬚——好比現刻還在那裏面一樣的清清楚楚，教父。這事我並不怪你，可是你却時常對我提起這事。

教父——可憐的畜生，我祇要一想起這事，我便渾身發抖。我那時在草地上睡着了。你在泉水邊上頑着，你滑倒了，你落在泉水裏面，你叫喚着，你掙扎

着，而我呢，該死極了，竟什麼都沒有聽見。泉水並不怎樣深，祇好溺死一頭貓罷了，可是你却不起來。禍根就埋在這裏啦，你那時難道想不到要站立起來？

紅蘿蔔鬚——你難道以為我還能記起沉沒在泉水裏時所想到的事嗎！

教父——末了，你在水裏面那樣鬧着，畢竟把我弄醒了。還好，總算沒有淹死。可憐的畜生啊！可憐的畜生啊！你像水龍一樣吐着。別人給你把衣裳換了，給你穿上小倍爾納星期日穿的衣服。

紅蘿蔔鬚——對啦，那件衣裳把我刺得發癢。我滿身搔着。這簡直是一件鋪着鱗的衣裳啦。

教父——不是，這是因為小倍爾納沒有一件乾淨的襯衫可以借給你穿的緣故。我現在笑着，可是當時祇要再過一分鐘，不，一秒鐘，你便已經沒命了。

紅蘿蔔鬚——那我現在就和你隔得遠啦。

教父——不許說。我竟講出一些蠢話來了。自從出了這回亂子以後，我便從

來沒有睡過一晚好覺。我害着失眠症了，這是我的處罰；我是應當受着這種處罰的。

紅蘿蔔鬚——而我呢，教父，我是不應當受這種處罰的，我很想睡着。

教父——睡呀，畜生，睡呀。

紅蘿蔔鬚——你如果要我睡的話，教父，那麼請你把我的手放鬆罷。等我睡熟之後再讓你抓着好了。並且請把你的腿子也拉開罷，因為你腿上的毛把我弄得怪癢的。當別人觸着我的時候，我是無論怎樣也不能睡着的。



李

擾亂了一會，他們仍在舖着鴨毛的床上翻來滾去，於是教父說道：

『畜生，你睡着嗎！』

紅蘿蔔鬚——沒有，教父。

教父——我也沒有睡着。我想起來，假如你願意的話，我們就一路捉蟲去罷。

『這主意倒不錯。』紅蘿蔔鬚說。

他們一同跳下床，穿好衣服，點起一盞提燈，跑到花園裏去了。

紅蘿蔔鬚拿着提燈，教父則拿着一個白鐵盒子，裏面盛着半盒溼漉漉的泥土。盒子裏面儲藏着一些釣魚用的蟲。面上蓋着一層潤溼的蘚苔，裏面的蟲是永遠不會斷絕的。當下了一整天的雨以後，那收穫是非常可觀的。

『當心不要踏在蟲上，』他對紅蘿蔔鬚說，『輕輕地走呀。如果我不害怕傷風的話，我是甯願脫去鞋子穿着短襪走的。祇要聽到一點點聲音，蟲便竄到洞裏去

了。但我們祇能在牠離洞很遠的時候才能捉着。我們要突然把牠抓住，並且要稍爲抓得緊一點，免得牠溜掉。假如牠有一半身子已經竄進洞裏去了，那便放了牠罷：不然你會把牠弄斷的。而弄斷了的蟲是一點用處都沒有的。並且牠還會使得別的蟲跟着腐爛起來，精細的魚兒是不屑於吃這種腐爛的蟲的。一部分漁人吝嗇着他們的蟲，這實在是不對的，如不用整個的，活的，在水底伸縮着的蟲，是釣不到好魚的。因爲蟲在水裏動着，魚以爲牠們會逃掉，便連忙追上來毫無顧慮的吞了下去。」

『我常是抓不着牠們，』紅蘿蔔鬚咕嚕着，『我的手指却被牠們那醜醜的涎水弄髒了。』

教父——蟲是並不醜醜的。蟲是世界上最清潔的東西。牠們祇吃泥土，如果我們把牠壓榨起來，牠也不過回復成泥土罷了。在我，我是可以把牠放在口裏吃的。

紅蘿蔔鬚——在我呢，我是甯願讓給你吃的。請你吃給我看看。

教父——這些蟲都嫌大了一點。並且要先把牠們炸熟，然後舖在麵包上吃的。但小的像李子裏面的蟲，我可以生吃。

紅蘿蔔鬚——對啦，我知道了。所以你使得我一家人嫌惡，尤其是媽媽，她一想起你，便覺得要嘔的。我呢，我是贊成你但不模倣你的，這因為你的脾氣很好，我們很合得來的緣故。

他舉起提燈，攀下一枝李樹，摘下幾個李子。他把好的留給自己，把蟲嚼壞了的遞給教父，教父接過來，圓圓的連核一起吞下，說道：

『這是幾顆味道最好的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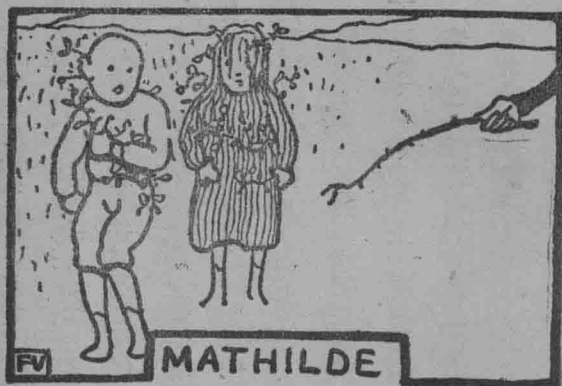
紅蘿蔔鬚——啊！連我都想把它們送進口裏像你一樣吃下去了。不過我怕嘴上會有臭味，我怕媽媽抱吻我的時候會發覺出來。

『這一點氣味都沒有。』教父說，他對他的教男的面吹着氣。

紅蘿蔔鬚——真的。你的嘴上祇有烟味。這是一下就可以聞到的。教父，我很喜歡你，但是如果你不抽烟的話，那麼我便更加喜歡你了。

教父——畜生！畜生！抽烟是有益於健康的喲。





瑪狄爾德

「媽媽，你曉得嗎，」姐姐愛勒絲丁氣喘呼呼地跑來對雷辟克家的說，「紅蘿蔔鬚又和那小瑪狄爾德在牧場上裝作丈夫和老婆玩着。大哥斐利克斯給他們裝扮着。但我記得這事是你不許做的，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真的，小瑪狄爾德身上裝綴着開了白花的野牡丹蔓，一動也不動地呆立在牧場上。她打扮得花花綠綠的，竟像一個真的飾着橙樹的新娘。她也有着和緩一切生之苦痛的什麼呢。

她身上的牡丹蔓，起初是編成一個圓圈戴在頭上，再一條一條地垂下來，垂在下巴底下，垂在背上，垂在兩臂上，捲捲曲曲的圍了一身，一直垂到地上，捲成一條尾巴，大哥斐利克斯還盡力的把這尾巴延長着。

他退後幾步說道：

『不要動！現在輪着你了，紅蘿蔔鬚。』

現在輪到紅蘿蔔鬚裝扮成年青的新郎，他也滿披牡丹蔓，這裏那裏點綴着「

些鶯粟，蒲公英，山查子實等，以便現得和瑪狄爾德不同。他並沒有笑的意思，三個人都現得很正經。他們知道每一種儀式所應取的態度。參與葬禮是應當始終現得悲戚的；參與婚禮，則在行畢彌撒之前，是應當保持莊嚴的。不然的話，那便玩來都沒有興趣了。

『你們互相握着手呀，』大哥斐利克斯說。『朝前面走！不要太急。』

他倆鬆鬆地並立着，合着脚步往前走。當瑪狄爾德覺得行走不便時，她便把那牡丹蔓做的長裙捲起，用手捻着。紅蘿蔔鬚很溫從地等待着她，把一隻腿子舉起，做着開步的姿勢。

大哥斐利克斯引着他倆從牧場上走過。他在他們前面向後退着，搖擺兩臂，好使他倆不致把脚步弄亂。他起初裝作市長向他們致敬，隨後裝作牧師給他們祝福，再後裝作賀客對他們頌祝，最後裝作樂師用一根棍子擦着另一根棍子以代提琴。

他使他們縱橫地走着。

『停住！』他說，『現在弄亂了。』

他把瑪狄爾德頭上的花冠弄平了一下，又叫他們走動起來。

『啊！』瑪狄爾德做着怪樣子叫說。

牡丹蔓上的一個卷鬚把她的頭髮鈎住了。大哥斐利克斯通通給她扯掉。大家再繼續走着。

『好啦，』他說，『現在你們已經结婚了，你們親嘴罷。』

他看見他倆猶疑着，便說道：

『怎的！怕什麼！親嘴呀。人們既然结婚了，便應當親嘴的。做些取媚的樣子，說點求愛的話呀。你們的臉孔都像包着鉛似的。』

比他們高強，也許已經講過愛情的他，嘲笑着他們的拙劣。他最先和瑪狄爾

德親嘴了——這是他辛苦的酬報——給他們做着榜樣。

紅蘿蔔鬚鼓起了勇氣，隔着那牽來纏去的植物尋覓瑪狄爾德的面孔，他在她的頰上吻了一下。

『這並不是玩笑呢，』他說，『我將來會真的和你結婚的。』

瑪狄爾德也在紅蘿蔔鬚的頰上回吻了一下。即刻，拙劣、忸怩，兩個人都滿臉通紅。

大哥斐利克斯對他們做着嘲弄的樣子。

『紅了臉啦！紅了臉啦！』

他把兩個指頭互擦着，頓着腳，嘴上浮着輕蔑的笑。

『這兩個東西多蠢啊！他們竟以為是真的呢！』

『第一我並沒有紅臉，』紅蘿蔔鬚說，『其次你儘管冷笑好了，如果媽媽應允的話，你是不能阻止我和瑪狄爾德結婚的。』

可是就在這時候，媽媽親自來回答她是不應允的。她把牧場的柵門推開。她

走進牧場，後面跟着報告消息的姐姐愛勒絲丁。當她經過籬邊的時候，她折下了一條荆棘，她把葉子除掉，把刺留下。

她一直走來，好像暴風雨一般地無法避免。

『當心你們的頭頂啊，』大哥斐利克斯說。

他逃到牧場的盡頭去了。他把身子藏得好好的，還可以看熱鬧：

紅蘿蔔鬚是從來不逃的，平常他雖然怯懦，但他甯願使得事情早點了結，今天呢，他却覺得勇敢起來了。

瑪狄爾德渾身戰抖着，像寡婦一般哭着，抽抽噎噎的。

紅蘿蔔鬚——不要害怕。我曉得媽媽的脾氣的：她祇會處罰我一個人。我可以擔受一切。

瑪狄爾德——對啦，可是你的媽媽會把這事告訴我的媽媽，而我的媽媽會打我的。

紅蘿蔔鬚——這不是打，這是糾正啊；人家都說這是糾正，就像糾正我們假期中的功課一樣。她糾正你嗎，你的媽媽？

瑪狄爾德——有時糾正的，這看情形怎樣。

紅蘿蔔鬚——至於我呢，那是每次一定要被糾正的。

瑪狄爾德——可是我並沒有犯什麼事。

紅蘿蔔鬚——這沒有什麼要緊的。當心啦！

雷辟克家的走近了。她知道他們逃不掉。她儘有餘裕。她把脚步放慢了。她那樣緊緊的逼近去，因而姐兒愛勒斯丁恐怕反擊到自己身上來，遠遠的停留在活動範圍的外邊。紅蘿蔔鬚一動也不動，立在他那哭得更厲害的『女人』的前面。野牡丹臺上的白花已經亂得一團糟。雷辟克家的把荊條舉起，預備往下抽。紅蘿蔔鬚面色蒼白，把兩臂又在胸前，頸根微低着，他還沒有嚐到荊條，他的腰已火辣辣的，他的腿已感着痛楚了，他還驕傲地叫說：

「這有什麼要緊呢，不過玩玩罷了！」



保
險
箱

第二天，紅蘿蔔鬚遇着瑪狄爾德的時候，她對他說：

「你的媽媽跑來把那事統統告訴我的媽媽了，我被痛打了一頓屁股。你呢？」

紅蘿蔔鬚——我嗎，我已記不起來了。但你實在被打得冤枉，我們並沒有做什麼壞事。

瑪狄爾德——是啦，我們決沒有做什麼壞事。

紅蘿蔔鬚——我現在得向你確實聲明：當我昨天對你說我將來一定要和你結婚的時候，我並不是說着玩的。

瑪狄爾德——我也一樣，我將來一定要和你結婚的。

紅蘿蔔鬚——因為你貧而我富的緣故，我本來可以瞧你不起的，可是你不必擔心，我是敬重你的。

瑪狄爾德——你究竟富到了什麼程度，紅蘿蔔鬚？

紅蘿蔔鬚——我的爹媽至少有一百萬佛郎。

瑪狄爾德——一百萬究竟有多少？

紅蘿蔔鬚——這是很多的；那些一百萬的富翁是永遠用不完他們的錢的。

瑪狄爾德——我的爹媽却常常因為沒有一文而叫苦着呢。

紅蘿蔔鬚——啊！我的爹媽也是一樣的。每個人都叫苦着以便引起別人的憐惜，而使一班嫉妒者高興。但我知道我們家裏是有錢的，每個月的第一天，爸爸要獨自一個人在他的房間裏耽擱一會兒。我聽到他用鑰匙開着保險箱的轆音。那轆音正像晚邊的蛙鳴。爸爸說出一個字之後——那個字除掉他和我以外是沒有任何人知道的。不論是我的媽媽，我的哥哥，我的姐姐，他們全不知道——保險箱的門便開開了。爸爸從那裏面拿出一些錢來送到廚房的桌上。他不說什麼，他祇把錢弄得響，使在竈上埋頭工作的媽媽知道罷了。爸爸出去了。媽媽便回轉身來連忙把錢收起。每個月都是這樣的，並且許多時候以來便是這樣的，這可證明那保險箱裏面有着一百萬佛郎。

瑪狄爾德——他開保險箱時要說一個字。那究竟是什麼字？

紅蘿蔔鬚——你不必追問，這是白費氣力的事情。祇要你答應我永遠不轉告別人，將來我們結了婚的時候，我可以把這字告訴你。

瑪狄爾德——請你馬上告訴我罷。我可以馬上答應你永遠不把這字轉告別人。

紅蘿蔔鬚——不，這是爸爸和我兩個人所有的祕密。

瑪狄爾德——你不知道這字的。如果你知道這字，你便會告訴我的。

紅蘿蔔鬚——對不起，我知道這字。

瑪狄爾德——你不知道，你不知道。這正好，這正好。

「我們來打賭罷，」紅蘿蔔鬚一板正經地說。

「賭什麼呢？」瑪狄爾德躊躇着。

「讓我隨便在你身上什麼地方摸一摸，我便把那字告訴你。」紅蘿蔔鬚說。

瑪狄爾德凝視着紅蘿蔔鬚。她有點莫明其妙。她差不多把她那雙灰色的陰險的眼睛全閉上了，她起初祇有一種好奇心，現在倒有兩種了。

『先把那字告訴我再說，紅蘿蔔鬚。』

紅蘿蔔鬚——你要向我發誓，我告訴你以後，你便讓我隨便在你身上什麼地方摸一摸。

瑪狄爾德——媽媽不准我發誓。

紅蘿蔔鬚——那麼我不告訴你了。

瑪狄爾德——我用不着你告訴了。我已經猜到，對啦，我已經猜到。

紅蘿蔔鬚忍耐不住了，他不再囉嗦了。

『聽我說啦，瑪狄爾德，你什麼都沒有猜到。可是我相信你會守約的，不要你發誓了。爸爸在開保險箱以前說出的那個字是“Justuru”。現在我可以隨便在你身上什麼地方摸一摸了。』

『Justurui Justurui』瑪狄爾德一面往後退，一面這樣念着，她心裏有着認識一個祕密的快樂，同時又害怕這是沒有半點用處的謊語。『真的，你不騙我嗎？』

隨後，當紅蘿蔔鬚不作聲，下了決心，伸着手向她走來時，她便溜之大吉。紅蘿蔔鬚祇聽到她一聲乾笑。

當他聽見後面有人在嘲弄他時，她已跑得無影無踪了。

他回轉身來。爵府裏的一個僕人從一座廡房裏的屋頂窗上伸出頭來叱責着他。

『我看見你做的事情了，紅蘿蔔鬚，』那僕人叫說着，『我會要統統告訴你的母親的。』

紅蘿蔔鬚——我剛才在頑着呢，皮爾老爹。我想騙騙那小瑪狄爾德。Justu-
ru是我自己想出來的一個假名詞。其實我並不知道那個真字。

皮爾——你放心罷，紅蘿蔔鬚，我並不管你的什麼 *Justicru*，我不會把這事告訴你母親。可是我要把餘外的事情告訴她。

紅蘿蔔鬚——餘外的事？

皮爾——對啦，餘外的事。我已經看見你做的事情了，我已經看見你做的事情了，紅蘿蔔鬚；你說說看我有沒有看見你做的事情。啊！你這點點大就會做出這樣的事情來啦。但你今天晚上當心一頓飽打罷！

紅蘿蔔鬚找不出一句話回答。臉孔脹得比他自己的頭髮還要紅，他把兩手插在衣袋裏，垂頭喪氣地走開了。



蚪
蚪

紅蘿蔔鬚一個人在院子裏頑着，他站在院子中間，好叫雷辟克家的能夠從窗戶裏監視着他。當他的朋友勒米跑來時，他正在規規矩矩地頑着。勒米是一個和他同年齡的孩子，他雖是一個跛子，但他却老是要跑，因而他左邊那隻壞腳常是掉在另一隻後面，永遠趕它不上。他提着一隻籃子說道：

『你來嗎，紅蘿蔔鬚？爸爸把麻浸在河裏。我們去幫幫他，就使用籃子去捕蝌蚪。』

『你去問我媽媽罷，』紅蘿蔔鬚說。

勒米——爲什麼要我去問呢？

紅蘿蔔鬚——因爲我去問，她不會允許的。

恰好這時雷辟克家的探首在窗口上望着。

『雷辟克太太，我把紅蘿蔔鬚帶去捕蝌蚪好不好？』勒米說。

雷辟克家的把耳朵貼在玻璃上。勒米再把上面的話叫說了一遍。雷辟克家的

聽懂了。我們看見她張動着嘴唇。兩個小朋友什麼都沒有聽見，只好躊躇不決地對看着。可是雷辟克家的這時搖着頭，清清楚楚地表示不許了。

『她不答應，』紅蘿蔔鬚說。『她一定馬上就有什麼事情要我做的。』

勒米——真可惜，不然大家可以痛痛快快地頑一場的。她不答應，她不答應。應。

紅蘿蔔鬚——留在這裏罷。我們在這裏一塊頑。

勒米——啊！不，誰肯這樣。我是甯願去釣蝌蚪的。天氣很溫和。我可以釣到滿滿的幾籃。

紅蘿蔔鬚——稍爲等一等。媽媽常常起初拒絕，有時候後來又改變主意的。

勒米——我稍爲等一刻功夫，但不能再多的。

兩個人把手插在口袋裏，一齊站在那兒，鬼頭鬼腦地盯着扶梯，一會兒紅

蘿蔔鬚使用肘推着勒米說：

「你看我說的對嗎？」

真的，門開了，雷辟克的手裏拿着一隻預備給紅蘿蔔鬚的籃子，往下走了一步。但她猶疑着停住了。

「嘿，你還在這裏，勒米！我以為你走了。我以後要告訴你爸爸，說你在外面打野，他會罵你的。」

勒米——是紅蘿蔔鬚要我等他的。

雷辟克家的——啊！真的嗎，紅蘿蔔鬚？

紅蘿蔔鬚既不承認，也不否認。他不知道要怎樣做了。他是澈底了解雷辟克家的，他又把她猜中了一次。可是勒米這蠢東西既把好好的事情完全弄糟了，紅蘿蔔鬚對於這事的結局便丟了不管。他用腳蹂躪着地上的青草，眼睛瞧着別處。

「但我似乎並沒有改口的習慣呢，」雷辟克家的說。

她不再說第二句話。

她重又走上樓梯。她帶着特意把新鮮的核桃傾出來預備給紅蘿蔔鬚去釣蝌蚪的那隻籃子回到屋裏面去了。

勒米早已走遠了。

雷辟克家的是從來不開頑笑的，別人家的孩子對於她都畏縮不前，害怕她差不多和害怕小學校的先生一樣。

勒米往河那面逃去了。他跑得那樣快，使得他那老是趕不上右腳的左腳，劃着路上的灰塵，跳舞着，像敲着鍋子一樣的響着。

他這一天沒有希望了，紅蘿蔔鬚再沒有心思尋什麼消遣了。他走失了一樁很好的遊戲。

惋惜之心油然而生。

他等待着這種惋惜之情的到來。

孤零零的，毫無抵抗的，他讓厭倦襲來，兀自領受着處罰。



劇的變動

第一幕

雷辟克家的——你到那裏去？

紅蘿蔔鬚（他帶上新的領帶，用自己的口水揩着鞋子。）——我和爸爸去散步。

雷辟克家的——我不准你去，你聽見嗎？不然……（她把右手縮進去，好像預備猛撲過來的樣子。）

紅蘿蔔鬚（低聲說）——曉得啦。

第二幕

紅蘿蔔鬚（在時鐘近邊考慮着）——我究竟要怎樣呢？祇要不挨打就是好的。爸爸打起來不會像媽媽那樣厲害。這是我曾經比較過的。還是讓他去生氣罷。

第三幕

雷辟克（他疼愛紅蘿蔔鬚，但一直忙着到處亂跑，從來沒有關顧過他。）——
去罷！走啦。

紅蘿蔔鬚——不去，爸爸。

雷辟克——怎的，不去？你不高興去嗎？

紅蘿蔔鬚——啊！高興去的！可是我不能去。

雷辟克——講給我聽，有什麼道理？

紅蘿蔔鬚——沒有什麼道理，但我留在家裏。

雷辟克——啊！對啦，你又在這裏發你的怪脾氣啦。怎樣難於捉摸的畜生

啊！人家就不知道要聽你那一方面的話好。你高興去，你又不高興去。留在家裏罷！去儘量哭你的罷。

第四幕

雷辟克家的（她常是留心把耳朵貼在門上以便聽得更加清楚。）——可憐的寶貝！（裝作愛撫的樣子，她把手放在他的頭上，扯着他的頭髮。）看啦，他哭做一團，因為他的父親……（她偷偷地瞧着雷辟克）……逼着要帶他出去。這總不是他母親這樣忍心地磨着他罷。（雷辟克夫婦一齊轉過了背。）

第五幕

紅蘿蔔鬚（蹲在一隻壁櫃裏面，把兩個指頭塞在口裏，一個指頭攔在鼻頭。）——可惜不能夠人人都是孤兒啊。



打獵的時候

雷辟克把兩個兒子輪流着帶去打獵。他們跟在後面，因為槍的方向的緣故，他們跟着稍為靠右邊一點，背上背着獵獲袋。雷辟克是一個不知疲倦的健步家。紅蘿蔔鬚熱心而又頑固地跟隨着他，毫無怨言。他的鞋子把他弄傷了，他一句話都不說。他的脚尖腫起像小槌子一樣。

如果雷辟克起首便打中了一隻野兔，他便說道：

「你願意把牠寄在近處的農家或是藏在籬笆下面，等我們晚邊回家時來拿嗎？」

「不，爸爸，我甯願把牠帶在身邊。」紅蘿蔔鬚回答。

他有時甚至要整天背着兩隻野兔和五隻竹雞。他把手掌或手帕塞在獵獲袋的皮帶下，減輕肩膀的痛楚。如果他遇着什麼人，他便裝模作樣地把背上的獵獲袋現給別人看，暫時忘記他的重荷。

但如果人家沒有打中一樣東西或他不再受到虛榮心的支持時，他便感着疲

倦。

『你站在這裏等一等我，』有時候雷辟克對他說，『我到這塊耕地上去尋一尋看。』

紅蘿蔔鬚便很生氣的站在太陽底下。他瞧着父親在田裏踏着，由這行到那行，由這塊土到那塊土，就像用一柄耙把那塊田掘壞，弄平一樣。他把他的獵槍在籬笆、辣堆荆叢上敲打着，弄到連皮拉麥都累不過來了，躺在樹蔭底下，稍爲睡一睡，喘着氣，把舌子全吐在外面，他還不肯放手。

『可是那裏面什麼都沒有，』紅蘿蔔鬚想。『是啦，白白的把那些蕁麻和草料弄壞了。如果我是一隻野兔，藏在溝裏樹葉底下，這樣熱的天氣，我也不會動的。』

於是他暗地裏咒着雷辟克；他輕輕地罵他。

而雷辟克却跳過另一道籬笆，到旁邊的首蓿田裏去搜尋去了，這次是無論如

何要尋到一隻野兔崽子的。

『他要我等他，』紅蘿蔔鬚咕嚕着，『而現在我却要追在他後面了。這一天起首弄壞了，結局也就不會好的。跑着，流着汗，爸爸把狗和我都弄得精疲力盡，就像人家是坐着一樣不費力呢。我們今天晚上一定會要失敗回去的。』

因為紅蘿蔔鬚是有着幾分傻氣的迷信的。

每次當他把手摸着帽邊時，皮拉麥便豎起尾巴，聳着一身毛，站住不動。雷辟克把槍端在手上，頂着腳儘其可能的走近去。紅蘿蔔鬚呆立着，隨便一個什麼刺激就可以使他喘不過氣來。

他舉起他的打鳥帽。

一些竹鷄飛起，或是一隻野兔突然跳出。我們祇看紅蘿蔔鬚是悄然地把他的帽子再戴在頭上，或是把帽子拿在手中做着行敬禮的姿勢，便知道雷辟克有沒有打中。

紅蘿蔔鬚自己承認這種辦法並不是一定有效的。這姿勢做得太多了，便毫無用處，就像幸運懶得再回答那同樣的姿勢一樣。紅蘿蔔鬚不聲不響地把這姿勢間斷下來了，這麼一來，便差不多常常獲得成功。

『你看見我放槍嗎？』雷辟克把那還沒有失去體溫的野兔放在手上，等等看有多重，他緊壓着牠黃白色的肚皮，使牠斷氣。『你笑甚麼？』

『因為虧得我的力，你才把牠打中了。』紅蘿蔔鬚說。

因為新的成績而得意洋洋，他質直地陳述着他的方法。

『你是認真地在說着嗎？』雷辟克說。

紅蘿蔔鬚——那還用說！我自然不會誇口說我每次都不會錯。

雷辟克——給我馬上閉住你的鳥嘴罷，蠢東西。你如果想人家繼續說你是個聰明孩子的話，我勸你不要在別人面前說出這樣蠢話罷。人家會當面笑你的。但如果你這是偶然和你父親開頑笑的話，那自然不要緊。

紅蘿蔔鬚——不是的，爸爸，我可以同你發誓。可是你說得有理，請你原諒，我不過是一個蠢才罷了。



蠅

打獵的繼續着，紅蘿蔔鬚極着悔恨的心思聳聳肩，他既覺得自己非常愚蠢，他便以一種新的熱情跟着他的父親前進，一心一意地使得他左脚恰恰踏在雷辟克的左脚所踏過的地方，他舉步如飛，像在逃避一個吃血鬼似的。除非偶然攀摘一枚桑子，一隻野梨，或幾顆野李，才稍爲停一停脚，這東西都是酸口的，都使得嘴唇變成白色，但却都可以止渴。其實除此以外，他那獵獲袋的一格裏面帶着一瓶燒酒 *gaurdevia*。一口又一口地，差不多給他一個人喝光了，因爲雷辟克把全心傾注在打獵一事上面，竟忘記問他要了。

「喝一點兒嗎，爸爸？」

風送來的是一個拒絕的回答。紅蘿蔔鬚把斟給他父親喝的一點兒酒一口喝光了，把瓶子全喝空了，頭腦昏昏的，又趕上去跟在父親後面。突然，他停住了，把一個指頭塞在他的耳朵裏面，很厲害的鬧着，然後抽出來，裝作聽的樣子，他對雷辟克叫道：

『你曉得嗎，爸爸，我覺得有一隻蒼蠅飛到我的耳朵裏面去了。』

雷辟克——把牠拿出來好啦。

紅蘿蔔鬚——牠已經進去很深了，我的指頭碰牠不到。我聽見牠在耳朵裏面噙噙的叫着。

雷辟克——讓牠自己死在那裏面罷。

紅蘿蔔鬚——如果牠在裏面下卵呢，爸爸，如果牠在裏面造窩呢？

雷辟克——想法用一條手帕角把牠弄死罷。

紅蘿蔔鬚——我倒一點燒酒在耳朵裏面把牠溺死怎樣？你許可我嗎？

『隨你的意思去倒好了，』雷辟克對他說，『但你快點啦。』

紅蘿蔔鬚把酒瓶湊在耳朵上，他又把牠倒了一次，這是爲着防備雷辟克想追問他那部份的。

於是，一會兒，紅蘿蔔鬚便很愉快的，一路跑着，一面叫道：

「你曉得嗎，爸爸，我已經聽不到蒼蠅了。牠大約已經死了。不過牠把酒通通喝去了。」



第一隻山鵲

『站在這裏，』雷辟克說，『這是個頂好的地方。我帶着狗到樹林裏面去走走；我們把山鵝趕出來，你聽到 Pit, Pit 的叫聲時，便要豎起耳朵，睜開眼睛啦。山鵝會從你的頭上飛過的。』

紅蘿蔔鬚把獵槍抱在懷中。有生以來這是第一次預備去打一隻山鵝。他曾經用着雷辟克的槍打死過一隻鶉，打落下幾根竹鷄毛，打跑了一隻野兔。

他打中那隻鶉是伏在地上，伏在聳立着的獵犬的鼻子底下打的。他起初瞧着——可是並沒有看清——那同土一樣顏色的小小的一團。

『退後點，』雷辟克對他說，『你離得太近了。』

可是紅蘿蔔鬚却本能地更前進了一步，把槍靠在肩上，隔得很近的開了火，把那灰色的小球打進地裏面去了。他祇尋到那打碎了的消失了的鶉的一些羽毛和一隻血淋淋的嘴。

但一個青年獵人想要成名的話，莫如打死一隻山鵝，所以紅蘿蔔鬚應當使得

這個夜晚在他的一生裏面有大筆特書的價值。

黃昏時候很容易把東西看錯的。這時候，什麼東西都朦朧起來。一隻蚊子飛過可以像雷聲走近來一樣擾亂我們。因此，紅蘿蔔鬚感動的站在那裏，希望事情快點完結。

幾隻畫眉鳥從牧場回來，很快地飛進橡樹裏面去了。他對牠們瞄準着，練習眼力。他用衣袖揩着那使槍管黯淡起來的水氣。這裏那裏飄下一些落葉。

來了，畢竟有兩隻山鵝出現了：牠們那長嘴使得牠們飛起來都不靈活似的，牠們從地面飛起，唧唧我我地追逐着，在那微顫着的樹林上盤旋着。

牠們正像雷辟克所說的一樣，發出 Pit, Pit, Pit 的叫聲，可是叫得非常低，弄得紅蘿蔔鬚疑心牠們沒有飛到自己身邊來。他連連閃動着他的兩眼。他看見兩個影子從他的頭上經過，於是他把槍柄靠在肚子上，對着空中很準的開了一槍。

兩隻山鵝中之一隻落下來了，嘴巴向前，那驚人的槍聲從樹林的四圍發出回

響。

紅蘿蔔鬚把那翅膀已被打碎的山鵝檢起，意氣洋洋地搖動着，嗅着火藥的氣味。

皮拉麥在雷辟克前面跑着，雷辟克是像平常一樣不慢也不快地走着。

『他一定大吃一驚，』紅蘿蔔鬚想，準備受到一番誇獎。

可是雷辟克分開樹枝，走了出來，以一種沉着的聲音，對他那身上還有火藥氣味的兒子說道：

『你爲什麼沒有把兩個一起打落下來呢？』



釣
鈎

紅蘿蔔鬚正在破着他自己釣來的那些魚，那裏面有河沙魚，有銀白魚，還有鱸魚，他用刀子刮去牠們的鱗，剖開牠們的肚腹，用腳踏破牠們那透明的氣胞。他把魚臟集在一處預備餵貓。他急急忙忙地埋頭工作着，把身子伏在那滿是白沫的桶上，留心着不把自己一身弄濕。

雷辟克家的跑來看一眼。

「這才做得好啦，」她說，「你給我們釣到了一餐煎魚啦，今天。祇要你願意的話，你是可以釣得很好的。」

她撫摸着他的頸和肩膀，可是，當她把手收回來的時候，她一連發出幾個痛苦的叫聲。

一個鈞鈞刺進了她的指尖。

姐兒愛勒絲丁連忙跑來，大哥斐利克斯跟在她後面，一會兒雷辟克先生也來了。

『把手拿出來看看，』他們說。

但她把她的手捺在她的裙上，夾在兩膝之間，鈞鈞因而進去得更深了。當大哥斐利克斯和姐兒愛勒絲丁扶着她的時候，雷辟克便抓住她的手臂，高高舉起，於是大家都可以見着她的指頭。鈞鈞已把那指頭刺個對穿。

雷辟克想把它拿掉。

『啊，不！不要這樣！』雷辟克家的尖聲說。

真的，鈞鈞完全穿過了手指，指的一面露着尖鋒，另一面露着環孔。

雷辟克捻着單眼鏡看着。

『要命啦，』他說，『這要把鈞鈞弄斷，才能取出來！』

怎麼能夠把鈞鈞弄斷呢！雷辟克祇要稍爲用一點力，還沒有抓牢她，她便跳起來叫喊着。難道人家挖她的心，要她的命嗎？並且鈞鈞是用極鋒利的鋼做的。

『那麼，要把肉割開才行。』雷辟克說。

他把單眼鏡放在眼睛上，拿出一把小刀來，開始在指頭上割着，可是刀口太鈍了，割不進去。他便把刀子按在肉上。用力地割。流出一些血來了。

『啊呀！啊呀！』雷辟克家的叫着，叫得大家都戰慄起來。

『快一點，爸爸！』姐兒愛勒絲丁說。

『你忍住一下啦！』大哥斐利克斯對他的母親說。

雷辟克失了耐心。刀子切開了肉，亂鋸着，雷辟克家的在輕輕念着『劊子手！劊子手！』之後，幸而暈過去了。

雷辟克便趁着機會做下去。他臉色雪白，發了瘋似的，割着，在肉裏面搜尋着，那指頭便成了一個血淋淋的傷口，鈞鈞終於從那傷口裏面掉下來了。

好啦！

當大家給雷辟克家的弄去鈞鈞的時候，紅蘿蔔鬚是沒有盡一點力的。他聽到他母親發出第一個叫聲時，便逃走了。他坐在樓梯上，兩手抱着頭，在推究發生

這意外之事的原因。無疑的，一定是當他把釣竿往遠處揮去時，釣鈎留在他的背上了。

『我現在才知道後來爲什麼釣不着魚了！』他說。他聽着他母親歎息，起初是毫不覺得難過的。等一會兒不是要輪着他像她一樣的叫着，並且盡其可能的叫着，直叫到力竭聲嘶，好讓她早點覺得已經夠報復了，因而饒了他嗎？

一些聽着叫聲跑來的鄰居問他道：

『究竟有什麼事情，紅蘿蔔鬚？』

他什麼話也不回答；他把耳朵掩住，他那赭色腦袋消失不見了。鄰居們排立在樓梯下面，等着聽新聞。

雷辟克家的終於走出來了。她像剛生了小孩的女人一樣蒼白，她像是經過了一個大危險似的，頗有幾分驕傲，把她那細心包紮的手指舉在前面。她戰勝了餘痛。她對那些跑來看她的鄰人微笑着，講了幾句話使他們放心，她又溫柔地對紅

羅蔔鬚說道：

『你把我弄傷啦，我的乖寶啊！我並不怪你的；這不是你的過錯。』

她從來沒有用這樣的聲調對羅蔔鬚說過話。他吃了一驚，把頭抬起。他看見他母親的手指用布和綫包紮着，乾乾淨淨的，粗而且方的，恰像一個窮孩子頑的囡囡。他那雙乾燥的眼睛頓時充滿了淚水。

雷辟克家的彎下身子。像平常一樣把肘放在前面。可是很大量地，當着衆人抱吻了他。

他莫明其妙了。他涕泗滂沱地哭着。

『人家既然已對你說這事已算過去了，我原宥你了，你還哭什麼！你以為我真那樣凶暴嗎？』

紅羅蔔鬚嗚咽得更厲害。

『這不是蠢嗎？人家一定說有人扼着他的喉嚨啦。』雷辟克家的對那些爲她

的仁愛所感動的隣人們說。

她把那釣鈎遞給他們，讓他們好奇地審視着。其中有一個人斷言這是第八號釣鈎。慢慢地，她又口若懸河起來，她以如簧的巧舌把那悲劇述給他們聽了。

「啊！在那時候，我恨不得把他殺掉呢，如果我不是那樣愛他的話。這不惡作劇嗎？這小釣鈎！我以爲它把我釣上天去了呢。」

姐兒愛勒絲丁主張把它丟在遠遠的地方，丟在花園盡頭，埋在一個洞裏，再用腳把掩上去的土踏緊。

「啊！我不肯！」大哥斐利克斯說，「我要把它留着。我要用它去釣魚。啊，一隻染了媽媽的血的釣鈎，這才是一隻好釣鈎呢！我要用它去釣許多魚出來，像大腿一般肥的魚呀！」

於是他搖着紅蘿蔔鬚。紅蘿蔔鬚因爲還沒有受到刑罰在發呆，他還在過分的

悔恨着，喉嚨裏面還發出嘶啞的歎聲，他在一大桶水裏面，洗着他那該打嘴巴的醜臉。



銀
幣

雷辟克家的——你沒有遺失什麼東西嗎，紅蘿蔔鬚？

紅蘿蔔鬚——沒有，媽媽。

雷辟克家的——你還不知道，爲什麼便馬上答應沒有呢？先把你的衣袋翻翻再說罷。

紅蘿蔔鬚（他把衣袋的夾裏翻出來，他瞧着它們像驢耳一樣掛在外面。）——啊！是啦，媽媽！請你把它還給我罷。

雷辟克家的——還給我什麼呢？你難道遺失了什麼東西嗎？我是偶然問你的，不料我竟猜到了：你遺失了什麼東西呢？

紅蘿蔔鬚——我不知道。

雷辟克家的——當心啦！你會要扯謊的。你現在已經像一條粗心的銀白魚——

樣亂竄着。慢慢地回答罷，你究竟遺失了什麼東西？是不是你的陀螺？

紅蘿蔔鬚——正是啦。我竟想不起來了。我遺失了我的陀螺，是啦，媽媽。

雷辟克家的——不是，媽媽。你沒有遺失你的陀螺。你的陀螺已在上星期被我沒收了。

紅蘿蔔鬚——那麼，我遺失了我的刀子。

雷辟克家的——什麼刀子？誰給了你一把刀子？

紅蘿蔔鬚——沒有什麼人給過我一把刀子。

雷辟克家的——我可憐的孩子，同你一世都纏不清的。看這樣子別人一定說我把你弄瘋了。可是我們現在祇有兩個人。我溫和地問着你。一個愛他母親的孩子是應當把什麼話都告訴他母親的。我敢斷言你一定把你的銀幣遺失了。這事我本來毫不知道的，可是我相信我一定猜中了。你不要否認。你的鼻子在動着。

紅蘿蔔鬚——媽媽，這個銀幣是我的。這是我的教父星期日給我的。我把它遺失了；算我自己倒霉啦。這是一宗糟糕的事情，可是我可以自己慰解的。並且我對於這事也不很關切的。多了一個銀幣或是少了一個銀幣。

雷辟克家的——看罷，你這嘮叨東西！我倒老老實實地聽你說着呢。這樣，你竟把你教父辛辛苦苦賺來的錢看得毫不在乎嗎？他是那樣疼你，如果他知道這事時，會要非常生氣的。

紅蘿蔔鬚——媽媽，譬如我會隨意用去了我的銀幣罷。難道我要把它保存一生嗎？

雷辟克家的——給我住口！你是既不應當把它遺失，也不應當不得大人的許可便把它揮霍掉的。你現在沒有了這個銀幣了；想法子把它補起罷，去尋出來，去製造一個，隨你的便。滾罷，不要再在這裏說空話了。

紅蘿蔔鬚——是啦，媽媽。

雷辟克家的——我不許你再說』是啦，媽媽，『不許你裝腔作勢；你當心罷，如果我聽到你低聲歌唱着，無憂無慮地學着推車人在齒縫中吹哨時，你就糟了。我不許你沾染這些惡習的。』

二

紅蘿蔔鬚在花園裏路上慢慢地走着。他嗟嘆着。他稍爲尋一尋，又討厭地放下了。當他覺得他的母親在注視他時，他便站着不動，彎下身子，用指尖在草和細砂裏面翻覓着。等他覺得雷辟克家的已經走開了時，便不再尋找了。他仰着頭，繼續走着。

這個銀幣究竟在什麼地方呢？難道在那裏，在樹上，在那老鳥巢裏面？

有時候一些並不在尋覓什麼東西的粗心的人，倒發見了金錢。這事是有人見到的。可是紅蘿蔔鬚在地上滾着，用着他的膝和爪，却不能尋到一隻逼針。

懶得徘徊，懶得無目的的希望了，紅蘿蔔鬚便放下了那事，決定回到屋子裏去看看他母親的情形再說。也許她已平靜下去了，也許因為那銀幣尋不到，她也就算了。

他沒有看見雷辟克家的。他叫着她，輕輕地。

『媽媽，啊！媽媽！』

媽媽沒有回答。她剛剛出去了，她讓她那做針線的桌子抽斗大開着。在那些毛繩，針，白的，紅的，黑的線團裏面，紅蘿蔔鬚看見有幾個銀幣。

這些銀幣就像老在那裏似的。它們好似睡在那裏，很少被人驚醒過，由這個角落推到那個角落，混亂在一塊，看不出究竟有多少。

像祇有三四個，又像有七八個。這是很不易計算的。非把抽斗翻轉來清理那些線團不可。並且就算出來了，又有什麼證據呢？

帶着那種祇在重要場合才會失去的機智，紅蘿蔔鬚下着決心，伸出手臂，偷

了一個銀幣逃走了。

那種害怕人家碰到的心情，使他沒有躊躇，懊悔，冒着危險再回到桌子那邊去的餘裕。

他直往外跑，走得太急了，簡直停不住腳，他走遍花園，尋出一塊適宜的地方，把錢丟下，用脚踏在土裏，自己倒下去，肚子貼着地睡着，鼻子被青草弄得癢癢的，他亂爬着，畫着一些不規則的圓圈，正像和一羣小孩子頑耍的時候，眼睛被包住了。圍着那藏着的物件打圈子，同時指揮這遊戲的人在焦急的拍着腿子叫說：

『當心啦！不要碰着啊，不要碰着啊！』

三

紅蘿蔔鬚——媽媽，媽媽，我找到了。

雷辟克家的——我也找到了。

紅蘿蔔鬚——怎麼！你看，在這裏啊。

雷辟克家的——你看，在這裏啊。

紅蘿蔔鬚——嘿！給我看看。

雷辟克家的——你也給我看看。

紅蘿蔔鬚（他把他的銀幣拿出來。雷辟克家的也把她的拿出來。紅蘿蔔鬚把兩個銀幣拈來拈去，比較着，預備他的話。）——這真奇怪。你在什麼地方尋到的，媽媽？我是在這條路上，在梨樹底下尋到的。我起初在那上面走過二十遍，都不曾發見。它在那裏發着亮。我初還以為是一塊紙或是一朵白色堇花呢。我當時不敢拿它。這大概是某天我在草地上滾着頑時，從我的袋子裏落下來。請你彎下身來，媽媽，看看它藏着的地方罷。它很可以因為曾經使我煩亂而自豪呢。

雷辟克家的——你的話，我不否認。可是我在你另外的一件大衣裏面尋出你所失的銀幣了。我雖屢次和你說過，但你換衣裳時，還是忘記把你袋子裏的東西拿出來。我想給你一個守秩序的教訓。我讓你去尋，使你知道利害。誰知尋什麼東西的人却總可尋得什麼東西的，因為你現在不止有一個銀幣反而有兩個銀幣了。好啦，你現在一身都是錢啦。凡是好的事結果總是好的，可是我得告訴你金錢不會使人得到幸福的。

紅蘿蔔鬚——那麼，我可以去頑了嗎，媽媽？

雷辟克家的——當然啦。你去頑罷，你現在正是當頑的年齡呢。把你的兩個銀幣帶去罷。

紅蘿蔔鬚——啊！媽媽，我有一個就夠了，並且連這一個都請你替我收着，等我要用的時候再給我。這樣我就喜歡你啦。

雷辟克家的——不，賬要算得清楚，感情才會好的。你去藏好你的兩個銀幣

罷。你教父給你的那個和另外你在梨樹下尋着的一個，兩個都應當歸你的，祇要那業主不來追究的話。這錢究竟是誰遺下的呢？我腦殼都想空了。你呢，你沒有猜着是誰嗎？

紅蘿蔔鬚——沒有，我可不管理這些了。我明天再去想它。等會見，媽媽，並且謝謝你。

雷辟克家的——等等！這不是園丁的嗎？

紅蘿蔔鬚——你願意我就跑去問問他看嗎？

雷辟克家的——站在這裏，乖寶，幫幫我。讓我們再想想看。你的父親有那樣年紀了，是不會這麼疏忽的。你的姐姐把她省下的錢放在撲滿裏面。你的哥哥是沒有把錢遺失的餘裕的，他手上一個錢就馬上用掉了。結局，也許是我遺落的呢。

紅蘿蔔鬚——媽媽，這事是不會有的；你是那樣一絲不亂的。

雷辟克家的——有時候大人也會像小孩一樣弄錯呢。這事以後再查罷。總之，這個銀幣祇是和我有關的。我們現在不去說它了。你不必再擔心了；去頑罷，乖寶，不要走得太遠了，等我去看一看我那針線桌子的抽斗罷。

紅蘿蔔鬚本來已經走開了，聽到這句話便回轉身來，在他母親後面跟着走了幾步。末了，他突然搶在他母親前面，攔着路，一聲不響，把一面臉送過去。

雷辟克家的（舉起右手，像要打下來了。）——我知道你扯謊，但我料不到你會這樣厲害。現在，你扯了兩層謊啦。這樣下去，起首偷一隻雞蛋，隨後偷一匹牛，再後就要謀殺他的母親了。（第一個巴掌落下了。）

雷辟克先生，大哥斐利克斯，姐姐愛勒絲丁和紅蘿蔔鬚晚飯後坐在壁爐前面閑談着，壁爐裏面燒着一個連根的樹頭。四把椅子都豎在前面兩隻腳上搖蕩着。大家爭論着，紅蘿蔔鬚當雷辟克家的不在那兒的時候，便發揮着他自己的意見。

「據我的意思，」他說，「家族的稱呼是沒有一點意思的。譬如，爸爸，你知道我是怎樣愛你的！可是我愛你，並不因為你是我的父親的緣故：我愛你，是因為你是我的朋友的緣故。實在說來，你是毫沒有什麼功勞可以做我的父親的，但我把你對我的友誼看作一種很高的恩惠，這種恩惠你本來可以不必給我而寬寬地給了我。」

「啊！」雷辟克回答。

「我呢，我呢？」大哥斐利克斯和姐姐愛勒絲丁一齊問。

「那是一樣的，」紅蘿蔔鬚說。「命運使得你們做了我的哥哥和姐姐。我為什麼要因此感謝你們呢？假如我們三個人不同生在雷辟克家裏，那又怪誰？你

們是無力阻止這樣的事情出現的。對於你們這種不是出自本心的親族關係，我是用不着感覺愉快的。我所要感謝你們的祇是：哥哥，你保護着我，姐姐，你給我有用的照顧。」

「應當給你効勞的，」大哥斐利克斯說。

「他爲什麼要想起一些這樣的念頭呢？」姐姐愛勒絲丁說。

「並且我所說的話，我可以概括的肯定起來，我並不指定個人說，就是媽媽在這裏，我也會當着她的面重說一遍的。」

「你不會重說兩遍的，」大哥斐利克斯說。

「你覺得我的話有什麼壞處呢？」紅蘿蔔鬚回答。「請你不要改變我的思想罷！我不單不是沒有良心的人，並且我愛你們的心思，比表現在面上的還深刻。可是這種愛情不是凡俗的，本能的，習慣的，而是有意的，理智的，邏輯的。邏輯的，對啦，這正是我所找尋的字句。」

「你究竟要什麼時候才會改掉這種習慣呢？——這種喜歡使用一些自己並不了然的字句，並且乳臭未乾便要把它們轉教給人的習慣。」雷辟克說，他站起身預備去睡，「如果你的祖父在世的話，他祇要聽到我說着你所說的話的四分之一時，他便會連忙給我一脚或是一掌證明我始終祇是他的孩子。」

「可是我們總當說些話混過時候啦，」紅蘿蔔鬚說，他已經有幾分不安了。

「你閉着嘴不響還好些呢，」雷辟克說，他手上拿着一枝蠟燭。

他走開了。大哥斐利克斯跟在他後面。

「希望你睡得快樂啦，老朋友！」他對紅蘿蔔鬚說。

隨後姐姐愛勒絲丁站起身，嚴肅地說道：

「晚安，親愛的朋友！」

留下紅蘿蔔鬚一人，徬徨無措。

昨天，雷辟克先生還告訴他要怎樣思考：

「人家(он)」是指誰？」雷辟克對他說。「人家」是不存在的。說大家，那便空空的沒有指着一個人。你太會背誦你聽來的話了。試由自己想想看罷。表現自己的意見，開始祇要有着一個就行了。」

他冒險嘗試的第一個就沒有受到歡迎，紅蘿蔔鬚用灰把火蓋好，把椅子靠牆排着，看了一看鐘，然後回到臥房去了。他這房裏有着通往一個地窖去的扶梯，所以人家叫做地窖房。這是一間在夏天使人覺得陰涼可愛的房間，獵獲物可以放在這裏一星期還不會腐爛。最近一次打死的一隻野兔，還放在一隻碟子裏，鼻孔流着血。那裏還放着一些籐籃，滿滿的盛着餵鷄的穀料，紅蘿蔔鬚常是歡喜把兩條赤裸的手臂插在那裏面攪着頑。

那些用衣架掛着放在那間房裏的一家人的衣裳，平常是使他不安的。這正像一些自殺的人先把鞋子脫下整整齊齊地排在那邊木板上面，然後跑去縊死了的一樣。

可是今晚紅蘿蔔鬚不害怕了。他沒有向床底下望一眼。月亮，陰影，花園裏那像是特意掘下給人由窗口投下去的井，都不使他害怕了。

他如果想到害怕，他便會害怕的，可是他現在沒有想到那事上面去。穿着一件襯衫，他忘記祇應用腳踵在地上走着，以便不至十分感到紅磚的寒冷。

睡在床上，他瞧着那些潤濕的石膏製的瓶子，繼續開展他自己的意見，其所以叫做自己的意見者，因為這是祇應當自己想而不必告訴人的。



樹葉的暴風雨

多時以來，耽於夢想的紅蘿蔔鬚便在注視着那大白楊樹上最高的一片樹葉。他空想着，等着它動。

它好像和樹分開了，獨個兒，毫無牽繫的，自由自在的，另外生活着。每天，它從早到晚，都在睡着一樣。

從正午起，它便死了似的呆在那兒，它不像樹葉，而像是天空的一個污點，紅蘿蔔鬚等得不耐煩了，非常不舒服，但就在這時，它終於動了一動。

底下，靠近它的一片樹葉，也同樣動了一下。別的樹葉都照樣動着，並傳到鄰近的樹葉，其他的樹葉更很快的傳去。

這是一個警號，因為從遠遠的地平綫上，出現了一頂棕色的球形帽的邊緣。白楊樹已經微顫了！它想動起來，它想把身邊的沉重的空氣搖開。

白楊樹的這種不安的心情傳到山毛榉和一株橡樹及許多栗樹上去了。而花園裏所有的樹都做着樣子表示已經知道；那球形帽在天上擴展開來，把它那明晰

的，灰暗的邊緣往前面推送。

那些樹起初鼓動着瘦弱的枝椏，並使得那隨便唱出一個調子的鷓鴣，那剛才還給紅蘿蔔鬚看見的咕咕亂鳴着的斑鳩，那討厭的喜鵲等沉默起來。

隨後它們便搖動着粗大的觸角鬚來威嚇它們的敵人。

那鉛色的球形帽在繼續着它那逐漸到來的侵略。

它慢慢地把天空罩住。它在蹂躪着蒼穹，把那些流進空氣的窟窿塞住，準備使得紅蘿蔔鬚窒息起來。有時候，它像支持不住自己的重量，要落在村中似的，但它停止在教堂鐘樓的尖頂上，好像擔心被撕破一般。

瞧啦，現在逼到眼前來了，再用不着別的挑撥，恐慌便已開始，發出了一片轟聲。

所有的樹都把它們那混亂的憤怒的一團攪在一塊，那裏面，紅蘿蔔鬚猜想一定有着一些鳥巢，巢中滿是圓的眼睛和白的嘴。樹尖沉下去又豎起來，好像一些

突然被人擾醒的頭一樣。樹葉成羣的飛走，立刻又飛回來，怯而馴，想再掛在樹上。細小的豆球花樹的葉子低聲歎息着，被剝下來的楓樹的葉子怨訴着，栗樹的葉子吹哨着，而攀緣着的馬兜鈴則在牆上發着一層一層的波浪。

稍稍低一點的地方，那些矮而粗的蘋果樹搖落樹上的蘋果，沉重地打着地面。

再低一點，紅色覆盆子流着一滴一滴的紅汁，黑色覆盆子流着一滴一滴的墨水。

更低的地方，一窩一窩的白菜醉了似的搖着它們那驢耳般的葉子，而那些長得很高的胡蔥互相碰擊着，把它們那脹得滿滿的一球一球的種子都碰斷了。

爲什麼緣故呢？這一切爲什麼這樣鬧着呢？這究竟是什麼意思呢？現在既沒有打雷，也沒有下雹。既沒有一個閃電，也沒有一滴雨。這却是那浮在天上的暴風雨的黑暗，那出現在日中的沉寂的闇夜，使得它們瘋狂，使得紅蘿蔔鬚害怕。

現在，那球形帽已在那戴着面具的太陽底下完全展開了。

它在移動着，這事紅蘿蔔鬚是知道的；它在溜走，它是由浮雲集合而成的，它會逃跑，紅蘿蔔鬚可以再看到太陽。然而，它把整個的蒼穹蓋住了還不足，它進而緊束紅蘿蔔鬚的頭，束在額角上。他閉緊眼睛，它便很厲害地綑住他的眼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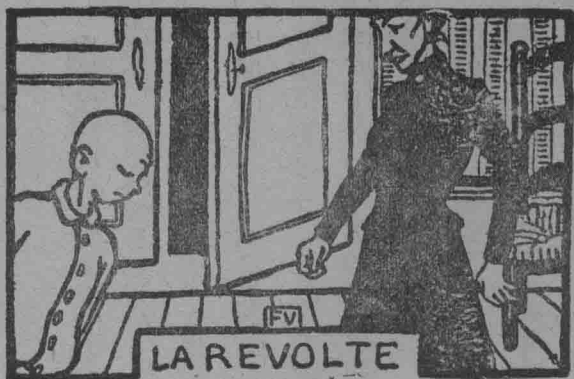
他連忙把指頭塞着兩耳。但暴風雨終於挾着它的叫喊，它的渦捲，由外面侵入他的體內。

它像捲起街頭的一張紙頭一樣捲去了他的心。

它把他的心搓着，揉着，弄緊，弄小。

而紅蘿蔔鬚的心，一會兒便像一隻搓得小小的紙團一樣了。





反
叛

雷辟克家的——紅蘿蔔鬚我的乖寶，我請你費力到磨坊去替我買一斤牛油。
快點跑去。開飯時等着要用的。

紅蘿蔔鬚——我不去，媽媽。

雷辟克家的——爲什麼你回答：我不去，媽媽？去，我們等着要用。

紅蘿蔔鬚——不，媽媽，我不到磨坊去。

雷辟克家的——怎的！你不到磨坊去？你說什麼？你知道是誰在叫你去嗎？

……你難道在做夢不成？

紅蘿蔔鬚——我沒有做夢，媽媽。

雷辟克家的——得啦，紅蘿蔔鬚，你把我弄得莫明其妙了。我吩咐你馬上給

我到磨坊去買一斤牛油。

紅蘿蔔鬚——我聽見了。我不去。

雷辟克家的——這難道是我在做夢不成？究竟是怎麼弄的？你這是有生以來第一次不肯服從我的話啦。

紅蘿蔔鬚——對的，媽媽。

雷辟克家的——不肯服從你的母親？

紅蘿蔔鬚——不肯服從我的母親，是的，媽媽。

雷辟克家的——有這樣的事，我倒要看看你的本事。你給我滾去嗎？

紅蘿蔔鬚——我不滾，媽媽。

雷辟克家的——你還不閉住嘴給我滾去嗎？

紅蘿蔔鬚——我可以閉住嘴，但我不滾。

雷辟克家的——你還不拿着這個碟子跑去嗎？

紅蘿蔔鬚閉了嘴不響，但他站着不動。

『瞧啦，這竟是一個革命啦！』雷辟克家的在樓梯上叫說，高舉着兩臂。

不錯，紅蘿蔔鬚回答她一個不字，這確是第一次。如果她打擾了他，那猶可說！如果他正在玩着，那猶可說！但他却坐在地上，仰着頭，閉着眼睛，在無聊地空想着。而現在他竟大胆凝視着她。她完全莫明其妙了。她好像叫別人來救命的，把大家喊來。

『愛勒絲丁，斐利克斯，這裏出了新聞！快點同你們的父親和亞伽特一塊來看啦。什麼人來都不會嫌多的。』

甚至連街上稀有的過路客都可停下來。

紅蘿蔔鬚兀自立在院子裏，奇怪自己竟能很鎮定的臨對危難，尤其吃驚的是雷辟克家的竟忘記打他。事情是那麽嚴重，竟使她一時手足無措。她對着那銳利的像一個紅點般的燃燒着的眼光，自然而然拋棄了平素那種威嚇的手腕。可是她

雖盡力忍耐着，但她的嘴唇被一種內心的狂怒壓迫着，吐出了一種哨音。

『列位朋友，聽我說啦，』她說，『我很客氣地請紅蘿蔔鬚給我盡一個很小的義務，叫他散步時順便到磨坊去一下。你們猜猜他怎樣回答我的；請你們問他自己罷，不然還會以為是我捏造的呢。』

每個人都猜着了，祇看他的態度就知道，用不着他再說的。

溫柔的愛勒絲丁走近去，低低地在他耳邊說道：

『當心啦，你會遭到禍害的。服從罷，聽你姐姐的話罷，她是疼你的。』

大哥斐利吉斯像在看把戲一樣。他是不會把他的位子讓給任何人的。他並沒有想到如果紅蘿蔔鬚免除了役使，那麼一部分差事照理要輪到長兄身上來的；看來他還在鼓勵他呢。昨天，他還輕視他，把他看作卑怯的東西。今天，他却以平等的目光注視他，並且尊重他起來。他跳躍着，高興極了。

『這既像是已經臨着世界的末日，那末我可不管這事了。』雷辟克家的頹喪

地說，『我現在抽開身子。請另外一個人來說說看，來使得這野獸馴服起來罷。現在父親兒子都在這裏。請他們把這事弄清楚一下罷。』

『爸爸，』紅蘿蔔鬚說，喉嚨像被絞着一般，因為他還缺少習慣呢，『如果你要求我到磨坊去買這斤牛油，我可以爲着你去一趟，單單爲着你。我不會爲着我的母親去走這一趟的。』

雷辟克對於他這偏愛，不單不感着高興，反像感着厭煩。這樣一來，他便不好行使他的權力了，因爲爲着一斤牛油，紅蘿蔔鬚這樣和他母親鬧着，爲敷衍許多看客起見，他是不能不給他幾句教訓的。

但他泰然地在草地上走了幾步，聳聳肩，翻轉身走進屋裏去了。

事情暫止於此。



未
了
的
話

晚邊，用過了夜膳，——雷辟克家的氣病了，睡在床上，沒有出來用膳；在餐桌上，各人都沉默着，一則習慣如此，二則大家都有點兒窘，——雷辟克把飯巾結好，丟在桌上，說道：

『沒有一個人願意和我到靠近舊路的畢基仰去散散步嗎？』

紅蘿蔔鬚知道雷辟克選下了這個方法來邀他。他也站起身，像平常一樣，把椅子拿去靠壁放着，衣服貼貼地跟隨着父親。

起初，他們一言不發地走着。那不可避免的問題並沒有立刻發出來。紅蘿蔔鬚心裏在猜着那問題，並且籌劃怎樣回答。他已準備好了。他心裏曾經很厲害的搖動過，什麼都不懊悔。日中他既有過那樣的感動，他現在可不害怕有更厲害的到來。況且終於決定開口了的雷辟克的語聲也使他安了心。

雷辟克——你還在等待什麼，不把你剛才使得母親難受的那種行爲解釋給我

聽？

紅蘿蔔鬚——我親愛的爸爸，我已躊躇好久，但我終於忍不下去了。我可以告白這事：我再不歡喜媽媽了。

雷辟克——啊！爲什麼緣故呢？從什麼時候起的？

紅蘿蔔鬚——爲着一切的緣故。從我認識她的時候起。

雷辟克——啊！這真不幸啦，我的孩子！至少把她待你不好的地方講給我聽罷。

紅蘿蔔鬚——這是一時講不完的。並且，你難道一點沒有看出來嗎？

雷辟克——有的。我常常看見你在生氣。

紅蘿蔔鬚——我聽到別人說我生氣便忍不住要更加憤怒。自然啦，紅蘿蔔鬚是不能認真記恨的。他生氣，讓他生氣罷。等到他氣醒了，他便會安安靜靜，消去怒容，出現在大家面前。最要緊的是不要現出關心的樣子。這是沒有什麼要緊的。請你原諒，爸爸，這祇對於那些父親，母親，和不相干的人是沒有什麼要緊

的。我有時生氣，從外表看來，這事我承認，可是我可以向你斷言，有時我也會以整個的心非常厲害地發怒着，我再也不會忘記我所受的恥辱。

雷辟克——會的，會的，你會忘記這些惡作劇的。

紅蘿蔔蘿——不然，不然，你在家裏的時候那樣少，你不知道所有的事情。

雷辟克——我是不能不在外面奔走的。

紅蘿蔔蘿（現着滿足的樣子）——事業當然是要緊的。爸爸。你埋頭於你的事業，無暇旁顧，至於媽媽呢，很恰當的說，她是除我以外沒有第二隻狗可以鞭打的。我不願把這責任推在你身上。當然啦，我祇要鬼鬼祟祟一點就行，你會保護我的。你既然問我，我以後可以慢慢地把過去的事情全都告訴你。你那時便會知道我不是誇張，我是不是有着很好的記憶力。可是，現在，爸爸，我請你趕快給我一個主意。我要和我的母親離開。據你看來，最簡單的方法是什麼？

雷辟克——你一年裏面，不過在暑假期中看見她兩個月罷了。

紅蘿蔔鬚——你該許我留在學校裏面過暑假的。我在那裏可以得着進步。

雷辟克——在學校過暑假，這是留給貧窮子弟的一種恩惠。人家會以爲我把你丟了。並且你不要祇想着你自己呢。還有我，你不在家會使我感着缺憾的。

紅蘿蔔鬚——你可以來看我的，爸爸。

雷辟克——這種尋開心的散步要花很多的錢呢，紅蘿蔔鬚。

紅蘿蔔鬚——那麼你可趁着有事必得出門時，繞個小圈子來看我一下。

雷辟克——不。到現在爲止，我待你和待你的哥哥姐姐一樣，我留心着不使任何人享到特殊利益。我以後還得這樣幹下去。

紅蘿蔔鬚——那麼，讓我廢學好了。祇說我偷了你的錢，把我從學校裏面拉出來，我可以去選擇一種手藝。

雷辟克——什麼手藝？你難道要我把你送到一個鞋匠家裏去做學徒嗎，打個譬如的話？

紅蘿蔔鬚——鞋匠家裏或者別的地方都好。我可以自己賺到飯吃，我可以得着自由。

雷辟克——可惜太遲了，我可憐的紅蘿蔔鬚。我花了那樣多的錢給你受教育，難道是爲着要你去釘鞋底的嗎？

紅蘿蔔鬚——但如果我告訴你，爸爸，我曾經想要自殺，你便怎樣呢？

雷辟克——你說得像煞有介事啦，紅蘿蔔鬚。

紅蘿蔔鬚——我向你發誓，就在昨天我還想要吊頸呢。

雷辟克——而你現在還活着。可見你並不想死。可是一想到你那失敗了的自殺，你便驕傲地把頭抬起來。你以爲死祇誘惑過你一人呢。紅蘿蔔鬚，利己心會使得你失墮的。你祇顧到你自己一個人。你以爲你是孤零零地生活在世界上。

紅蘿蔔鬚——爸爸，我的哥哥是幸福的，我的姐姐是幸福的，如果媽媽不存心和我搗亂，像你所說的一樣，我可以把我的舌子割下去餵貓。末了，至於你，

你是一家之主，人家都怕你。連母親也怕你，絕不能夠妨害你的幸福。這可證明人類裏面有些人是幸福的。

雷辟克——你這執拗的小東西，信口亂談。你能看清各人心裏的祕密嗎？你已經懂得一切事情嗎？

紅蘿蔔鬚——關於我自己的事情，我懂得的，爸爸；至少我在努力使我自己懂得。

雷辟克——那麼，紅蘿蔔鬚，你莫想得到幸福了。我可以預言，你以後決不會比現在幸福的，決不會，決不會。

紅蘿蔔鬚——這是可能的。

雷辟克——我勸你忍耐着罷，自己防護自己罷，等到你成年能夠自主的時候，你便可以自由了，你可以不承認我們，改換一個家庭，不然便得改換你的性情和脾氣。在這以前，你可想法子使自己占着優勢，壓住你的感受性，觀察別

人，甚至那些和你在一塊兒活着的人們；這樣你便會覺得很有趣的；我可以担保你會得着許多意外的安慰。

紅蘿蔔鬚——無疑的，別的人也有他們的苦痛。可是我要明天才會去憐惜他們。今天呢，我却要替我自己要求正義。那個命運不比我的好呢？我有一個母親。這個母親既不喜歡我，我也不喜歡她。

『而我呢，你以為我喜歡她嗎？』雷辟克很焦躁似的突然說。

聽到這幾句話後，紅蘿蔔鬚舉起眼睛向他的父親。他很久很久地瞧着他那冷靜的面孔，他那濃密的鬚鬚，——那裏面躲着一張像是話說着太多害羞了的口，他那有着折紋的額角，他每只眼角上的三條皺痕和那使他走路時都現得在睡覺似的低垂的眼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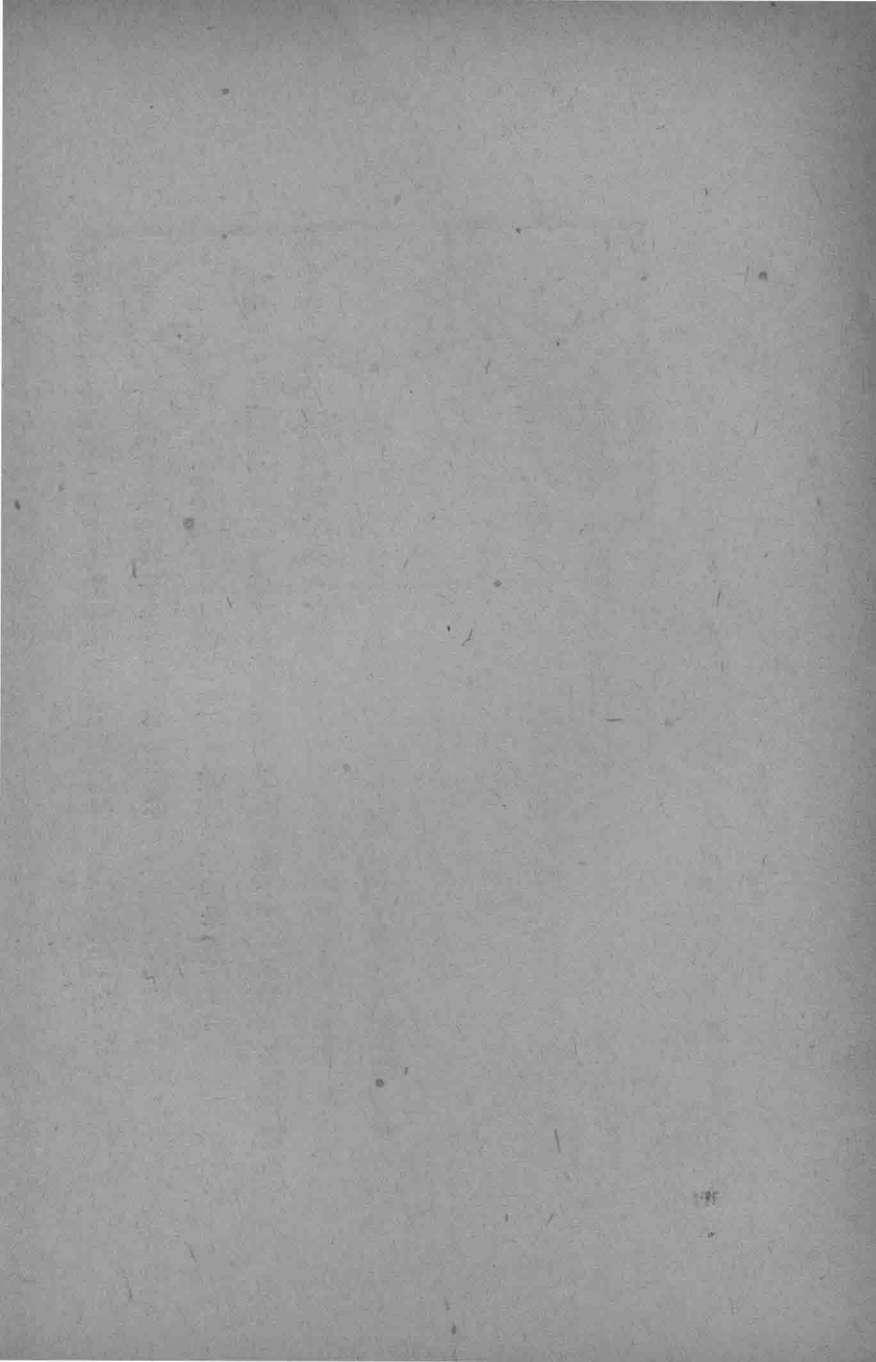
暫時紅蘿蔔鬚話都說不出來了。他恐怕他那藏在心裏的快樂，和這被他捉到且差不多以武力保有着的手，一切都會飛掉。

隨後他握着拳頭，威嚇着假寐在那邊，在那黑暗裏的村莊，誇張地叫道：

『惡劣的女人啊！你竟是十全的了。我憎惡你。』

『快不要響，』雷辟克說，『無論如何，她總是你的母親呀。』

『啊！』紅蘿蔔鬚回答，他又現着坦率和謹慎的樣子。『我並不是因為她是我的母親才說出這樣的話來呢。』





紅蘿蔔鬚的照片冊

—

如果一個陌生人翻着雷辟克家裏的照片冊，他一定免不了要吃驚的。他可以看到姐姐愛勒絲丁和大哥斐利克斯或立，或坐，或是穿得非常整齊，或是隨便裝束，或笑，或顰，在富麗的佈景前面拍攝的各色各樣的照片。

『還有紅蘿蔔鬚呢！』

『我本來有着他很小的時候照的一些照片，』雷辟克家的回答，『但因為他是那樣可愛的緣故，人家都向我搶去了，弄得我連一枚都沒有留着。』

而事實是從來沒有人給紅蘿蔔鬚照過像。

—

他的諱名紅蘿蔔鬚被人叫得那樣熟了，弄得他家裏的人在喊出他那真正的受

洗禮的名字之前，總得躊躇一下。

「爲什麼你們叫他紅蘿蔔鬚呢？是因爲他那黃色的頭髮的緣故嗎？」
「他的靈魂更要黃呢。」雷辟克家的回答。

三

還有其他特殊的標記：

紅蘿蔔鬚的臉孔一點也不逗人愛。

紅蘿蔔鬚的鼻子像鼯鼠掘成的土堆一樣凸起。

紅蘿蔔鬚的耳朵裏始終有着一些麵包皮，雖然人家常常給他挖去。

紅蘿蔔鬚可以把雪放在舌子上融掉，吃下肚子。

紅蘿蔔鬚的脚步異常沉重，並且走路十分難看，好像佝僂一樣。

紅蘿蔔鬚的頸根上有一層藍色的污垢，好像戴着一個項圈似的。

最後，紅蘿蔔鬚有一種奇怪的口味，並且他聞不出麝香。

四

在一家人裏面，他起得最早，每天和女僕同時起床。冬天早晨，天還沒亮他便跳下床，他以手去看時候——他用指尖摸着時鐘上的長短針。

當咖啡和朱古律預備好了的時候，他便急急忙忙地吃着一塊不論什麼。

五

當別人介紹他和什麼人會面時，他把頭轉過去，從背後伸出手來，躲躲閃閃地，兩腿彎屈起來，搔弄着牆壁。

如果人家問他：

『你願意抱吻我嗎，紅蘿蔔鬚？』

他回答：

『啊！這可以不必。』

六

雷辟克家的——紅蘿蔔鬚，人家對你說話時，你應當回答呀。

紅蘿蔔鬚——*Boui, banban*。（譯者按：此處原應作 *oui, maman*，即「是啦，媽媽」之意，因說話人口裏吃着東西，故弄成 *boui, banban*。）

雷辟克家的——我好像已經對你說過，小孩子說話時絕不應該啣着滿嘴的東西呀。

七

他總是忍不住要把兩手插在袋子裏。一看見雷辟克家的走來了，便連忙抽出

來，可是已經太遲了。有天她發起恨來，把他的袋子縫上，連手一起。

八

『無論如何，你是不應當說謊。』他的教父很和靄地對他說。『這是一個很壞的毛病，並且說謊有什麼用呢，一切總會要給人識破的。』

『不錯，』紅蘿蔔鬚回答，『可是我們可以挨過一些時候。』

九

懶惰的大哥斐利克斯好容易在學校畢業了。

他伸開四肢，安適地歎了一口氣。

『你喜歡什麼？』雷辟克問他。『你已到了要選定一種職業的年齡。你以後想幹什麼？』

「怎的！又來了！」大哥斐利克斯說。

10

大家在玩着『無害的遊戲』(jeux innocents)。

拍爾特姑娘受着訊問：

「這是因為她有着藍眼睛的緣故喲。」紅蘿蔔鬚說。

大家叫起來：

「這漂亮極了！好個善媚的詩人啊！」

「啊！」紅蘿蔔鬚回答，「我並沒有瞞過她的眼睛。我說這話正和我說別的事情一樣。這是一種慣習的形式，一種修辭學上的比喻。」

當玩着擲雪球的遊戲時，紅蘿蔔鬚獨當一面。因為他在雪球裏面藏着石塊，大家都害怕他，威名大著。

他瞄準着別人的腦袋擲去：這比較快捷。

水都凝結着，人家在從事滑冰的時候，他便在旁邊的草地上，另外組織一個小小的溜冰場。

玩飛躍遊戲時，他是必然的寧願蹲着，讓人家在他背上躍過。

翻槓子時，他也一任人家擺佈，毫不顧到他的自由。

玩捉迷藏時，他藏得那樣好，竟使得人家把他忘了。

一一一

小孩們在量着身子。

一眼望去，不在競爭之列的大哥斐利克斯比別人高一個頭。可是紅蘿蔔鬚却

得和姐姐愛勒絲丁並立着，雖然她祇是一個女孩子。當姐姐愛勒絲丁頂起脚尖把身子提高時，不願意使任何人不快的紅蘿蔔鬚便瞞着人把身子稍稍彎下一點，以便使得那差異略為增加。

一三三

紅蘿蔔鬚給女僕亞伽特這樣的一個勸告：

「你如果要使得雷辟克太太歡喜，你便要在她面前說我一些壞話。」
但這事也有一個限度的。

除自己以外，雷辟克家的是不許別人侵犯紅蘿蔔鬚的。

一個鄰近的女人正在擅自威嚇紅蘿蔔鬚的時候，雷辟克的連忙奔去，發怒着把她的兒子解救出來，她的兒子早已浮着滿臉的謝意。

「現在，我們兩個人來算賬罷！」她却對他說。

一四

『撒嬌！這話是什麼意思？』紅蘿蔔鬚問那被母親溺愛着的小皮耶。

大概懂得是怎麼一回事之後，他便叫說：

『我呢，我所希望的是再用指頭叮着盆子裏的炸番薯的殘屑，和吮吸那有着核的一半桃子。』

他思索了一下：

『如果雷辟克太太給我以熱烈的愛撫時，她一定會從鼻子開始的。』

一五

有時候姐姐愛勒絲丁和大哥斐利克斯玩得疲倦了，便自願把他們的玩具借給紅蘿蔔鬚。他分取他們每個人的一部分幸福，很謙虛地組成了他自己的幸福。

因爲害怕他們問他要還的緣故，他決不敢過於現出高興的樣子。

一六

紅蘿蔔鬚——那麼，你不覺得我的兩耳太長嗎？

瑪狄爾德——我覺得你的兩耳長得很怪：你肯把它們借給我嗎？我想把一些沙子裝在裏面做 *Pates*（譯者註：一種加香料的肉醬）玩。

紅蘿蔔鬚——如果媽媽先把我的耳朵燃了的話，*Jeannot* 便會在那裏面煮起來。

一七

「你還不停住嗎？讓我再聽一遍看！那麼你在我和你父親兩人裏面，比較喜歡你的父親嗎？」雷辟克家的到處說。

「我站着不動，我什麼都不說，我可以對你發誓，你們兩個人我都不喜歡。」

紅蘿蔔鬚心裏這樣回答。

一八

雷辟克家的——你在做什麼，紅蘿蔔鬚？

紅蘿蔔鬚——我不曉得，媽媽。

雷辟克家的——這就是說你又在做着什麼無意識的事情啦。你是有意做的嗎？

紅蘿蔔鬚——我所差的就是這一點。

一九

紅蘿蔔鬚以爲他的母親對他微笑着，很高興，也就跟着微笑。

可是模模糊糊祇在自個兒微笑着的雷辟克家的，突然把臉孔一扳，就像黑木

做的頭顱上面嵌着兩顆黑色覆盆子似的眼睛。

手足失措的紅蘿蔔鬚便不知道要往那裏逃走了。

110

「紅蘿蔔鬚，你不願給我斯斯文文地悄沒聲兒地笑嗎？」雷辟克家的說。

「一個人哭的時候，應當知道自己爲什麼哭的。」她說。

她又說道：

「你們要我怎麼辦呢？當他挨着巴掌的時候，連一滴眼淚都沒有。」

111

她又說道：

「如果天空有一個污點，路上有一堆獸糞，他以爲這都是屬他的。」

「他腦子裏偶然想到了什麼，總是有始無終的。」

「他驕傲到願意自殺，好使得人家注意。」

一一一

真的，紅蘿蔔鬚想在一桶清水裏面自殺，他把鼻和口勇敢地浸在水裏面，但恰在那時候，一個教士走過，把桶子帶翻，潑了一腳的水，並把紅蘿蔔鬚的命救了。

一一三

有時候雷辟克家的提到紅蘿蔔鬚說：

「他同我一樣不會弄什麼狡猾的，與其說他惡不如說他蠢，他腦子太呆了，想不出什麼花樣來的。」

有時候她又承認如果他不被小豬吃掉的話，他將來會要發達的。

二四

『如果人家肯像給大哥斐利克斯一樣，給我一個木馬做禮物的話，』紅蘿蔔鬚心裏想，『那麼我便要跳上去騎着飛跑了。』

二五

在外面的時候，爲的要證明他一切都不在乎，紅蘿蔔鬚便吹着口哨。可是一見到追隨在身後的雷辟克家的，他的叫聲便突然中止。這猶如把他的一個小小的不值錢的腳在嘴裏的叫子弄斷了般的使他難過。

可是我們得承認等到他剛剛開始抽噎時，她便放下不管了。

二六

他做了父親和母親間的連絡線。雷辟克對他說：

『紅蘿蔔鬚，這件襯衫上少了一個扣鈕。』

紅蘿蔔鬚把襯衫拿給雷辟克家的，她說道：

『難道我還用着你來命令嗎，小丑？』

可是她拿出針綫籃，把扣子縫上。

二七

『如果沒有你父親在這裏的話，』雷辟克家的叫說，『你老早就對我下着辣手了，你已把這刀子插入我的心裏，把我弄翻在稻草上面了。』

二八

『把你的鼻子措一措啦，』雷辟克家的時時說。

紅蘿蔔鬚不倦地用手巾的邊揩着。如果手巾散了，他又把它折好。

確實的，當他傷風的時候，雷辟克家的給他塗着蠟燭，把他弄得髒污不堪，竟至使姐姐愛勒絲丁和大哥斐利克斯都眼紅起來。可是她特意給他補說道：

「這與其說是一種毛病，不如說是一種好處。這可以使得頭腦清爽起來。」

二九

因為雷辟克從今天早上起，便一直和他開玩笑，紅蘿蔔鬚不覺說出了一句這樣厲害的話：

「讓我安靜點罷，蠢東西！」

說過之後，他馬上覺得四圍的空氣都凝凍了，他的兩眼裏有兩股灼熱的泉水。

他喃喃着，祇要雷辟克做個手勢，他便會竄到地下。

可是雷辟克許久許久地瞧着他，却沒有做那個手勢。

三〇

姐姐愛勒絲丁馬上就要結婚了。雷辟克家的允許她在紅蘿蔔鬚的監視之下，和她的未婚夫散步。

『走在前面罷，』她說，『你儘管跳着頑好了！』

紅蘿蔔鬚走在他倆前面。他勉強跳着，徬徨着，如果他偶然把脚步放慢時，他便免不了要聽到一些飄忽的吻聲。

他咳嗽着。

這事使他感受刺激，突然，他在村裏的十字架像前，把帽子脫下丟在地上，用脚蹂躪着叫說道：

『難道永遠沒有一個人愛我嗎！』

笑。

卽刻，耳朵並沒有聾的雷辟克家的從牆後把身子伸出來，嘴上浮着可怕的微

於是紅蘿蔔鬚慌張地補說道：

『除掉媽媽。』

